

香

港

滄

陷

日

記



五

著了空薩

香港淪陷日記

前記

這本書現在拿到香港來付印，完全是我自己都未曾想到過的事。

一九四三年四月廿三日，在桂林把牠寫完，想即付印，不料在五月十七日我就被國民黨中央黨部調查統計局廣西支局，——廣西省黨部調查統計室——的兩個特務，用汽車給綁架了去。幽囚了兩年零一個多月，到一九四五年六月底，才恢復了自由。在我被囚的期間我會以不同的筆名寫印了幾本書，維持自己和兩個孩子的生活。但是這本書，却因為寫時未曾想到自己會失掉自由，記述的口吻不適用於筆名發表，遂失掉了出版的機會，以後我被特務由桂林押解到重慶，這本書的原稿下落如何，我都不知道了。恢復自由之後，才知道牠輾轉了三四個朋友的手，幸得保存，尤其應當感謝的是一個外國朋友，他爲我負責由桂林帶了出來，不然，在桂林淪陷時，它也許和桂林的建築一樣，完全化爲灰燼了。

我寫這本書的序時，會說希望它有助於盟軍的收復香港，誰知道它竟要到香港收復後，我又回到香港來，才有付印的可能。時候拖的這麼久，這本書可說是只剩一點史料的價值了，不過這原稿終能幸存的曲折故事，益增了我做帶自珍的心情。所以決定無論如何要將他印出。

在決定付印前重讀了一次，我個人的感慨不是很短的話所能說完的。當時在香港共同奮鬥的戰友，已死掉了賴奮羊峯兩兄，一九三八年和我一同離港去新疆的杜重遠兄，也在這期間內被殺於迪化，至今

尸身在何都不知道。爲民主而戰的自己最熟的朋友，幾年中已失掉了三個，在失掉自由期間從難友口中所聽到的被屠殺的不知名的民主戰士更多到不計其數。不過他們的死亡是有代價的，在這本書中，爲求在國內出版而未會公開寫出的中國民主同盟，現在已在國內成爲正式被承認的政團了，政治協商會議已經成功，中國和平民主建國的計劃可說已經擬定，只等待我們去努力求其實現了。這在中國當然是一種極大的進步。這些民主戰士們，地下有知，知道他們的死亡已換到這樣的代價，他們也會感到安慰吧？到現在感到不安的，倒是我們這些後死者。繼續他們的遺志，推進中國的民主運動，宣揚他們一生的戰鬥成績，激勵未來的戰士，這都是我們的責任，可是我們現在所能作出來的却太有限了。我現在印了這本書，但爲了遷就寫時的環境，把最初在香港對全世界對全國人民宣告中國民主同盟已經成立的工作者的戰鬥事蹟，說的太不具體了，很想從新痛痛快快的寫過，可是眼前的工作逼得非常之緊，實在無從如願，只好就叫他這樣與讀者相見。讀者說不定還可以在字裏行間找到一些側影？那麼這本書的印行，也許不算是全無意義，然而在我自己心上，總還是感到非常的遺憾。

希望中國的民主運動能够在短期內有更大的進展，使我們能够在戰鬥中享有喘息的機會，來好好的寫些紀念戰友的文字吧！但這希望什麼時候才能够實現？在今日是無從估計的，不過我們努力以赴，想總不會太遠的！

一九六四年三月八日

序

這本書是當香港九龍爲日本法西斯強盜佔領前後那個時期，我個人的日記。由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寇進攻香港起，到一九四二年一月廿五日我逃出香港止，歷時共四十九天。

紀錄港九陷落的報告，市上已有兩本書印行，在報紙上發表過，沒印成單行本的報告更多，那都是在一九四二年春發表的。我這個日記遲至一年後才寫成，又遲了幾個月經過一度修改才決定付印。從書商生意眼的眼光來看，這日記寫出來的時間是太晚了，大家對香港九龍的淪陷，已不若一九四二年春那樣注意，銷路怕不會多；而在我自己來看呢，這日記在現在發表，還是太早，因爲太早，遂不能不影響了牠的內容。我的原意本打算在戰後再發表，那時說話似乎更比較客觀。可是爲什麼我又改變初衷，在現在想把牠付印呢？簡單的說是一種「做帶自珍」的心情造成我這新的決定。

我從正式到報館作編輯到如今，已過了十六年以上的新聞記者生涯，這職業，在中國依照社會習慣本是一種被民衆內心裏賤視，表面上却要恭維的職業，大致和訟棍在社會上的地位差不多。而北洋軍閥之類的當政者，對付記者的辦法，則是一隻手拿著鈔票，一隻手拿著手槍，不怕你不屈服。在這種傳統的影響下，新聞記者如果有良心，有主張，有骨氣，有鬥志，即使僥倖不成爲殉道者，也必然的要弄的遍體鱗傷，而且在你死之前，有的是無窮的艱苦日子在等待着。——當一個國家步人真正的「民主」的過渡時期，這本是新聞記者無可逃避的歷史的責任，我既生在這樣的時代中，又選定了新聞記者爲自己的終身事業，自只有堅強的負起自己應負的歷史使命。所以自從作了記者以來，兢兢業業的工作，惟

恐走錯了路。我常常警告自己，不應把自己所編出來的報紙，當作烈日即是覆轆的糊紙，而應當把牠看成那是組成人類歷史記載的一部分，假使不能將親歷的一切，忠實的寫出，那我們就是那些偽造歷史者的幫閒，即使出於無心，也是罪無可縮。因此抗戰以來，每逢遭遇到一個重大的事變，我即每天寫一點自己認為應當記下來的材料，那些也許是當時不能發表的，但希望在將來有一天，我能將自己親歷的一切寫出來，供給修史者參考。

不幸的是近幾年來生活太流動，幾度的逃亡流徙，什麼東西都漸散失，最使我心痛的，是八一三上海陷落前後，我所寫的日記的全部遺失，和我由香港到新疆途中所寫的日記的部分佚散。而且以目前個人的環境來講，流徙生活，仍在繼續之中，怕在香港所寫的日記又復散失，遂乘著枯居桂林，無事可作的時候，把他陸續整理出來。整理出來後，卷帙更多，自己更難保存，遂與印行的意念，爲了印行，大加刪削一次，就成了今日這本日記的面目。

這會是一本值得一讀的書麼？供給了多少值得保存的材料，我自己都不能答復，而是要由讀者代我答復的，不過有一點我覺得差可告慰讀者，就是在這四十九天的日記中只有因爲寫的太早而未寫出的材料，至於已寫出的材料，都是親見親聞，可憑徵信。對於敵人罪惡行動，我也沒有特加渲染，一切都是如實寫出，大家到現在已都知道在新加坡，日寇對華僑特別酷虐，在香港對華僑却相當懷柔，那並不是他們對香港華僑有好感，而是以一種政策爲中心，而形成的不同手段。所以我的報告，也許有可供研究敵情者參考的地方。此外也有些我談到了我們的盟國——英國，在港行政官吏的弱點，但那決不是攻擊，而是指出我們自己應當知道的自己的缺欠，在盟國反攻時，它也許會有點參考價值吧……至少在我自己的心上有着這樣一種期望。

一九四三年四月廿三日桂林

一九四一年

十二月八日 星期一

早八時，剛剛起床，突然淒厲的警報笛聲四起，連日香港本在緊張的神經戰空氣中，不斷的防空演習，一道道的緊急疏散命令，但在傳統的大英不可侵犯的傲氣氛圍中，香港居民幾乎沒有人肯信日本真會侵襲香港。就是一些研究國際問題的人們也不相信，日本會在一九四一年發動太平洋戰爭。所以這一天的警報傳出後，全港居民，誰都以爲又是防空演習。接着很清晰的轟炸聲音在九龍的東北角爆發，上空嗡嗡的飛機聲，跟着也歷歷可聞。家人是在重慶飽具大轟炸經驗的，都喊着還不像是演習，並集中到全樓比較玻璃窗最少的夾道中來，我默念着，「恐怕是太平洋戰爭爆發了」，再想到自己肩負着的光明報的責任，已顧不及躲避空襲，只想立刻走出去打聽打聽真象。穿着睡衣走入盥漱室，一盆洗臉水還未由自來水的龍頭口放好，門外突然有人在極緊張的敲門。家人，女僕，沒有人敢去應門，我自己跑了去，門甫打開，一隻手槍已指對着我的胸膛。

「還有日本人住在這裏麼？」是一個英籍警察用英語詢問。

我回答說「沒有」！



「那麼你跟我走吧！」

「那裏去？」

「警署！」

「至少我應洗洗臉，換了衣服，」我指著所穿的睡衣給他看。他譁「要快」，我遂重到盥漱室；英警果着手槍也跟了來，我拿起剃刀要修面，他阻止我說「你可以帶了剃刀走，還可以帶一個放替換衣服的衣箱。」我匆匆的洗了臉，然後到臥室換衣，我沒有問他爲什麼要我去警署，我以爲這或者又是由於一種詭陷，從到香港之後，我已經歷了許多類似的情形，所以只預備到警署再申辯，因爲，和一個警察爭辯是沒有用的。英警再跟我進臥室，還是手槍在握，家人都集聚在一旁，暫時忘了外面的緊張，而改注意到室內，在我俯首穿鞋的時候，那英警忽然問我有否移民證，我找出來給了他，他仔細讀了移民證後問我：「四川」是中國還是日本，由於這個啓示，我陡然憶起，我住的房子，三個月前住的是一個日本人，大約他以爲我是日本人才來逮捕吧？我遂告訴他我是中國人，過去這個房子曾住過日本人，但是久已搬走了。

英警收起了手槍，然而在收起之前他還用手槍在我面前晃了一下，說「如果我證明你不是中國人，下次再來時，我就要不客氣的應用他了！」不等我再說任何的話，他已衝下樓去，我趕到騎樓，看見一輛警署的囚車正在緩緩的駛走。

這一場喜劇插曲使我更堅信了太平洋戰事業已爆發，否則英警決不至逮捕日人。匆匆囑咐家人多買一些食物之後，便到斜對面的范長江兄住所，一面想利用他的房東的電話，一面想聽聽他已獲得了什麼消息，走上三樓，他也還穿着睡衣，間有什麼消息，他仍說據報告是演習，我把我所遭遇的喜劇告訴了

他，他也想起來適才就在他的對面北京道上，有一家日本商店爲英警破門而入，但日人已全部逃走。各方印證，想來戰事已開始，他連忙也穿起了衣服，決定同我一起過海到香港去。下樓的時候，遇見了才由香港過來的秋江兄，他帶來了日本對英美正式宣戰的消息，並說港九交通，政府已有新命，由香港可以自由過九龍，由九龍過港，軍人而外須先到亞士厘道西人青年會旁門領通行證。

走到尖沙咀，証實了秋江的話，回到西人青年會已擠得水洩不通。那時正是早九時，住在九龍的香港各機關職員都應在這時上班，大家全過不得海，可是都希冀或者可以通融，不肯折回，於是尖沙咀似乎變成了大規模的羣衆大會場面。九龍公共汽車照常行駛，由九龍城深水埗來的車，帶來了啓德機場，深水埗英兵營及其附近被炸的消息，更增加了這些羣衆的騷動。淡口道的幾家麵包店，因爲香港政府業經下令統制糧食，黃油麵包已須排班候買，不到一小時，各店完全宣佈售罄。向隅的大有人在。

我知道候渡輪已沒有了希望，便拉長江去看平時每小時二元的汽艇是否還可搭乘過海。在九龍倉前的汽艇碼頭旁，我發見了不只有汽艇還有舢板，在招攬客人過海，也就在一瞬間我發見了生活書店和讀書生活社的徐伯昕和黃洛峯二兄同在那裏待渡。待渡的人非常之多，每一隻船靠了碼頭不論是汽艇還是舢板，都立即擠滿了人，我和長江擠在人羣中去競爭，我擠上了一條汽艇，再看他，却和徐黃二人擠上了另一隻舢板。我的汽艇，十分鐘後便在香港皇家碼頭靠了岸，他們的舢板後來聽說走了約一小時才得過海，因爲那天海面上有小小的風浪。在汽艇中同渡的人，從他們的交談中可以聽出來，多半是中央信託局派在香港辦事的人，他們說昨夜八時，消息就不好，某行經理請了許多客，聽到消息不好，結果飯也未吃，便喊來「的士」（零雇小汽車）把大家分頭送了回去。這段話使我憶起昨夜十一時後，我確聽見過隱約的砲聲，當時仍以爲是香港防空洞的開山工程在繼續進行，沒想到敵人已攻入了九龍新界。

這一天香港的清晨是和往常兩樣了，照例星期一的清晨，街上往來的人，都是匆匆忙忙，奔赴所業，今天則是大家都在街上徘徊觀望。英國情報部香港辦事處發出第一號公報，證實日本不只進攻香港且同時進攻馬來亞與菲律賓。很快的英文報已據此出了號外，中文報只得根據情報部的公報寫幾張簡單的壁報貼在各通衢，娛樂戲院前電桿上貼了一張星島日報的壁報只寥寥的寫了「日本今晨同時對英美宣戰」幾個字，就永遠有人圍繞着不去，似乎要在那一句話之外另找出其他的字句！

爲什麼中文報不能像英文報一樣的迅速發出號外，這就是香港英文報不須經港政府檢查，而中文報必須經過華民司新聞檢查處檢查的結果了！戰事卒起，檢查老爺還未辦公，報自然不能出！

八日早的香港各報，在民衆心中，完全成了歷史，沒有人要看，香港新聞界的麻木遲緩，民衆到此才切實感到。

我到報社是十時，很迅速的決定了兩件事，（一）向銀行提款（二）購買糧食，囑託了同仁去辦。前者是預防萬一，後者是留備長期扎揸下去。我到報社時，梁漱溟先生已先在社中，使我感覺非常快慰，因爲我知道他昨晚在九龍有事，途中曾憂慮，怕他去了今早不得回港。不意他昨夜竟未過海。經過一次短短的商談，我又跑出來探聽消息，在中區B銀行重遇到長江，沒有談幾句話，警報又發出了，B銀行是十層以上的鋼骨水泥大廈即使直接中彈，比普通防空洞也許還要靠的住一些，可是幾丈高的玻璃窗如被震碎，那碎片也會使人體無完膚，不過雖明知道不安全，我們並沒有離開B銀行到防空洞中去，我們知道香港的防空洞與人口比，相差太遠，雖然香港當局在防空演習中並未叫居民演習過入洞，（大約也是因爲洞不敷分配吧？）可是人類的求生本能一定會叫他們在轟炸中回洞裏跑，洞裏一定擁擠不堪。如果擠進去擠不出來，我們身上的責任將怎麼辦？

此外我不進防空洞還有兩個原因：（一）是從早晨第一次轟炸就看出來香港不是主要的敵人進攻目標，飛機來襲不過三五架，與我在重慶經歷過的每次一二百架，實有小巫大巫之別，危險性自然小的多（二）香港的防空洞在過去幾個月中成爲一個香艷故事的背景——防空總監史柏堅大人，劉美美小姐，陳永安夫人這些漂亮的演員都在防空洞舞台上登場，因此我每想到香港防空洞的安全性，就不免要聯想到劉美美收到的生日禮品——一隻價值幾千港洋的手鐲，還有那銀行中來歷不明的劉美美的五千港幣存款。於是我對香港防空洞的信仰也就不免大大的縮減。

何況香港這時還有電話可通，不只可通全港，還可以叫通九龍，而B銀行一共有四五具電話可資利用，我當然不願捨開這既方便又相當安全的地方！

緊急警報，轟炸。這次炸的不是九龍而是香港，警報解除，陸續又見到幾個朋友到B銀行來，傳說炸的地方是山上炮壘和中央警署附近。在轟炸中我們聽到了高射砲和高射機關槍的聲音，但顯然的火力不夠，敵機還能安然的俯衝下來投彈。集聚到此的朋友，都在議論着英國爲什麼沒有飛機來應戰，有幾個樂觀的朋友以爲這次日人是以卵擊石自取滅亡，就是看事穩重的朋友，也認爲初期的挫敗在所難免，但是香港能够支持二三星期一定可以獲得援軍，而香港的防守，幾個月大約還有把握。在議論紛紜中，曾在卡爾大使任內任駐華英大使館新聞參贊的貝特蘭（J. Roberts）也到B銀行來了，我問他有什麼新的消息，同時表示了對香港當局臨事之無辦法的不滿。因爲半日來香港的秩序相當的紊亂A.R.P.（防護團）出動了，可是並無補於實際，因爲有許多事，等待政府決定，A.R.P.才能發生作用，現在的A.R.P.是香港政府的手指，但是沒有大腦的指揮，牠和廢物也差不多。甚至A.R.P.本身的吃飯問題，當時都無着落，其餘可以想見。

貝特蘭，今天不像平時那樣健談，他沒有帶給我們甚麼消息，他一面翻閱B銀行訂閱的路透社電稿，一面說我們只有耐心等待。警報解除，已近三時，我們還沒有吃午飯，幾個人決定到Dairy Farm去，剛走出B銀行又是警報，我們還是走到Dairy Farm，因為那裏是更新的鋼骨水泥建築，吃飯的地方，是開仔等於地下，吃飯的人已把整個開仔擠滿，在這裏我碰到了中宣部駐港特派員鄧友德先生香港國民日報社長陳訓畧先生等也在吃飯，和鄧在一起閒談幾句，說到戰事發生後的困難，鄧說他感到放大的困難還是錢，我說有中央銀行在港，你們還會像我們辦民間報的人一樣感覺困難嗎？他說手續沒有理想的那麼容易啊！——我懂得一元港幣在今天早八時和午十二時所能換得的物資有多大的差別，我當然也了解鄧所感到的那手續所給他的痛苦有多大！分手時鄧講，「現在是大家一致對外的時候了」，我說：今日當然是「抗日第一」！

Dairy Farm的午飯這一餐並不比平時壞，飯後回報社，知道山銀行提出來的款項都是五百元，一百元的大票，米買到了足夠維持同人十天上下伙食的數量。紙張也還可以供給一個相當的時間。目前的緊急問題大致有了安排，再出報社到中環，乘巴士（公共汽車）到跑馬地向一個朋友打聽消息。巴士相當的擁擠，街上已有中文晚報和號外出售，但消息並不比早上出的英文報多。在跑馬地遇見了不少的朋友，大家一致的意見，是山港政府的切斷港九交通來看，似乎香港將採死守的策略，大家應當設法把家朋朋友乘着輪渡之外的舢板等交通尚有的時候，趕緊集中到香港來，以便安心幫助香港政府，戰到最後。離開跑馬地回到中環，天漸漸黑了，又遇到長江，還有陳翰笙兄，我提議去吃飯，乘便談一談。這次我們去的是Wiseman。香港電話公司的地下室。從早晨起香港的小餐室都已停業或漲價，倒是這些大的餐館還在維持着本來的信譽，不亂敲竹槓。建築又安全，不必擔心吃到一半要逃警報，所以我們選擇了Wiseman。

這個餐館向來生意很好，今晚是太冷落了，燈也開的很少，室內好像籠罩着一層愁慘的霧。只有極少數的桌子旁坐了食客，而且不是清軍服，便是穿着A. R. P. 制服，像我們三個這樣的便服顧主，簡直沒有。

在吃飯時翰笙曾說，我是學歷史的，我居然沒能預見到太平洋戰爭這樣迅速爆發，真是白白的學了。他又告訴我們艾黎先生曾勸他迅離香港，可是他以為沒有這種必要，所以沒有走。

這個問題我以為我們用不着這樣怨艾自己，這不一定是知識不夠的問題，還是我們憑以判斷的材料出自偽造的宣傳所致。如果我們能清晰的知道英美與日本的軍備真象，那我們自可斷定太平洋戰爭之不可免了！

晚飯吃過已經八時，三個人走出來，在山地下室上梯階走出時，我們有點邁不開步。這是香港第一次的真正Black-out之夜，過去若干次的防空演習雖經當局三令五申，如有人洩露燈光，可能處以一千元港幣的罰金，然而每次演習的結果，無論由官方的報告或我們的私人經驗來判斷，都是成績不佳。今夜是完全不同了。全港一片漆黑，街上靜的像一個死市，我必須再回報社，便和長江翰笙分了手，在伸手不能見五指的街道上走，幸而路還熟，我尚辨得出我應走的方向。秒聲業已無用，遂以聽覺來辨別街上來往的行人，在最熱鬧的皇后道中，娛樂皇后兩影院前都沒有遇到一個人，在過去防空演習時，這裏照例要擠上幾百人等着購票，以使用電影來消磨掉這黑暗的夜晚，罩了一層藍布的手電筒，東閃西爍也以此地為最，今晚却什麼也沒有了。我像是這街上惟一的人類，愈走脚步愈邁得快，一方為了自己感覺孤獨，一方也是因為儘可橫衝直撞，無庸顧慮妨害到什麼人，在山德忌利街轉向威靈頓街的時候，突然同一個人撞了一個滿懷，不知道是一個什麼樣的人，他也是放開了步走，又因為是下坡更加快了速度，

所以撞的相當嚴重。我聽見他喊了一聲「哎喲」，但繼續走了下去，我也照舊走上擺花街，我被撞的地方是限額之間的肩骨部份，走到報社已腫了起來，俞頌華兄這時業經坐在編輯桌旁開始他的工作，我們談了一下今後本港戰事消息獲得的辦法，他拿出來「面速力達」油膏叫我塗在眉端，因為在封閉甚嚴的室內電燈下，已看的出被撞處腫的很高，又處理了一些社中雜事，決定再搭天星碼頭的渡輪回九龍的家料理一下家事，同時也是想證實一下是否自香港過九龍可以自由通行。

十時過五分到了天星碼頭，干諾道一帶只有這個碼頭內還有幾盞用黑布籠罩了的電燈，一條船剛剛開走，收貨的窗口沒有人，問一個職員，多少時間有船來往一次，據說是每小時一次，下一班是十一點。五分鐘後，九龍開了一條船載來一批軍人，和A.R.P.再沒有其他的乘客。我就上了這條船預備等候五十分鐘後開駛回九龍。陸續的有人上船，仍然不是軍人便是A.R.P.，我是謹有的便裝乘客。大家都異乎尋常的不大說話。船上的燈也用黑布遮掩了，等於沒有一樣，海的微細波浪，打在船身上，歷歷可聞，更顯出來空氣的靜寂。

我利用了安靜的五十分鐘整理了一下這一天的經歷，我記起來過去防空演習時香港當局的許多話，他們說在空襲警報中仍要維持港九交通，只有緊急警報時，渡輪才停航，又說空襲警報中民衆不應息燈就睡，能維持日常的活動，不使燈光外露才算成功，——警報中香港和重慶不同的地方，便是重慶在緊急警報時，電燈公司便將總電門關閉，停止全市電燈電力的供給，香港則照常供給，但希望無燈光外露——由這些地方來看香港政府的原意，是在戰時，仍希望維持港九的常態。不料今天戰事才起，港當局即宣布切斷港九交通，有這個必要麼？我很懷疑。我以為這個決定所引起的港九的恐慌；對作戰時實有極不利的影響。因為很顯然的，九龍只是因為香港太擁擠才開闢出來的住宅區，所有香港的經濟，政治，文化

中心機構，都在香港。九龍除了警署分署之外，沒有更主要的行政機關，九龍沒有一家銀行的總行，沒有一張報紙在九龍出版。在英人方面是有意造成這種局勢，因為香港是割讓的土地，而九龍有一部分是租借地，九十九年期滿（九龍租借文自一八九八年七月一日起生效，至一九四三年六月底已租四十五年）仍有交還中國的可能，他們當然不願把主要的機關設在九龍，中國人在香港辦事業，本是附屬英人而存在，於是也就追隨着英人，把主要機構設在香港以求與他們往來方便，而忽略了英人所以如此的主要意義。民國廿七年十二月大上海陷落，我由上海到香港，籌劃立報在香港復刊時，曾有把社址設在九龍的意思，我會和香港許多僑領討論到香港與九龍在主權性質上的不同，辦報是否在九龍可討到一些政治上方便的問題，可是他們差不多都以為這是一個新奇的說法，在習慣上，他們已認為九龍也完全是割讓給英國的了！因為獨力無法改變這種事實，又因為在九龍孤立，有許多技術上的不便，所以立報，還是在香港復刊。——由此我們看出來九龍如果失去香港的連繫，將是一個如何嚴重的問題。爲了省房租住在九龍每天過港辦公的山手到口的公務員洋行職員，切斷港九交通，放在他們面前的就是失業的恐慌，有錢的寓公，錢與貴重東西，都存在香港銀行中，切斷港九交通，放在他們面前的威脅，是昨日還是富翁，今日已是一貧如洗。還有九龍有幾個大的倉庫香港的商家也有許多貨物存在那裏，切斷港九交通，對他們也是極大的打擊。像各報社的報紙便多存在九龍倉，香港如果能够堅守到二三個月以上，各報會因無紙而停刊，使香港對戰事無從知道，使港政府的宣傳無法達到民間，這一切似乎香港政府都未考慮，突然改變了過去想維持港九交通的意念爲切斷交通，實在叫人大惑不解。

下午同九龍朋友通電話時，得知香港的報紙，英文報，中文號外和晚報，在九龍下午還有的出賣，價錢增加了一倍乃至數倍，這並不是香港政府准許了報販可以自由往來，而是爲了生活，甘願由天星碼

頭帶報過海之後，再冒僉坐舢板偷渡回來，命令完全與民衆要求抵觸時，下命令的人等於和自己開玩笑，因爲那命令一定會遭遇到反抗，這不過是一例而已。

十一時十分的時候，我已跨上了九龍的尖沙咀碼頭，我們這一船載過來的人似乎是到九龍半島來探險的探險隊一樣，因爲在那寬闊的大街上，我們這一羣，竟是僅有的人類，碼頭上巴士沒有了，的士沒有了，人力車也沒有了！

回到漢口道家中，家人仍在用防空燈罩罩着的電燈下等候着沒有睡，我說了明天全家過海到香港去住，東西應該檢一下，便洗臉準備就寢，突然，警報聲又起，已睡的孩子也驚醒了，正計劃着是否應當躲避這次夜襲時，忽然警報又解除了，歷時只五分鐘。後來聽說是中國的民航機來港迎接要人和他們的眷屬，港方誤爲敵機來襲，以致造成了這一次的「自擾」！

九日 星期二

昨天一天相當的疲倦，睡的又晚，今晨七時，還未起床，警報又來。是否應當到防空洞裏去？頗費思考。第一不知道敵機數量會不會增加？第二在尖沙咀漢口道一帶只有半島酒店旁空地上有避難室(Shelter)數所，這種避難室是一人高矮的一種鋼骨水泥的平屋，頂與牆的厚度約半英尺，入口處另有一道鋼骨水泥的牆掩避，躲避炸彈碎片，機槍掃射還有用處，如果直接中彈必然炸穿，所以並不安全。並且就每室的面積與官方規定的避難人數來看，也嫌未能顧及空氣是否流通，有否發生窒息悲劇的可能。推想在這緊急的時期避難室中的人一定要超過規定數目，窒息的危險，自更增加，當然以不去爲是。至於防空洞

，距離極遠，無法奔赴，就坐在家裏不動麼？因為所住的房屋太舊，雖然上面還有兩層，萬一直接中彈危險太大，最後決定到對面新建樓房的地下樓梯口處躲避，至少牠的安全性比的上避難室，不過這地方人也一樣擁擠，樓上的住戶，左右樓宇太壞的鄰居，都集中到這裏來。

警報，緊急，轟炸，解除，由早上七時到正午十二時，一共來了五次，相當的令人感覺疲於奔命。所幸煤氣的供應尚有，女僕還可以利用兩次警報間的空隙把午飯燒好。沒有買到菜，只燒了一點剩餘的菜，開了一個罐頭胡亂吃了下去。飯才吃好警報又來，這次時間最長延續到一小時以上才解除。自己的報送來的極晚，是社中派報差送過尖沙咀，再轉發的。他報有的根本未來九龍，來的，更較自己的報為晚。今日的新聞使我更認清了敵人在太平洋上的攻勢。空軍猛炸新加坡，馬尼拉，珍珠港；馬來亞北部，有敵軍登陸，菲律賓馬尼拉半島亦有敵軍登陸；泰國有敵軍開入，泰已屈服允許敵軍假道；平津滬租界皆為日人佔領。香港並非主要戰場，愈加判明，相持的可能性較大，拂眷過海的要求愈高，警報解除即跑出來先以電話通知報社，我正在找船過海，然後去訪幾個住在尖沙咀附近的朋友，知道他們都已在昨夜今晨，偷渡過港，並得到消息，尖沙咀九龍倉旁的舢板已經因當局的嚴禁而絕跡，汽艇有的被徵用，餘亦被集中管理，且因油類統制無燃料可燒，全部停航。

西人青年會請領過海誇的人仍是那麼擁擠，不過觀望的多於請領的人，因為大家已知道允許的限制極嚴。

下午三時許，天下着小雨，途遇大公報文藝版編輯楊剛，還有喬木和四五個其他的人正叫好了人力車帶着簡單的行李要去公共四方街旁的避風塘，那裏是香港舢板平日集中的地方，據說他們已叫好了一條舢板，如果我能即刻趕來，可以帶我一家過港。冒着雨回家叫家人即刻就走，當然辦不到。略檢了一下

東西，再雇人力車到避風塘，他們已不見了，我推想是時間太久他們不能再等，就把家人用原來的人力車送回，自己想在塘邊去講好一條舢板，明早偷渡。這時天色已漸漸黯下來，快是黃昏了，我覺得還是破曉時偷渡比較安全。

在避風塘邊下漫步，看見不少來找船的人，聽見他們傳告，說昨晚今早由這裏過海的人非常多，半天的工夫，消息已傳遍九龍，大家都趕來塘邊待渡，後爲警察逐散，並不准舢板靠岸，我到的時候，正是人全被趕散了以後，舢板很少也是爲了這個緣因。由這避風塘偷渡的希望似已不多，不過這塘邊警察竟連一個警察也未派來駐守，好像希望也未斷絕。

在塘的另一角我忽然發見一隻大汽艇停泊，走過去看，是香港方面派來接中國勞工的船，有印捕隨行。另有幾個要過海的西裝朋友，想擠上船，全被趕下。我看了這景象，心裏有點覺得好笑，香港當局下命切斷港九交通，根據半天來我在九龍所見到的是，九龍居民就像被斬了頭的蒼蠅一樣盲目的四處亂撞，希望找出來一個過港的機會，過港一定好麼？誰也沒有工夫考慮這問題了，九龍的秩序，在這種自擾的情形下紊亂了，沒有這個命令港九秩序會比現狀更壞麼？英國人統治香港一直到最後，都是不相信中國民衆的，可是他們沒有勞工却又什麼也作不了，——就在這矛盾下，英人把香港斷送了。

大汽艇駛走了，另一隻汽艇駛來，是一隻香港政府的汽艇，船上的裝飾和水手的制服，都很明顯的可以看出來。我忽然發見一位朋友李伯球兄，正由一個廣東的拿着一柄洋傘的短裝朋友送他上這汽艇。跑上去喊住他問：「這是怎樣來的關係？」他說是一個爛仔（廣東稱流氓曰爛仔）介紹，也就是站在他旁邊的那個人，五元滙幣一個人，如果我願走，即刻就可以搭上去。我不願再不顧家人獨自過海，便問他明早還有沒有同樣的機會？他說可以有。於是一面送走了伯球，一面和這爛仔訂妥明早七時仍在這避

風塘旁見面。

歸途去找了報社同事張雲川兄，他正好在這一天的搬家，由南京街搬到天文台道，「我約他明早一同過海，他的新居有電話，我又打一個電話到報社告訴他們今晚已無法過港，明早一定來，並在電話中商酌了幾件事。」

回到家天已傍晚，吃完晚飯，打算早睡，黑黝黝中又有人敲門，開開門，進來一個A.R.P，到有燈光處，我才辨出是報社一個工友，在戰前我同意他去作A.R.P.現在我們在他值勤之外可以利用他來往港九傳達消息，倒是過去沒有想像到的。他送來了報社的重要待理文件，送來了同人寫給我的信和一百元港洋，他們怕我沒有錢，不能過海。我寫了回信決定了幾件事，最重要的是請社中同人向情報部代我領身份證，因為有了這證，即可以自由出入戒嚴區域並來往港九。又爲了想減少明日過海的困難我還託他帶過海一個包袱。包了一張在新疆買的蘇聯製造的毛毯，一套西裝，二件襯衫，和幾件女人小孩子的衣服！

十日 星期三

一夜沒有警報，到了早五時半我已經起身並叫醒了家人，天還沒有亮，不過香港照例的拖板（即木屐）聲已變成一片，盪激後，把幾件必要的衣服和毛毯分打成三個小包，預備到六時半即離家去避風塘。計算家中存糧足夠一個多月，昨天又買了一些鹹魚鹹菜罐頭，再留下了幾十元現錢交給了兩個女僕，告訴他們守門，如果局勢不變，我在領得身份證可以自由過海時，將常常回來甚至回家來住。一切交代清

楚，天才破曉，街上捩小包袱來去的人比昨日更多，仍然是大家尋路過海。七時趕到約定地點，張雲川兄又約來了林庚白夫婦和他們的二歲小女孩，張今鐸夫婦，及另一位張先生。拿洋傘的爛仔已在等着我，錢比昨天增加了，每一個人要拾元港紙，船不是汽船，改成舢板，我們只求過海，一切不再計較。在非碼頭岸邊上船，天下着毛毛雨，石頭是滑的，階梯是滑的，跳板是滑的，婦女小孩都是爬下去的，爛仔一定要先要錢，我都照數付了他，所上的船是一條丈許的小漁船，人和幾包簡單的行李已擠滿了艙，船家一定要大家都躲在艙內，據說如此可以不使英印警察認為是渡人過海，大家以為有理也依順了他們。船離了岸，沒划到五分鐘，船向在避風塘內，看見一隻隻的小船，滿載了人回來，船家相互問答，知道有海關巡船守在避風塘口，走近的小船不許過去還要有警察上船盤問搜查，違抗便開槍射擊，船家不肯再划，只得退回。渡海未成船錢却不肯照退，一再交涉，船家說一半以上的錢已由介紹船的爛仔拿去，不過他並未走開，仍在岸邊。船家喊住他叫我們上岸與他辦交涉，船家則把他們分到的錢退回，我們付了他們五元作為在塘中旋迴一次的報酬。

就在這時候又有警報，敵機在九龍以北地帶投彈，似乎在炸英軍的前綫陣地，飛機聲歷歷可聞，我們一面把婦孺行李送上岸到一座樓房的門口暫避，一面由我和張今鐸兄去向爛仔交涉退錢，爛仔頑強的不肯，經我們拖他去警署，在半途他才接受我們的意見，拿五元作報酬，餘款退回。警報跟着也解除了。過海不成只得暫各回家，俟另有辦法再相互通知，回家後我又出來赴尖沙咀探視情況，走到彌敦道南端一家樓梯口處，我發見了張鉄生兄坐在地上有一兩個青年朋友同他在一起，我聽說他患腸熱症由港來九龍就醫，尚未去看過他，不想突然在此相遇，問他為什麼在這裏坐在地上，據說尖沙咀廣九車站旁有船可照准須賄賂守車站的印警，他有一個朋友已去辦交涉，他有病不能奔馳，所以坐在那裏督候。他們

囑我如願一同過海，速去携眷同來，趕回家，家人正在吃飯，趕忙吃了飯再到那樓梯口，鐵生一行已經不在，我知道他們也已走了。幾個過海機會都是稍縱即逝，我想尖沙咀既有辦法，我自己一定也可尋得，遂叫家人自返，然後獨去尖沙咀。西人青年會門外候領通過證的人依然不少，今天已有一個英警在守門，我擠上去問他，我是一個中文報記者，是否可以領證過海，他說你可以打電話給香港報社叫他們在香港替你領證，此地不發，沒有辦法只好退出，到半島酒店前，遇見了港大公報的日文翻譯羅集誼他說他才在半島酒店看見顏惠慶先生，（他住在那裏已經很久，數週前中蘇文化協會香港分會成立他當選為會長時，我才知道他以國內無事在港閒居。）顏告訴他，已有中國軍隊三萬自廣東向九龍推進拊敵軍之背。這當然是好消息，問羅是否要過海，他說家人太多不能一同過去，只得光看一兩天再說。

如果敵軍感受中國軍隊在背後的威脅，進攻九龍自將緩和，也許九龍秩序可漸恢復，這是我當時的推想，想由報社證實這個消息，就又到雲川兄處打電話給報社，這時候，港九電話已不是很靈通了。香港叫九龍較易九龍叫香港極難，但雲川那裏的電話，却還可用，所以我不厭跑到天文台道去打電話。報社不能證實那個消息，又打電話找到長江，「他說你不要再管一切先過海來吧！」也就在這時候張今鐸兄來找雲川，說現在又有了過海的機會，希望他即刻去，看見我在，也約我回去携眷立赴他家，這次不願再錯過機會，回到家立逼家人就道，什麼東西也沒有帶，只帶了二件皮大衣，預備夜間給孩子們蓋。今鐸住在漆咸道，一個爛仔在門口等着我們到來，便催立刻即走，價錢講定每個人廿元港洋。我叫今鐸夫婦同行，他說等一下，但仍一面送我們沿着漆咸道向北走，我再追問他爲什麼不走，他才說一是現錢不夠，二還想通知林庚白夫婦，他只和爛仔相約，送我們過海之後，再回來接他。我當時所帶的現鈔只有六十元，僅敷我們一家人過海的費用，我說我可以在過海之後用皮大衣作押，或叫爛仔跟我到朋友

處去借錢，今歸以爲不必如此麻煩，我只得先走，由爛仔領我們到紅磡的無線電台旁，有三五隻舢舨繫在那裏，一個華警守在電台的鐵絲網內，數着每一羣走到岸邊來的人，他惡人敢向爛仔收費而禁止通行，船家仍照三元一個人，餘數除一二元一個人付警察外都是爛仔的好處。如果有人知道此地有船，那麼三元港幣一樣可以過海了！

我因爲有上午的經驗，一定要正香港上岸才肯付清船價，爛仔只得附船同行，這條船除了我們一家之外還有一個某銀行的職員。船先駛向銅鑼灣，路上只遇到一隻汽艇，上面的英軍並未干涉我們，可是船家與爛仔的面部表情都相當緊張，據說昨今兩日中途被迫退回九龍的偷渡船，爲數亦復不鮮。到了銅鑼灣一個煤棧的碼頭，爛仔叫船家在此停船以繩梯送我們登岸，但岸上已守了三個另外的爛仔，他們要每個人付五元才許上岸，送我們的爛仔上去交涉半日沒有結果，重復退回，叫船家再放船去灣仔。在灣仔前的海面中，兩隻蘇聯運貨輪船停在海內，船上的蘇聯紅旗仍在飄揚。船駛向灣仔一個公共碼頭，這裏倒沒有爛仔守候，我們匆忙的上了岸，爲了我僅有的六十元港紙中有一張十元港紙見比較少見的有利銀行鈔票，那爛仔一定要求掉換，我說再沒有鈔票可以掉換，他要求我跟他到一個「金銀兌換」的攤子問明可用，才肯罷手。

今天在港九已更清晰的可以聽到炮聲了，在灣仔這一帶街市上，仍然熙熙攘攘，似乎比九龍的全街陷入逃亡恐怖的空氣中，要安定的多。香港是到了，家小到那裏去呢，我想到十年前的北平舊同事張友漁兄的家住在跑馬地山村道，便送他們到那裏，沒有車只好步行，才到目的地，已經來了警報，友漁住的是五樓，趕來避難的已先有許多，大家下到地地下層來躲避，聽見轟炸，轟炸中，仍聞雜着炮聲。少頃警報解除，我便離開友漁家，到同住的山村道而家有電話的前賓澄先生住宅，因爲我想和報社先再通

一次電話，告訴他們我已過了海，電話不通，竇澄先生不在家，他夫人告訴我他的兒媳和孫子都尚在元朗鄉下，不知道怎樣了，他的兒媳六日下午才回元朗，俞夫人幾乎也一同去，因為有點不適應留下來。如果夫人去，大約他也就去了，他照例是每週週末都在鄉間自己的房子裏渡過的。這時元朗大半已是火燒了，我心裏想。不過小地方不見得有爭奪戰，也許可以平靜無事，我以這話安慰了俞夫人然後辭出到黃泥涌道去搭電車或公共汽車預備到申環。未走到車站，又遇警報，只在一家門口躲了片刻聽見轟炸，旋即解除，仍有電車開，搭車即到雪廠街，B銀行借電話打給九龍的一個朋友，請他送四十元港幣給張今鐸夫婦，俾得過海。然後步行赴報社。在高樓矗立的德輔道皇后道，許多行人都時向空中探視，耳朵也在注意着空襲警報，大家都了然空襲時在香港毫無保障，消極的防空辦的遠不及重慶，但每個人仍希望山於及時的趨避或可倖免。一個美國的廣播員在戰前曾說香港人富於駝鳥精神，這句話在戰爭起來之後想來，對香港人確是相當合適的評語。

兩天來爲了偷渡都未正經看報，到報社之後便集會了兩天的中西文報來暢談。使人注意的消息是中國已對日德義正式宣戰。記得四年前在上海辦立報的時候，我們曾以應否對日宣戰列爲問題，徵詢讀者意見，當時讀者即大多數都主張宣戰。現在四年之後，我們雖在炮火中，知道了中國對日宣戰且同時和他的法西斯伙伴德義宣戰，幾乎忘掉了自身的安危，而感到異常興奮。

這個消息之外，我們知道截至十日世界對日宣戰的國家已有十八國，即中，英，美，尼加拉瓜，加拿大，荷蘭，洪都拉斯，哥斯達黎加，澳大利亞，自由法國，海地，多米尼加，薩爾瓦多，比利時流亡政府，古巴，紐西蘭，智利，巴拿馬。

戰事消息，在太平洋上各戰場上都沒有好消息，希望是掀起倉卒，英美有點措手不及而這種劣勢能

够迅速調整。

在港中國孤軍拘於馬頭涌者，聽說已釋放並經武裝開赴前線！

報紙看完，覺得中文報自戰爭爆發後，愈感毫無生氣，消息非譯自公報即譯自西報，沒有一個中文報有記者能隨軍到前線，甚至跟後方軍部接觸的機會都沒有，我們的記者身份證至今還沒有領到，可是香港的民衆大部都是中國人，港督八日晚會廣播要求中英人民並肩作戰，我不知中國人有什麼機會可以供獻他們的力量，因為一切的門都仍在對中國人關閉着。不過我仍寫了一篇勉勵中國人與英並肩抗敵，努力維持後方秩序的短論。付排時已午夜十二點，回跑馬地不可能逢與雲川兄同去贊善里梁漱溟先生與俞頌華兄住的地方，準備由我與雲川同睡頌華的床，到天明他回去時，我們再談給他，我們分蓋了頌華的薄毯與薄被，合衣而臥，香港的十二月雖不算冷，但深夜仍然有時酷寒，致我轉側不能入寐，睡下許久之後才有沉酣的意思，陡然一聲空前的大砲響了，今天一天砲聲極稀而遠，夜間這大砲我們雖非軍事家也覺到了牠的不同。由那蕭蕭的呼嘯聲之長久和打在香港山上建築的破壞聲之有力，可以判斷是敵人已在用一種長射程的大砲。我忙起身看表，正是一點半鐘，逾五分鐘又是一砲，再逾五分鐘又是一砲，而且那聲音是一砲比一砲更近我們住的地方，我提議起來到樓下去躲避一下，漱溟先生不肯，我和雲川終於勉強他穿好了衣服到樓下去。砲是五分鐘一響，以香港為目標，由東而西的打，漸漸我們由那砲聲的蕭蕭和爆炸聲的遠近，已可判斷何者係香港的還擊，何者為敵人的進攻，這砲戰約歷續了一小時始停，我們在寒風瑟瑟中也重上床去就睡。

十一日 星期四

拂曉，起床，頌華兄歸，我即離贊善里去報社，看見報已出版，便將本應十二月底發的同人薪金提前發放，報社因爲經費拮据，待遇本即不豐，現在陡遇變亂，大家當然都感窘迫。爲了偷渡過海不成，延誤了二日，我心下已極不安，幸而同人都能體諒報社的艱苦，工作仍舊，且表現的更緊張。

發薪時爲了沒有散碎鈔票，（當時向銀行提幾千元都是付你至多五十元或一百元的十元鈔，餘數不是五百元鈔，便是千元鈔）向市上掉換要貼極大的水，香港金櫃已開始在紊亂了。對這件事我想到的應付辦法，是同人薪俸，一律照所得數目付予支票，每一張支票不過付二角印花稅，同人自己跑一次銀行即可獲得小票，比我們設法找小票發薪要容易多了。

正在向每一張支票簽字的時候，警報來了，報社的房子是三樓，且是半山，我這次很清楚的看見了敵機，不過三架，在高空飛過，香港的高射砲雖在響，但顯然的火力稀薄，此外雖還有高射機槍在放射，可是那除了和高射砲配合構成戰爭的交響樂之外，我另外的感覺只是在浪費子彈，因爲敵機並未低飛，似無放射的必要。警報解除是早十點鐘。鑑於小票的困難，且有與日俱增的可能，我帶了幾張五百元的大票，到中國銀行去找該行副理馬壽南先生，請他幫忙代換小票，他說：「這件事真太困難了，匯豐銀行每天只給我們五千元小鈔，中國的國家銀行所需小票，要我們分給，門市的零星提存還要應付，中南銀行剛才一再的情商，我們才分給他們一千元，所以你的要求我只能答應你，從明天起每天換給你五百元。」我知道這已是最高的限度，辭別出來，櫃台和外面擠滿了提存的人，每一個人都在爲要求多給小票而爭吵。

由中國銀行再到B銀行，警報又來，在警報中和出納情商，算是換到了十張十元的鈔票，警報再解除，轟炸了什麼地方我已能全不動心，想到家人留在友漁兄家還沒有錢用，便自雪廠街搭電車去跑馬地

，依照着平素的習慣，我仍坐到電車的上層——頭等裏去，坐上車之後，立即發覺了自己的錯誤。這兩天敵人的大砲長天不息的吼着，砲彈時時落在香港的各地，毀屋傷人。大家公認的恐怖地段，是由中環走向灣仔必經的咽喉要路——海軍船塢那一帶，因為已有不少的砲彈在那裏爆炸。坐在電車的上層，經過海軍船塢，等於自己想作砲靶，不過心裏又想也許不至於如是之巧，依然坐在原處未動。電車轉過海軍船塢的轉角，砲聲依然在吼，車顯然的開快了，這表示電車司機也在慌張，突然一聲巨響爆發，電車也陡然煞住，使全車乘客身體都失掉了平衡，幾乎撲在前面乘客的身上，等大家來的及辨出是在電車前十碼左右地段，一個砲彈爆炸，恰巧將駕着一輛摩托自行車經過的A. R. P. 打翻時，電車內起了更大的騷動，乘客都向車下奔逃，我不知道自己如何由電車的上層跳到下層，等我下車回頭看那輛電車時已連司機售票完全逃掉，成爲一輛空車。馬路過往的人都在跑，因爲砲聲顯着愈來愈緊，隨着人的洪流我被擁進了一個防空洞，外面寫着第五十六號洞。

這是我第一次走進香港的防空洞。在形式上來着，這種防空洞比重慶的防空洞設備好。士敏土作的地面和頂上的撐架，明亮的電燈，通風的設置，洞口有鐵柱和鐵絲製成的柵門，洞內還建有廁所。這時洞內已擠滿了人，戴着A. R. P. 鋼盔的便裝英國人和穿着A. R. P. 制服的中國人，在維持秩序。被打翻的，騎摩托自行車的A. R. P. 也被拾進了洞，山洞內的幾個救護人員，爲他包紮傷處。砲聲稍稍的遠了，我連忙跑出防空洞續向跑馬地前進，如果沒有冒着危險走的勇氣，那就只有住在防空洞裏，到戰後再出來了。聽說香港有錢的人由八日進洞至今未出的，已大有人在。

在海外遇到同業中國通訊社的胡一聲先生也到跑馬地去，便一同走到山村道才分手。到友漁家已過十二點，因爲尚未吃飯，到附近一家上海人開的甜食店買了一磅麵包，價錢雖比平日貴了二倍，但能進去

便買到手，比九龍已好多了。這店本也關了門，不過有人叫門買物，他還肯開門放入進去，店中存貨不少，我順便爲小孩子買了一點代乳粉和糖，這類東西加價還不到一倍。

吃了一磅麵包，喝了點滾水，代替了一餐午飯，和家人談了幾句話留下了一點錢，重離開張家擬回報社，警報又來了，重回張家，在地下樓梯口候至轟炸後，警報解除，再離張家。

這時香港電車，公共汽車，都停駛了，聽說是因爲兩公司職工這幾天內很犧牲了幾個人，但公司當局的措置善後，不能叫職工滿意，所以今天炮戰劇烈之後，交通便全部在尙可維持的環境下中斷了。

沒有車只好走向中環，沿着跑馬場走，炮聲更響的猛烈，九龍的前綫，敵人顯然在猛攻，走到峽道，想起金仲華兄住在十五號五樓，他家還有電話，也許這半日間，又有了什麼消息，正在想去找他，忽遇見了他的妹妹端峇和小孩子老太太坐了人力車由對面走來，她告訴我九龍消息緊張，所以她先將老幼送到另一友人家去。我依舊到他們家，爬上五樓，仲華和鄒翰奮兄等兩三個朋友正在談話，他的地方很高在騎樓間可以望見隔海的景象，看得最清楚的地方是漆咸道至啓德機場一段，樓宇上浮着一片輕煙，不知是轟炸還是炮戰的結果。就在仲華住的樓前，我們俯首便可看到有無數的貧苦民衆在那裏站成行列，等着政府辦的公共飯堂捨飯。警報又來了，跟仲華等到他住的附近防空洞中躲避，這裏防空洞中的情形和灣仔的防空洞差不多，約半小時警報解除，再回仲華家，看見公共飯堂前的行列並未因警報而解散，可證民衆認爲食物比他們的生命還重要。在仲華門前石階上，坐了一個剛領到一份飯在那兒吃的老婦人，我問她「飯是剛領來的麼？」「是不是還可以吃？」她說：「是剛剛領來的，白米煮成的飯，裏面還攪有豆子，相當好，要領就快去吧！」糧食在香港，這時還不成問題，據說是敷全港半年之用，可是爲了香港政府這個機構，太不够靈活，不足以應付突然到來的戰爭造成的一切緊急局勢；所以糧食問題

，竟表現的好像很嚴重。港政府解決糧食問題的辦法，是對貧民施飯，對中下階級售平糶米，每人可買一元或十元的米，價格維持戰前的水準。另外對各行號機關，還可以到荷蘭行用正式函件請購以包爲單位（百斤）的大量食米。這三種辦法中最重要的是米的平糶，因爲這和一般大眾最有關係，但這件事辦的最不入軌，第一是平糶站辦的太少，購買不易，於是更助長了米的黑市，許多游民爲圖營利也擠到等候購米的行列中以期待購得一元的米可以賣到二元三元，而非爲了自己食用。第二就是這樣少的平糶站，還有時無米出售，原因是無汽車輸送。香港戰事一起，政府即根據平時的登記，徵用了所有的私人大小汽車，爲什麼會無車輸米由倉庫到平糶站？據政府方面人解說是全作了軍用，但在我看來，那還是託詞，真實的原因，還是安排的不得當，不重要的政府人員能有汽車坐而無汽車運米就是證明？也只爲了這種安排的不當，使民衆誤認爲食米恐怕真有問題，不然爲何平糶站都無米可賣，以致間接的造成了普遍的囤米現象，整個影響了香港的物價。這個老婦人對我們衣服穿的相當整齊的人都能說出來，「你們快去領吧。」就是食米問題嚴重的表現。在一星期前，在她的腦子裏，決不會把「有我們這種外表的人」和「施飯」一事，連繫在一起的！

仲華的隣居一個中國女人和 China Mail 一個外國記者是朋友，來借仲華的電話向她的朋友打聽消息，據說九龍的戰事確實不好，更給大家的心上增加了壓力。這時，警報又來，仲華等再去防空洞，我懶得跑，只到仲華住的五層樓的地下樓梯處躲避，這裏人也擠滿，炸彈的爆炸聲震耳欲聾，一同避難的人多半面如土色，事實上一顆炸彈的威力並不太大，但他在羣衆心理上造成的恐怖威脅，却太大了！我深深的感到在現代戰爭中，如果軍事當局不注意到戰爭應是爲了民衆的利益，不注意到以宣傳鼓舞民衆的精神，以組織來鞏固民衆的戰鬥意志，使他們在心理上先有一種勇氣，足以抗禦敵人炮火炸彈的威脅

；必將影響到後方的秩序，間接減低自己方面的戰鬥力量。

警報又解除之後，我立即動身徒步走向中環，九龍既然危急，我們自須早作萬一的準備，沒有車，徒步我也要趕到報社去。到中環過香港酒店時走進去，想看看有什麼朋友在，或者還有什麼消息。遇見了張雲川兄，他也聽見了九龍前線危急的消息，便拉我到附近他的朋友開的XX公司去商酌報社的問題，對於報社在各種可能遭遇的環境下的應付辦法商妥之後，我們決定儘報社所有的碎紙（零星鈔票）再發給同人半個月薪金，即由我打電話到報社去請李炳海兄（報社副經理）到XX公司來，當面將幾件事告訴了他請他協同去執行，離開XX公司天已全黑，和炳海兄，在 Wiseman 吃晚飯，一元五角一湯一菜一咖啡，人少得很。飯後回報社，工作到深夜，事畢我想仍回跑馬地友漁兄家去看看家人，路是那樣的遙遠，又是燈火管制伸手不能見掌的黑暗，炳海兄恐怕夜太深戒嚴，我的廣東話又說不好，會有甚麼事發生，願意陪我到跑馬地，我接受了他的好意，便一同出發，山中環到跑馬地，如果不是路熟，真不知會走錯到那裏去，走了這麼長一條路除了在皇后道看見有兩輛汽車，由他處駛來停在那裏而外，簡直再連一個人影也未遇到過。遠遠的砲聲仍然在吼，不過已比日間疏落多了。到友漁兄家問得家人已遷至附近的俞賓澄先生住所，再到俞家，將門敲開，談了幾句話，重回友漁兄家和炳海兄找到了一張床睡下去，爲了太疲倦，一覺竟睡到了天明。

今天這一天，得到的戰爭消息，完全是不幸的，九龍不穩之外，還有英國海軍部正式公佈，英兩主力艦「威爾斯親王」號（三萬五千噸），「抗拒號」（三萬二千噸）在新加坡爲日機炸沉。這兩隻主力艦是本月二日才繞道好望角開抵新加坡，不料戰爭一開，即爲敵方飛機炸沉，這件事在理論上對空軍與海軍在現代戰爭中的地位與價值，引起了重新估量的議論，在事實上，無疑的，削弱了英國在海上的霸

種！

十二日 星期五

天明，可是室內還需要電燈，才看得清楚一切的時候，我起來發見同在這一層樓中的幾個朋友胡繩，吳全衡，喬木，楊剛，友漁夫婦，都似乎一夜未睡，坐以待旦。據說這一夜炮聲相當的緊，破曉才漸平靜，他們在用開水沖了罐頭牛乳，作爲他們睡前的消夜，也是他們的早餐。

在推想中，大家以爲九龍的陷落，緊接着的將是香港的陷落，因爲港九的最短距離是七分鐘的渡船，九龍不守，香港還有什麼希望！爲了憂心戰局，坐以待旦的朋友，在昨夜也許不只是這幾個人吧？

因爲應付報社的日常工作，炳海兄起來便趕回報社，我再到俞賓澄先生家繞了一下，然後到黃泥涌道去訪梁漱溟先生，因爲昨日曾經約定他改宿在這個朋友的地方，以防萬一。我到那裏梁先生已然走了；便回到黃泥涌道電車站搭電車去中環，電車今早已經恢復，因爲公司承允了一些關於因公傷亡的醫藥撫卹條件。條件都很低，可是電車員工爲顧大局，爲維生計竟迅速的復了工。到中環先到中國銀行，照約定換了一張五百元大票，換得的全是十元鈔票。據云因爲大家都收藏小額紙幣的關係，港市小鈔太缺，港政府爲應急計，已將中國銀行所存一種新印五元法幣加印港幣一元的中英文，作爲一元港鈔在港發行。在十二月八日前香港黑市爲一元港幣可兌法幣五元五角，山票而價值來講也差不多。發行數量不詳，但顯然仍未能解決市場上關於小額鈔票的操縱問題。

由中國銀行到報社，途經廣西銀行，看見在該行大門上約當開存的部位，中了一顆砲彈，士敏土的

精門都被擊去一大塊，那一帶像對面的香港移民局等建築玻璃窗大多震碎，馬路上也布滿了玻璃屑。廣西銀行臨時休業，據聞彈是昨夜十二時前後擊中的。到報社後，處理了一些事務，再至贊善里，找到了梁先生，他是由跑馬地一清早便回了贊善里，我告訴了他我和雲川兄昨夜關於報社問題的決定，他也說了爲什麼不留在跑馬地住的緣由。這時俞頌華兄也起了床，今天炮戰在日間也劇烈了，敵人的砲多向山上要塞打，山上要塞砲的目標，似在青山道一帶，大約是爲了阻止敵人前進。頌華拉了我到附近一家小餐室「露山」吃飯，這是一個吃七角起碼西餐的地方，人擁擠的不得了，常餐取消了，只有散餐，因爲這樣可多敲一點錢。壁上還貼滿了五十元百元大紙，找換不開的警告！我們每人吃了兩個散菜，同時商酌了如何應付卽來的一切，例如報紙維持出版到最後的時間，萬一敵人攻入，個人的隱藏地點等，飯後回報社，張雲川兄及梁先生亦已到社，又共去樓下五芳齋陪他們吃飯談話，飯後到香港酒店遇見范長江兄並聽到了九龍英軍已全部撤退的消息。在尖沙咀碼頭有一隊印度軍警用手提機關掃射掩護撤退，他們掃射的對象是敵僞便衣隊和九龍爛仔，正式敵軍還未到達。這隊軍警由最後的一條渡輪運來香港，許多民衆在干諾道海邊，親眼看見了那景象。

敵軍未到九龍何以九龍撤退如是之快，今天聽到的傳說是和港政府對貧苦民衆安置不得當，有極密切的關係。香港在戰事爆發前，卽有在戰時沒置難民營的計劃，且在報紙上宣佈過。據說在戰時，政府將統制糧食，平日民衆所需的食物數量，要向政府報告登記。政府第一步辦過委託規模較大的士多(Store)如Dairy Farm之類，登記日常每一長期顧客所需的肉菜黃油麵包數量，並說戰時卽將依此分配食物。許多英人及高等華人都去登記並儘量多報所需。結果完全無用，因爲戰後食物並未實施合理的分配。難民營也是港政府預定統制糧食實行的計劃的分配辦法之一，但實質上，還是政治性的一種措置

，而非經濟性的，因為港政府，不但想動員民衆參加抗日，還在以惡意猜測民衆。他們認貧苦民衆，在戰時一定要擾亂後方秩序，所以決定用供給糧食爲餌，把他們集中到一個可以隔離的地方去，爲的是易於控制。戰前既已有此計劃，是以港變一起港政府即宣佈已設了幾個難民營，叫民衆速到指定地方集中，只須携挾碗和簡單的鋪蓋衣服，政府就可把他們送到難民營去，那裏一切的設備都已有了，貧苦民衆因爲政府的這種號召而集中而被由香港送到九龍深水埗的男女老幼約有二三萬。不過實際所謂難民營是連棲身庇蔭的地方都成問題。米雖運到一點，然而仍須逐日繼續運去，才能維持那麼多人每日的生活，不幸九龍前綫吃緊，當局注意前方精力猶感不足，難民營的糧食自更無力顧及，所以沒有幾天就變成：第一是把難民集中，第二是叫難民挨餓，這些難民中的壯丁多是爲戰事而失業的工人及雇員，他們感覺港政府欺騙了他們，而前又橫着嚴重的如何生活下去的疑問。正在這危樓一燭即發之際，港政府又將九龍警察調赴前綫應敵，於是三數敵僞的第五縱隊攘臂一呼，繼以地痞流氓的附和終於難民營的少壯也被野火燃着，九龍的秩序遂不堪問，也更削弱了九龍英軍作戰的勇氣與可能，促成了九龍的迅速陷落。不過九龍的前車並不能喚醒港政府當局，在香港辦的難民營（指定地點：香港後山的一片荒地）仍在繼續召集，在皇后戲院門前我曾看見一隊同胞在等政府汽車的輸運，我看見這種一方人力缺乏但對現成人力不肯運用；另一方有充足的力量可惜無處去使的現象，真覺傷心的很！

在香港酒店大廳中遇到英文南華早報編者愛澄斯坦（I. E. Stein）和華商報副刊「燈塔」的編輯邵風他們告訴我今日下午四時在肯羅士打樓的紅十字會辦公室，貝特蘭（James Bertin）要約幾個中國新聞界的朋友談話，談話的目的是想溝通我們和英國情報部香港辦事處的連絡。

邵風又告訴我，她還約了特偉，丁聰，鳳子等，因爲她和貝特蘭談過想組織一個藝術宣傳機構，幫

助港政府作戰時宣傳，由畫家畫畫，戲劇音樂家播音。她又一定要我在今晚替燈塔寫一篇稿，因為明天的燈塔除了她自己寫了一篇「燈下談」：「號召精神武裝」，該報記者華嘉寫了一篇香港戰時生活特寫外，還差一千多字。她會向許多人拉稿，都以無寫作情緒和環境，寫不出來。其實我現在又何嘗有心情寫稿。和他們分手，看看錶已近四點，我便一個人留在香港酒店，四時正到告羅士打樓紅十字會辦公室大公報的楊剛等已先在那裏，候到四時一刻，貝特蘭還沒來，這是不常有的事，大家正在疑慮中，愛潑斯坦來了，他說因為九龍撤守，爲了增防香港，貝特蘭已應港政府的號召去作了義勇軍。關於與情報部連絡的工作他已交邱茉莉女士 E. Cholmely 繼續負責。我記得英德戰爭初起，貝特蘭即會自中國回英投軍這次他竟又投軍了，我不懂，像他這樣的人，在戰爭中難道也必須拿起槍來，才能對戰爭有供獻？爲了時間，我不能再多等，便向愛潑斯坦說明，先離開那裏。

從昨天起我便覺得，把家人放在跑馬地，我自己要常常在中環，有許多不便，昨夜就和炳海兄商定如果情勢不安，我即把家人搬到他的家去住，並請他先買些糧食菜類儲存備用。今天知道九龍已陷，更決心先搬家人住所，所以出了香港酒店，便搭電車到跑馬地俞賓澄先生家。適頌華兄也來，也打算把他存在那裏的東西搬去中環，天已漸黑，砲聲斷續，用人力車拉深夜怕街上太黑，或不安全，決定去找一輛出賃汽車，山村道原本有許多出賃汽車的地方，今天去問只有一家還有車可賃，由跑馬地到擺花街，索價港幣廿五元，分文不肯減少，據說港政府統制了汽油，汽車，就是這樣貴，也還不够本。爲了節省時間，避免意外，我們就賃用他這輛車，先送頌華兄到報社，又允許司機多付十元把我們送到西環般舍道榮華台李炳海兄的住所。

榮華台是中下人家寄居的地方，但在半山，由堅道下山距中環很近，炳海兄原只一妹一未婚妻，所

以只租了一間房，到我們去的時候已增加了二個原住九龍的外甥，現在又加上我們一家五口，我們算是在香港開始嘗到了真正的難民生活。

黃昏，離開榮華台再到報社，報社同人都來述說繼續維持出版之不易，因為光明報的印刷所不是自己置辦的而是由民生印務公司承印。工人的管理權，在該公司。公司一向是靠了剝削工人的血汗而存在，戰時發生，公司不會改變他們的吸血作風，工人對着當前的萬端困難，自然工作情緒極壞，這是一個基本問題。我便找來了該公司的負責人和工頭。該公司每月應收的承印費共只港幣五百餘元，我允許當日即借港幣二百元給公司，叫他們先發一部薪金給工人，藉安他們的心，工頭也表示只要有錢，工人一定可以努力幹。印刷問題解決，又和頌華兄與編部其他同人研究了堅持下去的步驟。關於梁先生，因為目標太大，怕萬一香港淪陷，問題嚴重，決請社中同人黃瓚兄，送他到黃的族人家裏去住。頌華兄和羊璜兄的躲避地點也已由頌華找好，即日先將頌華的行李又弄了一點米一併送了過去，同時說明如局勢有變，就請他們兩位到這新地點去，這地方除了我和炳海之外，社中同事也沒有一個知道，一切布置就緒。在深夜九時才回榮華台，吃了炳海兄為我留的飯，即入睡。

今天讀到昨日路透電，報告的重要消息有計：（一）德義日三國十一日在柏林簽訂協定，德義亦即向美國宣戰並互約英美抗戰到底，不單獨媾和。（二）日與泰國於十一日上午簽訂攻守同盟，泰國正式成為日本的附庸。（三）日本主力艦榛名號，在呂宋島北部的東北海面被美機炸中起火。榛名號排水量三萬九千三百三十九噸，一九一三年下水。較之「威爾斯親王」號及「抗拒」號，當然是不能比的老齡艦。然而能被炸中，總是差強人意的消息。

中央社的消息：（一）蔣委員長於十一日發表告海外僑胞書，囑僑胞協助友邦政府，並參加作戰工

作。(二)代表中國政府駐在香港的中委陳策發表談話，也是呼籲僑胞共起保衛香港，並說明這是響應八日晚港督的廣播。但是華僑怎樣能幫的上忙，實在大成問題。

十三日 星期六

昨夜砲戰甚烈，早起即赴報社，知道爲了砲戰緊張，印刷所工人在夜中他逃躲避，影響了工作，在我到社時，報仍未排好，這是事實上的困難，責難是沒有用的，我便會同編輯部的施兄到民生印務公司督促工友將編好的主要新聞，再選擇更主要者拼成一張四開臨時刊，立即付印發行。

民生印務公司的排字房在二樓，舊式樓屋，不論往來的砲彈，都能震得全樓跳動，事實上也許樓一時還倒不了，可是給戰爭常識有限的工友精神上的威脅，却是非常之大。我知道以這印務公司爲基礎辦報，遭遇到這樣的戰爭環境，想掙扎怕也無能爲力了，爲了盡人事，再向公司提出交涉，理由非常充足，昨夜才拿去二百港幣，希望工作照常，而當夜竟未辦到，他們還有何話可說，可是除了理由充足之外如何克服事實上的困難，却是毫無保障，戰爭帶給人類的「生命短促」意識，立即改變了社會秩序，這種破壞力，遠大於炮火的實際損害。在作戰中炮火所欲收到的效果，也應是這個，而非那幾幾的實際損害。所以戰爭的雙方，都應設法畀予敵人以這種精神損害，同時抵禦敵人所將投來的這種精神損害。這次香港的當局，完全忽略了這種精神損害的抵禦，在戰略上是無可諱言的大缺點。

由民生公司承印的報紙除了我們的報而外，還有華商報，在我交涉不得要領之後，我知道這兩家報紙爲了先天的不足，在這次戰爭中，恐怕很難表現牠們具備的戰鬥精神了。

十時後大公報送到，出我意料之外的大公報竟宣布因紙在九龍倉，無法運來而停刊。大公報的印刷，是和用前珠江日報的一切設備，照戰前估計，也值四十萬港幣，以這樣的設備，加上他們自己在津滬訓練過的工人，應當不至這麼早停刊，然而牠竟爲了沒有紙停刊了，這給我全早晨的懊惱上加了一點點的安慰。

梁先生上午也由他暫避的地方出來到報社，大家的心都懷着，雖然今天的報只出了一個臨時刊，也許明日可能恢復正常狀態。所以文章應寫的，大家還是照常的寫。午前十一時，臨時刊完全發出，我離開報社到B銀行找到希天兄和他商酌應付民生印務公司的問題，這時山上要塞的砲忽然轟轟準了九龍倉開砲，意思大約是不願以九龍倉所儲物資資敵。也就在這時候又傳來了日人放了一隻船插了白旗駛來香港，皇家碼頭的消息。據說載來的是兩個日本軍官，和一個港督的私人秘書李夫人，還有李夫人的一條狗。他們有日軍司令官致港督的信，傳聞內容是勸降，在我們知道這消息時，二日本軍官，還在英軍擊戒下的碼頭上散步，港督如何答復這封招降信還不知道。

希天兄認爲局勢可能急轉直下，報社最後的處理已須着手，我認爲也對，便匆匆分手，回到報社，把重要的文件以至訂戶名冊，完全消燬，同時通知梁先生請他仍回昨日暫避的地方去。

在這天華商晚報便停了刊，光明報也只好放棄了上午已定的努力恢復常態計劃，因爲自從招降的消息來了之後，不只民生印務公司的職員工人完全動搖，編輯部經理部同人，也失掉了繼續工作的情緒，大家以九龍失陷之速推測，認爲香港一島的陷落，自屬指顧間事，九龍撤退，港政府完全不通知民衆，香港屈降，當然也不會告訴任何人，大家都在想也許就是明天早晨一覺醒來，敵人旗幟已插遍全街，使人完全措手不及，所以大家遂縮小圈子，不管香港陷落不陷落，而改在假定香港陷落後，自己或一家如

何苟全的方法上打旋轉。大環境如此，要想憑少數人的努力成甚麼事，那才是真正的幻想！從上午我的種種安排，希望報紙恢復常態，到了下午陡然改爲不出版，在感情上，實在有點不甘心；甚至一時萌過就是剩下自己一個人，也想拚命使報紙照常出版的念頭，但理智即刻告訴我，那完全是英雄主義者的幻夢，事實上決不可能，只好放手。下午四時，一切告一結束，我一個人由擺花街爬上堅道回榮華台，帶着送葬的淒楚心情。抗戰五年，這次，在我已是第五度被逼離開工作崗位，所以除了淒楚之外，心上還有的是足以加強鬥志的憤怒。

晚飯後，天色漸漸黑暗，不想外出，也無處可去，從窗間可以看見的海面和九龍的佐頓道碼頭到深水埗一帶，都漸漸被夜色吞食下去。我的心也像那景物一樣蒙上了一層黑幕。

大都市生活的幸福，是全要靠了燈光的，香港從八日起，燈光已和一般民衆告了別，他們懂得這已不是演習，普通人家，不能用種種方法遮着燈光不使外露，電流儘管還通，他們已自動的，既昏便息，不再和那現代文明接觸。在柄海家，我們把一盞電燈用布包了又包，放在寫字檯下，那一星星的光，就算是我們這屋中，尚有活動的人類存在的標識。大家除了偶爾交談幾句話之外，大部時間，都用於冥想，像這樣度過夜晚的生活在我若干年來真是第一次。

俞頌華兄和羊班兄昨天便已搬去了新找到的地方，但他們的吃飯問題是雖已有米，但什麼人給他們燒還未解決，夜間想到，失悔下午沒有去看他們。

今夜極靜，砲聲亦稀，有點像安協已竟成立的样子。

今天知道的消息是美海長諾克斯到火奴魯魯視察，日軍在北呂宋登陸後，南呂宋亦有敵軍登陸，正開始鉗形攻勢，美海軍機在呂宋海外炸中敵主力艦金剛號（二萬九千三百卅噸）。新加坡有荷印軍隊開

到增援。馬來亞半島西岸卡蘭坦又有敵軍登陸，”

十四日 星期日

早起，門外有報販叫賣南強報知道日本所要求的停戰已為港督拒絕，港督的私人秘書李夫人重被敵人押回九龍。在讀報時，雙方砲戰又變劇烈。

九龍自昨夜起聽說電力廠已被破壞。又聽說九龍昨起已無自來水。在九龍如沒有了水，海水不能吃，人不能一天沒有水，將怎樣生活，真是不堪設想。私心很慶幸乘九龍未失前把家屬搬來了香港，不然今早知道這個消息，九龍已不能去，焦急不安，連自己的工作也會受到影響！

據李炳海兄說，九龍英人未來前所鑿水井，並未填掉，所以還有希望可以得到井水。可是九龍今日的人口之多，豈是過去極少的水井所能供應？爲了水也許會使秩序大亂吧？

由這裏想到香港，如果蓄水塘被炸，水源斷絕，香港的抵抗也會被迫中止的，所幸敵人空軍力量極弱，大約目前還不要緊，萬一敵人空軍加強，這一點實是極可顧慮的問題！

今天報載美海軍部宣布威克島，中途島仍在美軍手中，可見兩島亦遭攻擊。同時美陸軍部的戰報說，呂宋四部，阿巴利維岡亦已發見敵軍，菲島局勢似亦嚴重。馬來亞戰事據路透社報告過去廿四小時內北部陣地無變化。現敵軍距新加坡最近之前鋒爲一百五十英里。

上午在讀報及談話中過去未外出。午飯後，下午一時決定到俞頌華兄處去看他們的生活情形，和炳海離開榮華台，走堅道，頭上往來飛着砲彈，時時要想着找高屋掩蔽。路上行人稀少得很，偶有行人也是

俯首疾行。走到中央警署旁要向下山的路折轉時，在一個人家的門口內，看見有一個人擺了兩隻籬筐在地下作生意，一個筐裝了臘肉，一個筐裝了馬鈴薯。臘肉要三元港紙一斤，馬鈴薯五角一斤，較戰前都貴多了。但我還是稱了三斤肉二斤馬鈴薯帶給頌華他們，我擔心他們買不到一點菜。走到頌華那裏，知道羊崙爲了解決他們的吃的問題，已把他夫人接來，我便安了心；還有鄒穎奮兄爲了無處隱避，在傳日寇已攻到九龍那天，在電話公司門前遇到我，遂由我把他也暫時的領到他們這裏來住。閒談了一下我在路上的見聞，我告訴他們我聽說九龍到今天似乎日軍仍未入駐，英軍退出後，九龍爛仔大搶掠。大家深爲住在九龍未退來香港的朋友們擔心，尤其是上有老母下有三個子女的千家駒兄。

談到下午三時我和炳海辭出來，他們約我，如香港未陷落仍隨時來看看他們，我答應了。

走出不久，就遇到警報，我們匆匆的向回家的路走，但還是未到家便看見飛機已到了頭上。找到一家人家的水門汀門洞內躲避，聽見轟炸聲音非常之近，看見敵機不過三架，在疏落的高射砲和機槍聲中，很安靜的飛來飛去。看見敵機飛走，我們未等警報解除便跑回了家。

警報解除不久，就有衛生局的汽車拉了炸死的人由我們門前駛過，傳說中央警署被炸，損失不少。晚間未外出，張雲川兄今天也搬了來住，大家晚上談天談到下面的問題：

自從港戰發生，食物困難以來，香港社會秩序便顯然表現出來不安，搶案疊出，大家在傍晚之後，無要事誰也不願再出去。同時香港本來下層社會的幫會勢力極龐大，只在英人武力控制之下，不敢有何活動；現在九龍失陷，英人威信墜落，加上敵僞隱藏在香港的第五縱隊的蠢動，顯然有一種危機將行爆發。

香港政府，容忍日人的報紙香港日報，通訊社同盟社，和汪逆兆銘的機關報：南華日報，天演日報，

新晚報，出版到戰事爆發，才予封閉，並下令逮捕其主要份子，結果是全部逃脫，主要的沒有一個捉到。

平日香港的新聞檢查處，對日偽的攻擊中國抗戰宣傳，並不檢扣，但對主張加強抗戰力量，指斥日偽的宣傳反予種種留難，中國抗戰後一年，中國在香港的報紙就不能以「敵」字代替「日本」來應用。現在這些爲日偽辦報的漢奸第五縱隊，都隱藏到地下去做反英運動去了，誰能知道他們不會作成一種有組織的暴動來揭亂英人的後方？

英國如果是聰明的，他們應當迅速叫在港的堅持抗戰的中國人起來組織全港中國民衆，制止敵偽的陰謀，檢舉漢奸第五縱隊。可是英人到現在還只相信叫他們到緊要關頭，捉不到一個敵偽重要份子的政治警察，不肯相信足以幫助他們的民衆，大家都爲英方嘆息扼腕！

十五日 星期一

今早起來的很早，盥漱後在門外買到尚在出版的華僑日報，這是香港較大的地方報之一，自己有印刷設備，有自建的社址，有長期雇用的印刷工友，所以比較由外埠遷來的，或外江人在香港新創的報紙易於在戰時維持。不過篇幅也減少了，不只爲了節省紙張，也是爲了新聞來源大減。今日報載中日軍隊已在淡水接戰，華軍爲了配合英軍作戰自日軍背後進攻，如果這種進攻力量較大，敵軍自會感覺威脅，目前香港中國人的希望漸漸轉向中國軍隊的反攻，而不再希望英軍的增援了！

八時警報，敵機來襲，投彈後即去。敵機來時，我們正在吃飯，沒有人到避難室或防空洞去躲避，飯後與雲川炳海決定到灣仔去看看梁漱溟先生的情形。在大砲聲裏，我們走下堅道出雲咸街，在華人行

門口遇到了國民黨中宣部國際宣傳處駐港的負責人溫源甯先生，他過去在北平、北大、清華英文系教書多年。上海戰起，在文化界救亡協會辦的國際宣傳委員會中曾和我共過事，這次到香港辦報和他接頭的機會更多。今天在人叢中碰到他，他說英國情報部駐港辦事處的主任麥克都格(D. M. MacDougall)知道我們的報紙已竟停頓，但仍要求我們繼續出來作宣傳工作，他並說叫我找到廖承志范長江等人。我問他的情形，他說他和吳經熊全增嘏住在一起，但是事前沒有準備糧食，沒有東西可吃，現在是在街上出高價買一兩個罐頭麵包度過一天，不過他已向麥克都格要求供給食物，麥已答應。我問他什麼地方可以找到他，他說每天中午前後在香港大酒店的飯廳。

香港當局未屈服前，我們是決定能盡一分力量，便盡一分力量的，不必有什麼人要求，我們已經計劃如何使報復刊，今天去看梁先生，目的也在商量復刊的事。現在遇到溫，更增加了我們計劃復刊的熱情。

「巴士」(公共電車)仍在繼續開行，只是擠的兇，我和炳海，拚命的在華人行擠上了車，到灣仔下車，見到了梁先生，商談之後，他也贊同復刊，叫我去進行，出來時，他希望我們去跑馬地看看俞寰澄先生甘介侯先生家是否安全，我們便又在灣仔擠上電車，到摩理臣山道下車，走向跑馬地。走到離山村道不遠的毓秀街口，遇到了沈志遠夫婦。他們說山九龍搬過來後，住在渣非道，在海邊，房子全部暴露在外面整天接近着敵人的炮火。也無他處可遷。

到俞家，知道跑馬地一帶，秩序還算安定，說了梁先生惦念的意思後，我們出來走向鳳輝台，半途遇到了警報，我們仍找到了甘家。介侯正在家，於是便坐下來談天，也算是躲警報。介侯說，跑馬地本已幾為爛仔洗劫，因為這一帶上海淪陷後遷來的人最多，平日生活起居，比較奢侈，爛仔已經眼紅，現

在秩序不穩，他們遂起動手之意，不過這一帶也有與上海的紅幫有關的人在，他們爲了自衛已自己有所組織，並取得香港當局同意。現在臂上縛有「忠義」字樣布臂章的，便是這種組織。聽說，他們還在請求香港政府發給武器中。介侯又說顏惠慶先生已被困在九龍半島酒店。十一日顏曾以外交護照爲證獲得許可自九龍乘渡輪過海，過海後曾以電話告訴介侯，他已過來。介侯問他住什麼地方，他說今晚還擬回九龍，外交護照，既可過海，回去當可再來，不想回去後便沒有船可以再來了。

廿的家裏這時已住滿了賓客，當時大家的心理，都認爲跑馬地最安全，可是也沒有什麼理論上的根據。廿說人都住滿了還有朋友打電話來要求擠一擠！

警報解除，我們辭出廿家，將將出門；警報又來，只得走回，恰巧這時前珠江日報社長黎蒙夫婦剛剛進門。他們就是住在介侯那裏的若干賓客中的一對，在樓梯口大家一邊閒談，一邊等着警報解除。警報解除，走出風聲台，遇到一個水果小販，不很好的蘋果，梨都要一元港紙一斤，我各買了一斤，這種價格，大約比平時漲了兩倍。

我們走到電車和巴士汽車站，電車，巴士都停止了，警報忽然又發，我們立即退入站旁一家門口裏面去躲，這家門外貼有申江聯義行的紙條，在裏面躲了很久，我靜觀所得，知道這個行，就是上海幫裏人所組織的一個支部，這時他們正用運貨汽車載來許多匹布，向裏邊抬，料想不是作制服就是作臂章。警報又解除，我們走向峽道，看見許多人排隊站在街頭，等着官方散放賑米，看那陣容，似乎是在警報中，也沒有人離開過那個隊伍，「民以食爲天」的話，這時我才真切的了解到！

繼續步行到海軍船塢，敵人的大炮又猛烈的打過來，海軍船塢前沒有一個不是以跑代替了走，因爲連日那裏打死的人，已很不少。隨着人羣跑到匯豐銀行大樓的背後，大家才安了心把步武放緩下來，因

爲敵人這次所用的炮彈，威力都不能炸毀一間水門汀的房屋，只要有一座樓掩蔽，生命的安全保障，業已很大。

不料步方放慢，警報又來，滙豐背後正是香港的中區，山上便是港督府，我便向雲川炳海提議，我們從不進防空洞，這次正在一個大防空洞的洞口，何不走進去看看？走了進去，這個洞相當大，洞是十字交叉形的，我們進的是北門在皇后道，出去時，出的西邊的旁門，在雪廠街。在洞內我們大約停留了半小時，我看見那一排排鑽頭鯊了魚式的擠在一起的人羣，真的可憐。洞內雖有抽風機，可是洞內的廁所臭味仍無法排除。大家腿都伸不直，長天留在那裏不知如何過！

我們走出雪廠街的洞口時，警報恰好解除，沿着雪廠街向上走去，幾個英國幼童同我們一道走，忽然上面來了一輛小汽車，一個十三四歲的幼童來不及躲，汽車正好碰了他的腿。他倒在了地下，我和一個過路的外國人，上前扶了他起來，一條腿的迎面骨好像已折，我們合力將他扶到一個附近的救傷站，抽身出來太陽已經偏西快近黃昏了，在疏落的炮聲中我們走回家，在道旁，又買了一斤香蕉，價三角港紙，平日大約只值七八分錢而已。

統計今天的警報共爲五次，每次都會轟炸，只是規模不算大。

雲川在歸途中還買了半磅裝一罐的咖啡，一元五角港紙。晚飯後，用一個瓦壺煮了咖啡大家吃了一次，一個如豆的燈光，還放在寫字檯下，外面仍有疏疏落落的炮聲，喝那咖啡的心情，真是從來未體驗過的！

十六日 星期二

早起黃瓚兄自梁先生處來，說了一些那邊的生活起居情形，黃留下來吃早飯，吃飯前後一共來了六次警報，轟炸了六次。

我和雲川，炳海商的，報紙既決定復刊，報社中現狀一定要去看看。還有一些同人，不是香港土著者，我本已分別安插到有關係的本地朋友家中，現在報擬復刊，自應作集合他們參加工作的準備，我們遂決定上午同去報社一次。

在大炮聲中，我們到了擺花街報社，遇見兩個同事告訴了他們報紙打算復刊，知道社中存米不多，又託朋友再去買一些米，還有些瑣事都託了炳海兄去辦，我和雲川便去香港酒店，打算找到一些朋友，實現復刊的計劃。在那裏沒有遇到甚麼人，只看到愛澄斯坦，約了他十二小時在香港酒店再談。便轉到B.銀行。在這裏找到了范長江。幾天都沒有看到他了，原來他在聽說敵人招降的消息後，和一個人跑到香港仔去，今天才回來。我告訴他我們打算復刊的計劃，他說華商也在籌備立即恢復出版。我說今天爲了印刷的困難，經濟的艱辛，我們爲甚麼不出聯合版，現已停刊的還有大公報立報，如果第一步先把這四個報聯合起來發刊，對英國當局也可表示我們的合作抗敵精神，長江雲川都同意這個辦法，叫我去找大公報負責人和溫源甯談。在談話時，又來了警報，我們都未離B.銀行，警報解除，十二時再赴香港酒店，走到告羅士打酒店的轉角處，遇到了大公報的胡政之先生。我立即和他說了我們想表示團結抗日的精神，希望出一個聯合版，請大公報也參加。胡答復說可以參加，但要香港國民日報也參加。他還說這次大公報刊香港政府以爲過早，但是我們的紙在九龍倉，港政府並未幫忙運過來，不停，用什麼紙？我問他再找他接洽到那裏找，他說以後可找香港大公報的總編輯徐鑄成，他授權給他，可以全權決定一切

到香港酒店和愛潑斯坦在一起吃午飯，就在這時候遇見了溫源甯，我把大公華商光明要出聯合版的話告訴了他，我還說了胡政之希望國民日報也參加的意思，溫說，國民日報印刷所也有了問題，或許可以參加，我說如果這幾家報都能聯合，那很可以請香港政府撥借一所中區大廈的地下室，把任何一家報紙的排字房遷入，如此大地再不能震壞排字房，工人也不會再擔心性命不安全而不肯安心工作。至於印的問題，現在九龍已失，各報只能在本地銷售，至多不過萬餘份，有對開單版機一二架即可應付。全港這類機器極多，且根本裝置在地下室中，無論如何敵人也不能把牠們完全炸毀，所以只要有了好大廈的地下室作排字房，這聯合報一定可以支持到最後局勢好轉或惡化的時候。溫亦以為然，便決定由我約大公徐鑄成，華商范長江，他約中宣部鄧友德，國民日報社長陳訓畬，明天下午一點鐘仍在香港酒店午飯，磋商一切。至於立報以社長成舍我不在港，經理吳範賓在九龍未過海，應如何辦也請溫向鄧和陳問一辭，應邀何人參加，即請他來！

離開香港酒店時，巧遇楊剛，就託他代我約徐鑄成明天來吃飯，然後再去B銀行告訴長江與胡溫談的結果，叫他明天也出席。

在B銀行又遇警報，解除後出來，途經 Dairy Farm，聽說政府已實行管制食品售賣，便走進去，想看看情形。香港的麵包現在除了每早站排買之外，已買不到，這裏所能買的，像 *Crab*。每人只能買一磅的四分之一，定價港紙三角三分。黃油米鹽，二角五分，雜色糖果，半磅九角。此外還有罐頭出賣，買者極少，買的人都是由前門走入後門走出。但如果你由後門走出，再由前門走去買也沒有人管。

回家途中遇到了立報經理吳範賓之弟吳仲揆，我把出聯合版的事告訴他，問什麼人可以代表他作主。他叫我去問鄧友德陳訓畬，這樣立報方面算也已竟通知到了。

回到家已經五時，一天走路極多，晚飯後即睡。

今日報載，香港自十五日起由下午七時半起到翌早六時半止戒嚴，爲了防止不良份子的活動。馬來亞戰事，沒有大變化，美海軍發表夏威夷被襲情形，據說日本第五縱隊在此次戰役中最活躍，日本對歐湖島軍事建築有極詳盡的情報。羅斯福總統已開始調查美海軍有失防範的緣因。邱吉爾昨有電致港督表示慰藉之意。

十七日 星期三

昨夜澈夜炮聲震天，聽說是日軍偷渡未果，今早九時半起大炮戰。今天的炮聲比過去近，顯然是敵人的炮位已移至九龍，過去炮彈多以山上要塞炮台爲目標，今日的炮彈已時時落在民衆聚居的區域。這樣連續不斷的炮聲庶持了二小時。到十一時半，才逐漸疏落，在猛烈的炮擊中，有一彈就像打在我們的頭上，不但戶壁震動，還有土石飛來，全層的人都爲這一彈，嚇的不得了。

十二時和雲川離開榮華台，一出門，看見對面一座樓的第四層爲炮彈炸壞，自來水管也裂開，水正由樓上流下來，適才最嚇人的一彈，原來是打中了這裏。

順着堅道走下去，看見爲炮彈擊死，倒在道旁的尸體很不少。生命這時候就像一條抓在手中的活魚一樣，一不留心就會從手中滑脫。下了山先到中國銀行，想再換點大鈔票，爲了大炮戰，負責的人都不在，業務已竟無形停頓，出來到香港酒店，長江已先在，同時還看到了曾慕韓和幾個其他的朋友。我們正在關心他是不是由九龍搬來了香港，今天看見他，大感安慰，曾慕韓說我到這裏來，目的也是叫大家

曉得我已過了海。他請我們和他一同吃飯，並問了梁漱溟先生和報社情形。

飯後，溫源甯、鄧友德、徐鑄成、陳訓畚各有各的朋友在一起，但都來到了香港酒店。我們便聚在一起開了一次極短暫的會，沒有人反對出聯合報，只是陳訓畚主張邀華僑日報，工商日報等一律參加。他的理由是怕中宣部將來指責他，爲甚麼其他的報還能單獨發行時，國民日報却要參加與他報聯合的聯合版。他的困難，我們都表同情，遂決定推鄧友德去向華僑工商兩報當局接洽，明日下午一時，再在這裏見面。關於立報，鄧陳都說不能代表負責，只好等到聯合報出版時，看能否找到吳範寰再作決定。

會散後，聽說敵方又放了一隻插着白旗的船到香港來，目的還是招降。十二時起炮聲寂然，也是爲了這隻船的來。傳說炮戰停至下午四時，容港督考慮。但這次港督是更迅速的拒絕了那建議。

我知道敵人心胸的狹小，招降不成，今日下午四時後的砲戰必更劇烈，在三時便邀雲川匆匆的回了家。

四時砲聲果然又作，到了晚間，砲聲越來越猛。

今天雖仍有中文報紙在出，但實際上却太沒新聞可看了。本港軍事新聞只是幾張情報部公報的譯文，這公報每天大約爲三次，都是我們前一天坐在香港酒店內已看到了的。世界新聞因爲過去電報皆由香港政府統制收發，現在港政府電台太忙，無法應付新聞電，遂大爲減少。中央社電報過去本會自設收報機收聽，後亦經港政府取締改由港電局代收。到了戰時，這統制的弱點便看出來了，大家明明知道，港戰在太平洋戰爭中並不是最重要的戰場，可是爲了戰爭在這裏進行，主要戰場的情勢竟不大知道了！

今日消息，馬來亞戰事日軍在吉打區有進展已成勢檳榔嶼及威斯來省。英屬北婆羅洲亦有日軍登陸。中英美蘇正在協議應付，反侵略國間的活動，實在是太慢了！

十八日 星期四

預料着昨夜砲火會更劇烈，不意事實却正相反，一夜竟安然睡到天明。

早起又有空襲，猛炸中環街市。十一時與雲川離家外出，先到報社巡視一次再轉到香港酒店，長江先在，他推測聯合報之形成恐不甚易，所以仍在計劃華商復刊。我以為如欲復刊必須將印刷基礎弄定，勿使復刊不久，又因敵人加緊進攻而再停頓。欲求基礎鞏固，自須港政府幫忙，是以一報之行動遂不如數報之聯合行動。我主張先儘可能聯合者合在一起，但採門戶開放政策，設有一報現在不肯參加，將來獨力難於支撐時，願來參加，我們仍表歡迎，我們決定照這意思和大公報徐鑄成商酌決定。

當我在九龍未過海時，曾由報社，拿了我的照片向港政府代請了一張可以通過戒嚴區或戰區的身份證，過後後拿到了這張身份證，但仍須到中央警署或情報部加蓋一個印章方能生效，因為沒有什麼用，一直到今天也沒去蓋過章，和長江談話時想到這件事，也許局勢再緊，我們仍要出來活動時，這身份證還是有用，就託了他們華商的一位同事，替我拿到告羅士打酒店樓上的情報部去蓋了章。

徐鑄成來了，我們和他談了我們的意見，他也是認為在戰時我們反而閒下來未免不對，聯合報如不能辦到各報都參加，先儘可以聯合的聯合他也同意。正說着鄧友德一個人來了，他報告華僑日報工商日報，他都去接洽過，他們不肯參加聯合報仍要自己單獨發刊。還有國民日報也已不肯參加。這本不是意外的事，我們就向鄧說他們參加不參加是另一回事，聯合報應否辦又是一回事。香港的防守戰如果拖長，我們不相信那幾家報會能絲毫不受到戰事的阻礙，像遇到電力斷絕，印刷所被炸，工人星散，紙張缺

乏之類，現在他們不能了然聯合報的意義，我們却不可不高瞻遠矚作些準備工夫，一方團結已停各報的力量，並爲他們預備當他們自己不能工作時，仍有機會可叫他們發揮力量。我們仍希望能通過中國政府在港的代表，向港政府請撥一所大廈的地下室數間，只要作到這件事，其餘我們都可以自己設法，已停各報的聯合報，即可很迅速的出版，將來有一報不能獨力支撐了，就請來參加，我們希望這聯合報成爲各方團結共禦侵畧的象徵。

鄧同意我們的說法：他說他去找港戰發生後由委員長派任中國駐港代表的陳策，商量要求港政府撥給大廈的地下室，並約翌日再談。

鄧去，甘介侯來了，他是搭了一個朋友的小汽車出來的，爲了仍搭車回去，匆匆的沒有談幾句話就又走去。

中午又有警報，據官方的統計這是開戰以來，在香港的第五十次警報。早晨的警報敵機來炸時，炸中了四角油池油已燒起，在海邊就可以看到油池上冒出滾滾的黑色濃煙。我們不知道那是煤油還是汽油，總之從希望長期抵抗的觀點來看，這種物資的損失是很不幸的。

午後從二時三刻起到五時止共來警報三次，我們留在香港酒店沒有動，敵機所炸多在中環一帶，五時警報解除，聽說中環菜市旁的高陞茶樓已被炸中起火。皇后道交通已斷，爲了天色將黑，担心到不了家會戒嚴，匆匆的走回榮華台。

抵家晚飯後，雙方砲戰非常激烈，香港山上的砲打向九龍，使九龍也起了大火。

今晚起，香港電力忽然斷絕，原因不明。

十九日 星期五

昨夜一夜，砲聲未曾間息過，早飯後九時許又有警報。從榮華台我們住房的窗子望出去海面上忽然發現了兩隻汽艇。自從英軍從九龍撤退之後，汽艇在海面上是久已不見了。英人把海港內的船較大的都已自行鑿沉，駛行港澳的輪船金山輪之類的船，有一隻被鑿沉在公共四方街避風塘口，其他小汽艇舢板多被集中到灣仔一帶不許移動，爲了不叫敵人企圖由九龍渡海登陸時利用他們運兵。同時在西環海面還佈置了障礙物，禦防敵人從西環海面強迫登陸。現在這兩隻小汽艇那裏來的呢？是英軍的還是日軍的，很難分辨，這兩隻小艇的目的地是去看海當中的一隻四千噸上下的輪船。在窗口守着那兩隻小艇很久，得不着什麼結論。十時和雲川外出到香港酒店，得到了敵人昨夜已在北角和太古船塢登陸的消息，並經情報部上午十時半所發公報證實，現在是登陸的敵軍正和守軍肉搏中。

昨夜電忽然斷了的原因大致弄明白了，想必是敵人在北角登陸，電力廠的人都已逃光。電力停止，對夜間的香港，現在已沒有什麼關係，因爲燈火管制，有電也已不能充分利用，影響最大的却是警報。今早的警報是什麼時候解除的我就完全不知。我們榮華台的前面東華醫院，即裝有一個警報器，現在沒有電，擴音器失效用，數丈外已聽不清，再遠的地方，自更聽不到。今天中環的警報器是由防護團拿到娛樂戲院門口來用手搖。在香港，現在的生命保障，可說是真降到了極低極低的水準上。

敵機時時在頭上盤旋投彈，大砲彈不斷的從頂上飛過，路上的行人今天已少的出奇，北角敵軍登陸的消息，大約已很快的傳遍了全港。但有一件事還保持着常態，那就是買米的行列，爲了沒有米吃也要

死，他們遂不惜冒死的危險來買米，這是多麼叫人痛心的事啊！

今天，香港酒店平日常見到的人，許多都見不到了。大公報的徐鑄成還在且同了他的幾位同事趙恩源夫婦，沈頌芳等同來。趙氏夫婦是在港變前調幾天才由重慶來香港，我聽見說他們來還未見到，不想今天會在這裏遇見。沈的家住在九龍，他是戰事起來以後借了隣居的過海渡輪來香港買東西並到報社看看，不想竟被截留在香港再回不了九龍。

等了許久鄧友德陳訓奮來了，溫源寧沒有來。大家聚在一起吃飯，鄧說戰事已很緊，一切事怕已說不到，只好看一兩天情勢再定，陳說國民日報今天也已不能出，因為昨夜起沒有了電力。長江今天沒有來。

飯後大家心緒都不安定，似乎感覺到不知什麼時候敵軍就會衝入香港酒店，陸續的全散了。匆匆的和雲川走回榮華台，途中會遇見一次敵機，是到他投彈了才發見，我們連躲也沒躲，一直走回了家，這時炳海也才由外邊回來，他是到銅鑼灣一帶去看他的大哥和朋友，他說銅鑼灣秩序依舊，不像一般人想像的嚴重，北角登陸敵人，聽說正由英印軍隊圍截殲滅中。

下午在門外閒眺，又看到許多卡車載了礮彈下的犧牲者，向西環駛去。

晚飯後自八點鐘起大炮戰比往日更爲兇猛，不過砲火集中的地帶全在北角，顯然是敵人在以大砲掩護，期望輸送更多的軍隊登陸。

敵人在北角登陸，叫我們回想到過去香港的攻守演習。過去某一次的演習中，攻軍佔了優勢自九龍攻入香港，當時登陸的地點，就是北角。基於這一次演習的經驗香港當局在這次戰爭中本應接受他的教訓，對北角的防禦加倍注意，不料此次的演習結果香港當局並未利用，却由日本在港的第五縱隊作爲參

考資料報告了他們的軍部，叫日本運用了那次演習的收獲。英方則甚至把曾經參加那次演習的英軍調去了別的地方，所以我認為港戰的失敗，這個問題也應列為主因之一。

昨天這裏的報紙刊載了一條消息說美國的艦隊已經出動，這消息曾叫許多人爲之興奮，出動到那裏，是多麼大的一隊一點也不知道。今天我們知道一個消息是澳洲和荷印軍隊在葡屬帝汶島登陸，這個島上原有日本的飛機場，澳洲荷印軍隊能先佔領自是好消息。今天還有消息是美國太平洋艦隊季墨爾上將免職，由尼米茲上將繼任，這顯然是美國在調整他們的海軍，自從諾克斯觀察了菲律賓歸美後，一方組了調查菲美海軍被突襲責任的委員會，一方更易太平洋海軍最高將領，都可證明美人的努力振作！可是這種振作當然不是短期內可以收到效果的，也很顯明，我們今日真是只有耐心等待！

廿日 星期六

早起買到華僑日報，紙張小到一張報紙的八分之一，可是報價反而提高了二角港紙一份，英文報也小到同樣大小，售價也漲到三角。據英文報所載昨日下午二時半和五時半情報部發表的公報說敵軍仍續有部隊登陸。

連日中文報英文報都提到中國軍隊的先頭部隊已衝入深圳這是九龍租界地和廣東省界接境的地方，給了中英雙方在港民衆以極大的鼓舞，以爲如果中國軍隊能再迅速推進，九龍和在港登陸日軍都將感到背腹受敵，可是真象如何我們一點也不知道。

今天的消息英方已承認馬來亞英軍放棄了檳榔嶼，改在孫吉河以南建立陣地，這消息顯示新加坡的

前途極為可慮！

今天全天敵機轟炸和大炮的攻擊，輪流不斷。尤其嚴重的是自從電力斷絕之後，本港山頂區已經沒有了自來水，凡是住在半山二樓以上的人家，也都沒有了自來水，因為本來較高地方的水都是靠了電力抽水機抽送上來的，電力一無，水源自然不再上來，幸而半山區地下一層的人家還能有水，我們住的地方正是地下，暫時還不愁無水可用！可是樓上的隣居都下來討水，弄的全屋水濕，且以用的太多，水源有遲緩欲斷的傾向，大家是隣居不能說拒絕不給，叫我們感到異常的心焦，香港再難久守的徵兆是愈來愈顯著了！

今天一天沒有出門，因為我推想香港酒店這個中心也已再找不到人，戰局只有等待，出去也不會有什麼收穫，無聊已極，和雲川下了三盤象棋，入夜失眠不能睡。

廿一日 星期日

早起便有飛機來炸昨天在家枯坐了一天，今天再也不能留在家裏了。雲川的心情也是一樣。十時我們已吃過早飯下山跑到中環。到德忌利士街看見娛樂戲院旁邊的良友理髮館仍在營業，便走進去一同理髮。平日這是一個生意很好的理髮館，因為牠的設備不惡，今天來看，却是太慘了，沒有電燈，全室變成了地獄，尤其是為婦女理髮的地方，本是地窖，過去全靠了抽風機使空氣流通，今天久坐下去，簡直叫人感覺有點窒息。不過生意依然不錯，因為雖然窒息却極安全，不怕炮彈不怕轟炸。但是婦女主顧卻沒有一個，婦女理髮部分，也為男顧客佔領，只靠了洋臘燭，剪完了我和雲川的頭髮。價錢漲到每人港幣一元四角，過去是八角。

在良友我們曾想用電話找幾個朋友，可是電話已不通，據說也是爲了電力的關係。

到香港酒店，平日出入的西門已竟不能通行，大約是爲了砲彈自海而來易於擊中這邊的關係，現在的出入一律改走皇后大道的南門。在酒店中找熟人，看了半天一個也沒有，無意中看到了張今鐸。這還是過海後第一次遇到，他告訴我他們夫婦過海後無處可住，就在西人難民棲止的一個大樓中過無家的生活，劉清揚，楊剛也都一樣，這時同他在一起的有邱茉莉女士（E. Cholmeley）和貝克頓（M. Blackton）先生，我們便在一起吃中飯，吃飯時我和邱茉莉談到了聯合報找房子的問題和我們的計劃，邱茉莉非常同情，她自願代我們去向情報部的麥克都格（D. M. MacDougall）商酌，看是否可由他代我們借獲一個大皮的地下房間。貝克頓也說應當可以辦到，只是懂日語的英人，戰事發生，他正在作新聞檢查的工作。

飯後我叫雲川和今鐸在酒店等邱茉莉的答復，我自己去找溫源甯，徐鑄成，范長江。長江找不到，鑄成的電話叫不通，到華人行去找溫源甯，也不在，警報來了華人行關了大門禁止出入，只好在那裏等警報解除。在這時我才知道國民日報已由陳策向港政府交涉，在華人行三樓找到了幾間房，並已將排字房搬來，還搬來了腳踏印機，他們已能恢復出版，不過所出的是十六開的一小張。

下午二時半，警報解除，回到香港酒店，今鐸，雲川都已不見。在路上我看見了人在分散一種叫「戰時快報」的十六開中文報。我接到一張，才知道就是在吃飯時邱茉莉告訴我的由她任發行人今鐸作編輯而編成的那種報。這張報給我很大的刺激，戰前沒有的東西，現在却出來了，戰前有的幾家報紙想聯合復刊，反而沒有結果，心中真是又慚愧，又有點憤憤！

在酒店看到了今日的情報部公報說，登陸敵軍，被英印軍逐回了快活谷，此外全無變化。

二時半再找不到其他的人就回了家，三時雲川也回來了，據說邱萊莉會領了他去見過羅旭蘇爵士。還有情報都已允許了殼亞細亞行（Shell House）的幾間房給我們。羅旭蘇爵士對雲川表示很希望中國各方面力量都能幫助英國對敵作戰，他還知道香港在動員中國人方面作的不够！他說他約梁先生談一次。

雲川認為聯合報的出版大致已不成問題，我們已應當去找梁先生談一次，我們遂決定明早去灣仔。晚八時我們正在黑暗中閑坐，忽然聽到窗外有極響亮的機關槍聲。走到窗前向海上望去，一片黑暗中像流星一般的紅色榴彈，正向海上突飛，機關槍在西環沿岸顯然很多，這不斷的紅流星給海面織成了一面紅色的珠網，過去我只在節日看煙火時看見過這種景象，應當說牠很美，可是想到那是一種戰爭的場面時，美的意念便全消逝了。這種機槍彈織成的紅珠網伴着牠拍拍的節奏在海面上連續了兩小時才休止，據說是敵人擬在西環海面登陸，結果被擊退。敵人退去，我們才敢就睡。

今日消息說馬來亞戰事中心已移至西岸大露礁一帶，菲島方面敵人又在達佛登陸。這兩地的戰事都和香港一樣，日趨嚴重。

廿二日 星期一

早八時即和雲川同出赴灣仔訪梁先生，爲了大砲轟炸的兇，我們決定走半山房屋掩蔽較多的街道，由堅道穿上亞畢諾道花園道下山，經過港督府一帶，這一帶中炸彈的地方非常多，花園道有許多樹木爲砲打斷，爬山纜車車站外中一大炸彈，柏油路炸成經過地震似的，凹凸不平，埋在地下的自來水管，皆

被炸斷。當我們走到這裏時，太陽從海面上升起不久。空氣清新，路上沒有行人，心上有一種朝曠所給的朝氣，可是就在這時，敵人的大炮又以這一段為目標打來。和雲川急走下山，跑過灣仔海軍船塢一段路，心才安定。這時在我們的前後左右，似乎很中了些炮彈。

找到梁先生一同到騎樓上坐了談話，我們報告了這幾天奔走的情形，和今後工作的計劃，雲川和他說了羅旭蘇希望和他見面，並問他什麼時候可以去一次華人行。就當我們談話時敵人的炮愈打愈兇，同時還有飛機投彈，我認為敵人已在香港東部上陸，灣仔可能在很近的幾天內成為巷戰的地段，堅勸梁先生搬到榮華台大家一起去住。

話未說完，一陣騷動，有人敲門討水，據說就是四樓，為一炮彈擊穿，有人輕傷，急切想有水吃所以來討，弄明白了真象，我更堅勸梁先生速遷，不料就在這時候，一個炸彈落在了距我們不過廿丈的十字街口，牠帶來的風的壓力叫我們的耳鼓都疼的不得了。那一剎那間的震動使全層樓的人都恐慌萬狀，梁先生依然神色不動，這是他的素養使然，可是這也是叫他的學生朋友最爲他担心的理由。雲川黃瓊叫我無論如何再勸他搬，他答應了明早先到香港酒店和我們見面去看羅旭蘇，然後再一同到我們住的地方來！

十時半在敵機和大炮轟炸中跑回香港酒店，今日敵人的飛機大炮特別活躍在全島的東部上空，顯然是在打擊守軍，幫助敵人登陸衝破英印軍的防線，許多人都在担心，因為沒有一架飛機助戰，英印軍的士氣很成問題，也許敵人今日就會衝到中區呢？

在香港酒店找不到一個熟人，人也比平日少多了。香港酒店沒有了自來水，四個僕役在大廳上正在推一具抽水閘，酒店住客已不許沐浴，吃飯時，湯的味道已有一點改變，肉已不是生肉而改吃火腿，食

物缺乏也看出來了，不過餐券倒還保持着一元五角一客。

雲川偕我到亞細亞行去看房未看到，再回酒店遇見邱茉莉，他領了我們再去亞細亞行找亞細亞油公司的經理楊（Young），邱說找一間房已經情報部同意，楊很同情我們的工作精神，因為沒有鑰匙，他便叫來工友用斧頭破了一間房門，把房子裏的東西移到隔壁去讓出來一間房。可是這一間房實在太小，排字架沒有地方放，楊說可以放在過道上。

警報在我們看房時又來了，這個樓在有警報時也禁止出入，就留在樓中等警報解除。過去國民黨在香港的支部，大家都知道在榮記就設這個樓內的二樓，現在陳策也在這裏辦公，他們似乎在進行組織便衣隊，助港當局接亂敵人的後方，樓裏來來往往的人非常混雜。

警報後邱又同我們去告羅士打大樓看另外的一間較大房屋，這也是她事前先為我們接頭過的，裏面正住了一家難民，像是英國人，他們顯然不高興邱的領人看房，因為那將奪去他們一間大屋，可是我們看了之後，也覺得很合用，第一這間房太近海邊。第二如另有外人同居，設排字房也不方便，最後我們還是決定了亞細亞行的一間重回去通知了楊，並定明日先搬鉛字架來。

房子有了，聯合報具體化的問題自然接踵而來，與邱分手，我再回香港酒店看再能遇到什麼人，結果一個也沒有只遇見了華商報經理張惠通，我請他設法通知長江，告訴他聯合報已可實現，請他明天來香港酒店，共商進行。下午三時就回了家。

今天炮戰時，香港的炮打中了九龍旺角旁的一個油池，在我回去的路上，看見那油池在陽光下都看得見他燃燒的火苗，火苗上滾滾的黑煙遮却了半個藍天。

香港在戰爭中，天氣反而異常的和暖，半山上的太陽晒的人有點慵懶，海因為沒有船隻往來，顯着

特別的幽靜，今天因爲回來的早又因爲看油池的火，我才發見了香港在戰爭中反而有了靜穆之美，在般含道警察宿舍前我眺望了很久。

晚飯後，那油池的火，照亮了海面和平個天，又看了許久油池上的火舌飛舞才睡。

今日消息，日泰同盟協定有效期間十年，昨在曼谷簽字，美國全美艦隊總司令山金氏繼任（原爲墨季爾已免職），金氏所遺大西洋艦隊司令一職由股格索爾充任。

廿三日 星期二

今早本與梁先生約在香港酒店見面，九時黃瓊來說他已到了酒店，我和雲川連忙出去，走到堅道，却遇見他迎面而來，據說在酒店中他遇見了長江，他告訴他戰事消息很不好，英軍被日軍壓迫後退，戰事現在已在黃泥涌峽，再過來一點，便在跑馬地了。我們遂一同再回榮華台。經過一度商洽，我們決定作陷落的準備，一方請炳海去設法另找一個新的隱匿地方安頓梁先生，一方由我和雲川出來買點吃的東西並再到香港酒店探聽探聽消息。十時半到酒店，長江還在那裏，邱茉莉也來，証實敵人至黃泥涌峽的話不錯，英印軍是否能再建成新防線阻敵前進，尙不可知。消息這樣壞，對聯合報的事當然無從談起。

在這時看到了黎蒙夫姑還看見了已故申報主人史量才之子詠唐和他的朋友。史住在由跑馬地向上走不遠的藍塘道，昨夜敵人已到過他的家，所以他們今日絕早就逃了出來。據說敵人到他家的經過是：昨夜八時有幾個敵軍摸到了他的門口兇猛的敲門，最初以爲是爛仔搶掠，後來感覺不像，又聽見敲門的人聲，像是說日語，史有一個到日本留學過的朋友住在他家，跑出去聽，果然不錯，他們知道是敵人已來，

如果不開門說不定會全體被他們屠戮，就開了門，史詠庵乘機從後門溜到了隔壁的一個朋友家裏去。進來的是一個伍長，帶了十幾個敵軍，那個留日學生接待他們，問他們的目的，他們先索食物，史家把所存罐頭麵包餅乾都搬給他們，敵軍還不敢吃，每開一個罐頭，一定要叫那個留日學生先嘗一口，他懂得他們的心思，於是不論什麼，都先吃一點，以釋他們的疑慮。一邊吃一邊閒談，他便乘機和他們訴苦，說香港米很困難，東西不易買到，現在他們一頓把所存食物吃光，明天就要挨餓，那個伍長說不要緊，他可以領着去拿米，有的是，說着便叫他隨他去，他只好跟了走，到了距離不遠的一家，走進去，用手電筒照着看，地下，八個尸體，他嚇壞了，推說米不好拿，踉蹌的跑了回來。

這十幾個敵人在他家留到十二點，還不肯走。吃的東西之外，又討了許多皮鞋，因為他們的鞋都爬山爬破了。最後還要「花姑娘」，那個留日學生一再央求，說這裏沒有年青的女人，都是老太太，請不要驚嚇她們，敵軍一定要求看一看，他找了一間知道是年紀大的女眷的房，推開給他們看了一眼，又連忙關起，並說我已竭誠招待了你們，盼望你們也能優待我們一點，再三婉懇，他們才肯罷手。臨行留了一張字給他們，叫他們不要怕，儘可安居下去，再有日軍來給這張字給他們看，便可無事。他們看到鄰居一家八口全部被殺的前例，又想到供應的困難，所以今天就在絕早的時候逃下山來。

這個故事當然幫助說明了跑馬地一帶今早已可能淪入敵手。同時從邱茉莉那裏知道，自從退守香港之後前綫的英印軍，義勇軍，就沒有換過防沒有過休息的機會。再希望支持的久恐怕事實上已不可能。我們爲此遂又想到香港中國人力未被充分用於抗敵的可惜！

離開香港酒店在道旁爲小孩子們買了一點糖果，又用港幣八元買了一桶蘇打餅乾。英軍退守香港之後，爲了爛仔的猖獗，香港的市場完全改變了。大的商店，白天也都不敢開門，爲了換一點現金維持同

人生活，便在門外設一小攤，少拿出來一點貨物出售。這時的物價是日用必需品無不倍增，而非必需的消費品却反而跌了價，像朱古律糖，便是越好的越比戰前便宜，尤其妙的是派律牌（即老刀牌）香烟竟與駱駝牌同價，就是因為派律牌吸的人多，貨缺少了。

中環一帶人行道上，完全變成了攤販集中地。政府統制的麵包，市場上也有出售了，不過價錢已高到一元三角一磅。（戰前只七八分錢）麵和製作方法都顯然比戰前壞。

今天順便會到被炸的高陞茶樓去看了一看，高陞後面中了一彈，最炸的兇的地方，還是中環市場對面那兩家銀號的地段，高陞對面的加拿大餐室也被炸了。我走過時，正有幾十個爛仔，流浪兒童，在扒那廢墟，搜求未燒毀的餘物，有兒童找到一件較好的東西，也許即刻被大爛仔搶了去，這時候有一個騎了摩托自行車的英捕走過，停下來，想逐散那一羣。可是英捕今天的權威也不像過去那樣神聖了，他趕不散他們，最後他掏出手槍來鳴空槍向天示威，才把他們嚇走，可是當他跨上摩托自行車尚未駛開時，那一羣又已合攏來準備去繼續翻掘了。

這是多麼叫人感覺不安的現象啊，一面抗敵的防軍沒人代替，一面爲了生活，使成羣的人力用在翻掘廢墟上，還要勞警察維持治安。誰實爲之？孰令致之？

到家時，天已黃昏，梁先生，黃瓚，今夜都留宿在榮華台，我們覺得灣仔說不定今晚就會有變！

今天的消息菲律賓又有大批日軍在呂宋某處登陸，馬來亞東北部英軍已自新高打南四十五哩的科拉克萊後撤，撤到那裏還不知道。

夜間炮轟不斷。

廿四日 星期三

早起買到報紙，看見昨日下午五時半的公報，說英軍已重建新戰綫阻住敵軍，敵軍要衝破此綫當然還要一兩小時，早十時我和雲川再赴香港酒店，一個熟人也找不到，在酒店門口碰到端木蕮良，知道周鯨文已由聯合道搬到交易行的公事房裏來住，他那一帶已成爲戰區，到交易行和周端木談了一陣周計劃再搬，端木的夫人蕭紅女士，據端木說正住在那附近，我們知道她的肺病在九龍時已很嚴重，現在又遇到戰爭，東遷西搬，飲食都成問題，真爲她着急。十二時重回香港酒店，遇到了張今鐸，他又去找來邱茉莉，在一起吃中飯，邱說戰綫雖然縫合，不過情勢依然不可樂觀，聯合報的事，只好過一二次再談。關於香港的戰局我們一致感到應當有增援的辦法，才能談到守的住。於是我們遂共同商討出來三項辦法，（一）香港進攻日軍，沒有大量空軍掩護，應當用空軍予以打擊，自其他戰場調動空軍來港或者緩不急急，應請中國先派空軍來接。（二）中國軍隊已進至淡水，如能有人冒險由香港深夜偷出，到淡水與中國當局接洽，先用小船乘深夜偷渡幾千人來港增援，或在九龍登陸，亦可立解香港之圍。（三）中國軍人如翁兆垣，張貞，方振武皆在香港，如能立即在港募集中國義勇軍，交他們指揮，作爲補充防綫及使英加拿大軍部分的獲得休息之用，亦必大有補於戰局。辦法決定我們又商定把他具體用中文寫出，並譯成英文，如梁先生同意明天就請他與羅旭蘇見面，並將這意見交他轉達香港政府當局。

邱主張今天就去訪羅旭蘇一次，看他在不在華人行，並爲梁約定時間。到華人行，羅不在，華民政務司那魯麟（Wolfe）正在那裏。戰後港督指派羅旭蘇專辦華人事務，那魯麟爲他的輔佐。邱說我們不

妨和他先談談。在華人行二樓的騎樓上，我們會見了。

剛剛落坐，適有敵機在附近轟炸，砰然一聲巨響傳來，那魯麟忙邀我們到室內來坐，他並匆忙的從桌上拿了一頂銅盔，戴在他那和童山一樣濯濯的光頭上。

那魯麟也是老香港了，三年前我在香港辦立報時，他就在作華民政務司，我們從上海流亡來港的文人，給香港帶來了不安，那時抗日，還只是中國人的事，我記得那魯麟曾招邀我們到他的辦公室去，每人給一張印就的中文紙條，上面寫了許多單字，如「敵」「虜」「姦淫」「焚掠」之類，他說：香港是中立地帶，中國報在香港印行不能用侮辱英國友邦的字樣，這個紙條上印的字，一律不許再用。

當時我們會以兩個問題，問的他不能回答，（一）如果蔣委員長發表一篇文告稱日本為「敵」，難道我們能够更改他的文告？（二）像「姦淫」「焚掠」的字都不能用，事實上，我們的敵人是在姦淫焚掠，請問應當用什麼字代替？

他最後的答復是蔣委員長公告中的敵字可以照用。以外則須以「日」代「敵」；至於「姦淫焚掠」，如果確有其事自然可用，但仍希望少用，以免刺激感情。

當時我並不怪他，他執行的是張伯倫大人的綏靖政策，而那不得罪日本的決定，最後修正到「希望少用」，也正是我們常見的官僚主義作風。

三年後的今天我們再見，我已感覺到他很可憐了，他我們這些，過去他認為可以任意決定我們的命運的香港民衆，現在已很客氣，而且需要耐心聽我們說他並不喜歡聽的話了。

邱茉莉對他介紹了我，並說明了我們的意見，且說出打算把他作成書面的建議，交給羅旭龢轉給港政府。他很安靜的想了一下，然後說，請中國派飛機來那是好的，但可能麼？說叫人偷到淡水去再偷運

軍隊進來，誰肯去？還有偷運軍隊來，是便衣的還是着製服的，中途日本的海軍能不能放過？帶不帶武器？

我們說偷到淡水去，我們相信找一個肯冒險的英國人和一個肯冒險的中國人同去，似並不難。偷運來的軍隊，最好是便衣，不帶武器，如遇敵軍也還可以欺騙他們說是老百姓。

那魯麟的樣子很不以為然，他認為便衣太危險，那將使香港秩序大成問題，他這話真有點出我意料之外，我由此才感到統治者的心理，真是怕民衆甚於敵人。說到武器，他吞吐了半天，才說，他不知道，但也許五千人的裝備，香港無力負擔！最後他却仍贊同我們提出來書面的建議交給羅旭蘇。我們就約了明天再來。

香港已負擔不了五千隻槍的裝備，我覺着香港的前途真是太渺茫了！

五時回到榮華台把一切告訴了梁先生，雲川便起草那個書面的建議，當晚草成，本打算即夜由我譯成英文，不能點燈只好作罷。

今天知道英首相邱吉爾到了華盛頓和羅斯福會談。國內的國民黨九中全會已閉幕，宋子文代郭泰祺任外長，沈鴻烈代陳濟棠長農林。陳聽說是爲了夫人病來港現在還在香港。郭作外長的時間要算相當的短，爲什麼緣故又更調，無從揣想。

新加坡戰事，英方已退至怡保西北十五英里的卡爾甘薩，重建新陣綫。菲律賓方面日軍在馬尼拉北一百五十英里的仁牙因灣，於海空軍掩護下，大量登陸，據說多至八萬至十萬人。

今天在香港酒店聽見說愛潑斯坦，前幾天去英皇道探訪，頭部中流彈已死，這真是一個不幸的消息，不過我有點不相信。雖已有四五天不見他了，我總想，他是隱匿了起來。

今日下午敵機曾大炸全港，西環落彈尤多，沿海一帶倉庫起火，入夜仍在燃燒。睡後榮華台附近曾中數炮彈。

廿五日 星期四

早起，將雲川所擬建議譯成英文。早飯後九時許與梁先生雲川同去香港酒店，找到邱茉莉將英文建議稿交邱，請他代為修正，並用打字機打出，邱說下午二時可辦就，屆時當來同往華人行訪羅旭蘇。梁先生即利用上午時間約周鯨文來香港酒店閒談，並以建議給他看。中午大家同在香港酒店吃飯，梁先生因為茹素沒有吃什麼東西，這裏的飯也是愈來愈壞了。

下午二時邱茉莉來，同梁先生去華人行，羅旭蘇適在，羅不能講國語，但可以聽。梁先生說話時我和邱茉莉，分任了某些他不了解的話的翻譯。他對梁先生講了許多景仰的話，對那建議，他以為向港政府他可以去談，但對陳策，最好梁先生也去談一次，他並贊同梁先生逕電蔣委員長請求速援香港，這個電報，他可代發。但到最後他却嘆息着說，「從開戰以來，我們真是浪費了許多時間，現在這一切作的是太晚了，太晚了！」

離開華人行，我們便到亞細亞行去找陳策，據說陳方才乘汽車離此，一同再回香港酒店，得到前線被擄潰，港督已下令停戰的消息，我便和邱談了一下陷落後的準備，我建議她到醫院中去作看護，改過姓名，如果我們離港時，在可能的環境下，我可以設法幫助他同走。她去和另外的朋友商酌了一下，回來告訴我，她決入瑪麗醫院去工作，名子改為 Joan Brooke 然後握手互道珍重而別。

下午三時許，我們一同回榮華台，炳海經過兩天的奔走，已在般舍道下××台找到了一個新的隱匿地方，計劃着，香港陷落，梁先生雲川和我三個便搬到那邊去住。因為榮華台他的家，我們寄住，經過這麼多天，已成爲公開的秘密，決不能再住下去了！

下午六時，聽到了港方已樹白旗，日軍先頭部隊已到香港酒店的消息。——香港終於陷落了！

今天是中國的雲南起義紀念，是西人的聖誕節日，往年的今天在香港，我們一定看得見金港狂的狂歡，今夜却是金港漆黑，只有旺角油池還在燃燒着的火苗，表示着這世界未全被黑暗所籠罩。

馬來亞，菲律賓的戰事，一天天的危急，香港從今天起且淪入敵手，日本在太平洋上的猖獗，爲了民主國家的毫無準備，不知道何時才能受到打擊，瞻望前途，不禁有點憂心若焚，今晚我們所談多集中在如何離開香港，自然這也不是性急的的事。

一直到昨天我還想着聯合報，想着在香港奮鬥，今夜是全幻滅了，下一步計劃是離開香港再找可努力的地方，早經決定，但如何使牠實現，却又不能只靠主觀決定，而要看客觀環境的推移才能確立計劃了！

這一夜睡的不熟，顯然爲了思想紛亂！

廿六日 星期五

早晨還未起床，聽到門外有喊賣報紙的聲音，忙到門外去買，買到了華僑日報和國民日報，在華僑日報上證明了敵人已於昨日佔領香港。華僑日報我早就知道他們是抱着「誰來給誰納糧」的意念，打算

繼續出下去的，他記載敵軍佔領香港這條消息時，寫的真够冷靜，冷靜到入會懷疑他們的血也是冷的。他們很輕描淡寫的說「日軍已於昨日下午六時佔領全港」，也許他們在以為自己很客觀，可是今日的日本不正是英國的敵人，也是中國的敵人，而且這種法西斯主義的攻略也是人類和正義的敵人，怎麼能坐視無視或以為自己是旁觀者？我想他們的知識既能辦報，當然不應連這個也不懂，那麼今日的粧成旁觀者，大約還是為保持自己的利益遂不顧一切罷了！

國民日報，還在出，最叫我驚訝，買後翻閱，並沒有香港被佔的消息，我推想他們的報是昨日下午就已編好，當時還不知道日軍已佔全港的消息，社長編輯都已離開印刷發行部照例的將報印就發出，不想已是兩種局面了。

局面既變，我就決定與梁先生雲川黃瓚即刻搬到炳海給找到的新址去住，新地方是廣州知用中學的一個小學部在四環××台，早飯後，九時半我們離開榮華台經般合道走了去，路上沒有遇到什麼人，也沒有遇見一個敵軍，我們推測敵軍不會這麼快控制全港，但相信再有一兩天，一定會全部控制，所以儘早他遷也是為此。新地方的房在三樓，全層都被我們佔用，過去那只是一間教室。炳海給我們借了一張床三條板櫈三副鋪板，六張木椅，一個方桌，兩張教室裏學生用的書桌。就在這層樓的下面，還有一層也是知用小學的校舍，留有一個女僕和她的兒子作留守，炳海就託了她給我們燒飯。

我和雲川黃瓚把房子佈置了一下，牀給梁先生睡，黃瓚睡兩條板櫈支起來的一副鋪板再用四張椅子支起另外的兩副鋪板由我和雲川睡。

我們四個人中只有黃是廣東人。以後外出活動和在家內的應付都要靠他了。

由今天起我改換了中服，十五年來常在大都市中生活，不但習於着西服，且已連一件中服都沒有。

在時局緊張時，我託炳海的外甥用四元港紙給我買了一套廣東式的短衫褲，前兩天黃瓚有一個朋友送了他一件絲棉長袍，他穿着不合身，我穿了正好，他就送了給我。我今天就由這兩套衣服裝扮起來，不過自己也不信這服裝已能使我像一個知識份子。

房子方收拾好女僕的兒子跑來通知，說有爛仔在隔壁收保護費叫我們準備。

全港爛仔在分區逐家收保護費的消息，我早就聽到了，不想方才搬來這裏就已遇到，保護費是担保不搶掠，可是這種担保，在社會秩序完全紊亂的時候，能有多大可信的價值？爛仔的分區，也不盡可靠，爛仔在港本有粵閩兩幫，近年來又添了滬幫，他們之間也是相互衝突的，在這矛盾中，甲允許保護，乙丙來時又當如何？

不過保護費在來收時，我們是不能不付的，因為那性質，事實上是變象的搶掠。我們決定他們來時，請黃瓚向他們說明，這裏本是學校，現在來住的是由九龍逃來的學校教員，沒有東西，也沒有錢，現在湊了身上僅有的錢給他們希望他們以後不再來打擾，並決定了付錢時，每人出幾塊錢來湊，叫他們知道我們真是沒有錢。

計議方定，已有人在叫門，黃去開門，三個人一擁而進，短衣，歪戴着呢帽，是我們很熟習的爛仔裝束，三個人進來後，一個趨向陽台去瞭望，一個守住門口，一個開口辦交涉，每人腰間都有一物凸起，暗示那裏有一種武器，也許是槍，也許是匕首。事實上或者根本只是一種兒童玩具，可是他們爲了生存而冒險的勇氣，已足使一般人不能不付錢給他們了。

梁先生雲川和我也都很鎮定，我正讀一本「墨水街」(Street of Ink)英國的報紙發展史；梁先生在「看錢移作的「國史大綱」，雲川手裏也有一本書。我們看他們進來，抬頭望了望之後仍各看書，任山黃

去交涉，他們要每人保護費港紙十元，黃一再要求減少，他們不肯，結果只好照付，黃依照計劃向我們三人索取，湊成四十元交給了他們，才揚長走去。

我們這裏的陽台雖只一尺多寬，不過可以看到的方却不少，太平戲院，就在眼前皇后大道西，往來的人都可以看得清他們的面貌，九龍由深水埔到旺角一段正對着我們的樓，昂船洲離着我們比九龍好像更近些。

今天從我們搬來之後，便看見皇后大道西馬路上，來往的貧苦民衆依然不少，而且每個人都是負了東西走，我們漸漸發覺他們是去搶搬大道西那些倉庫中儲藏的東西了，人愈來愈多，搶搬的東西體積愈來愈大，我心私付，這裏怕會無謂的犧牲許多生命？

搶搬無疑是出爛仔開始的，後來效仿者，其中必多良民；敵軍對物資例來不肯放鬆，最後鎮壓，打死的是良民。可是有什麼辦法阻止這不幸的場面發生呢？

下午大道西上已形成了大搬家的行列，敵軍一車這時開來了，載重車上的敵軍，土黃軍裝紅領章，頭上戴了附有遮耳部分的軍帽，到了大道西，便下車佈崗，接着我們就聽見了槍聲，看見羣衆的奔逃，不幸果然發生了。

一陣紊亂過去，街上人影全無，只剩下了站在街口的敵軍，二小時後，這些敵軍，又由載重車運走，可以想見他們的軍力不敷分配。敵軍撤去，街上又有行人，過了一小時又有十餘敵軍步行開到。再在太平戲院左右佈崗，一個老婦人由西向東走，敵軍以預備放的姿式拿着槍，阻止她前進，她忙跪下叩頭，叩頭後站起，敵軍仍以手作勢令其蹲下，她顯然不懂他的意旨，便想衝過，敵軍開槍，老婦倒在了街心，以同樣的情形，我還看見他打倒了一個男人，槍彈打在臀部因為他跑的快一點。這簡直是以人在作

槍靶，以殘殺無辜作遊戲。在樓上看着，血在我全身內沸騰起來，可是又有什麼辦法！

殺過二個人之後這崗位又撤了，我們凝視那橫在街心的尸身，忽那男人已在移動，先翻了身，既而坐起來，看見另外有一個人走過，他向他乞援，等他把經過告訴了那個人，反把他嚇跑了。但這個男人，過了不一刻已能自己站起，緩緩走去，大約他受的傷不重，只是嚇暈了過去，所以能够很快的恢復，但是他一樣流了很多的血，他走了之後，馬路上猶留下了一片殷紅。

大陽偏西，我們吃了晚飯，街上再沒有了人，夜幕下垂，香港第一次有了她破天荒的安靜，靜，沒有光，簡直是一個死了的世界！

雲川，我和梁先生在黑暗中閒談，談到北平，那我也是梁先生長大的地方，談到最早的報紙，談到辦愛國正宗白話報啓蒙畫報的彭翼仲。

梁先生告訴我，彭是他的親戚，白話報在彭逝世後，他還接辦過一個時期，後來不能支持才停版。這完全是我不知道的事。我只知道梁先生曾和李石曾在天津辦過報，不想他還有更早的辦報歷史！

彭翼仲是我在很小的時候，便留有強烈印象的一個新聞界前輩，爲了辦報指摘當道，曾充軍新彊，可是赦還之後，依然在報上再接再厲的言所欲言，在文體上講，用通俗文字，在報紙上上述說大道理，他也是開山大師，可是這個名字已漸在中國社會中被遺忘了！

他辦的啓蒙畫報合訂本，在我七八歲時，曾是我喜歡的讀物，這個畫報灌輸了許多科學常識給我，像瓦特因爲水沸發明蒸汽機，世界人種的分類，五大洲的形狀，我都是出該畫報而知道的。這畫報是十六開，上面三分之二是畫，下面三分之一是文字，文字往往是白話有韻的歌。

在北平時，我曾搜集過中國的畫報，想寫一本中國畫報史，當燕京大學新聞學系舉行第一次新聞討

論過時，我即以中國畫報的發展爲題講過我搜集所得的結果，北平淪陷，藏書完全散失，這次大戰之後再想找我以前搜集到的材料怕已很不容易，啓蒙畫報，在北方是一個中國畫報史中值得大書特書的畫報，只怕想找一個報樣，也找不着了！

七時我們全體就寢。

廿七日 星期六

早起盥漱後即到陽台前眺望。搬過來之後我們可能作的事已只剩了看書，閒談，眺望這三件事。陽台，今天對我們的意義，完全和囚徒與牢獄的窗子相同。我們已把自己拘禁起來，爲了怕被敵人發見，更怕被漢奸發見。

今天皇后大道西，從陽台上望去，行人比昨天多多了，但是沒有一個穿的稍微整齊的人。我懂得，家無隔宿糧的老百姓是什麼也不怕的，因爲飢餓比什麼都可怕。

從昨天起我們就決定了吃素，不只是爲了梁先生，也是爲了肉買不到，早飯後，炳海來了，他改穿了極舊的廣東短裝，據說街上日軍佈防的崗位並不多，不過榮華台從昨天起已無水可用。過去我們住的地下這一層本尚有水，昨天也沒有，用水需要到山下走去挑。

舊居昨夜還發生了搶案，在有人開門時，強盜混進了門，搶掠後出來，樓上被搶的人呼喊，恰有一個警察住在這樓內，聞警開槍，竟把那搶掠者打死在門外。

今早華僑日報仍在出版，買到一份，只有一些本港情形，而且只限於中環一帶，第一條新聞說本港對

滬粵漢交通即可恢復，這完全是迎合想走的民衆心理的一種安慰，我推想，他們還無從採訪到這類消息。珍炳海和梁先生談話時寫了一張條子通知家人這邊的生活狀況，託炳海給帶回榮華台。

續讀「墨水街」。英國初期報紙的發展過程，喚起了我許多在北平報界中生活的回憶，那經過有許多地方竟很相像！

除了讀書之外今天曾和梁先生談了許多關於他從事農村建設運動以及確定最近努力目標的經過。

梁先生告訴我，他是廿四歲到北大教書，廿四歲之前曾作當時內務總長張耀曾的機要秘書，張也是他的親戚。當時張係代表國民黨人開，這一個機會叫他對中國政治內幕有了極清晰的認識。

他之入北大是因為他早經范源濂的介紹認識了蔡子民先生，而蔡先生之禮聘梁先生授印度哲學則因為讀過他在東方雜誌發表的「究元決定論」一文。

梁先生初以對印度哲學並無研究堅辭不就，蔡先生以教學相長教亦是學相勉，才勉強答應，但當時還未去上課，爲了張先生處的工作不能放手，而託許丹先生代課，直到張下台許有病，才去任教。去教書時，學生中還有一個是他小學的同學，且爲異兄。而年事相若的學生更多。（張中府馮友蘭當時皆在北大讀書）

梁先生還告訴我他小的時候並沒有讀過四書五經，這話是他當面告訴了我之後，我才肯信，我小於梁先生十五歲，我還受過念背打的教導，他會未受過，這是我最初不肯信的第一個理由。第二個理由是我讀過梁先生著作的都知道他對中國文化有極深遠的認識，不似未受過中國傳統教育的人。經他告訴我那都是他後來翻閱的結果，我覺得梁先生這個實例，對一些主張必須讀經才能維繫中國文化於不墜的人，實在是最好的當頭棒。

和梁先生長談，還使我知道了他是爲行而求知，知後即求行的人。他常說：「我並不好談學問並沒有在這裏著書立說，我只是說我想要說的話。我……對於事情總愛靠實，總好認真，……自從會用心思的年齡起，就愛尋求一條準道理，最怕聽『無可無不可』這句話，所以對於事事都自己有一點主見，而自己的生活行事都牢牢把定一條意義去走。」（見梁著「東西文化及其哲學」自序）

他一生可以說知道一步就想做到一步，這種腳踏實地的精神自非一般盲目清談「中國文化世界第一」的人，所能望其項背。

他自己和我說「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中的見解，他久已感覺不滿，自民國十五年，即會着手寫「人心與人生」一書，不過至今尚未出版。這些地方都可以看出來，他孜孜不倦日求進步，不自滿足的精神。

在和梁先生共事之前，我只在重慶鮮特生先生家和他見過一面，雖然在十幾年前就讀過他的書，若干年來都知道他在努力於鄉村建設運動，可是事實上，我應當說在共事之前並不能算十分了解他。共事之前，我們會談過一次，但那是事務性質的談話，並未觸及思想範圍，三個月共事時間，同時每天有機會讀他在報上發表的「我所努力的是甚麼」和「中國問題」才比較清楚的了解了他的政治思想，和哲學，但最叫我感到深刻印象的還是他的爲人。「言篤信，行忠敬」，我覺得他是一個忠實的履踐者，這種篤行精神，對於和他接近的人，都會有一種精神方面的感召，我在環繞着他的學生或朋友身上，隨處都可以找到這類徵驗。

也就爲了他的這種精神，使他成爲一個求社會進步的推動者，而不是空想的哲學家！

他的從事鄉村建設運動，是因爲最初他認爲中國的問題在鄉村，從建設鄉村一滴一點的作，依百尺

之台起於壘土的原則，中國逐漸可以走上軌道。他懸着這個理想，北伐後初求實現於廣東，未能如願，（曾被任爲廣東省政府委員未就），再與梁仲華等合作於河南辦河南村治學院，以戰爭停頓，之後始到山東，在鄒平辦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在鄒平時間爲較長，成就尤大，至山東爲敵侵入方始罷手。

在山東的時間應說在他的思想得到了實際實行的機會，在實施中，當然他自己對問題的認識會更深入。山於抗戰的發動，也因爲若干年的體驗吧，我想。他已知道由教育民衆作起太慢，在中國有點緩不濟急；太被動，任何的政治實際力量，一舉手都可以把你辛勤多年的收穫粉碎，所以在抗戰後他的目標遂集中於中國政治的改造，自國防參議會在南京成立，他受聘爲參議員起，即以全力爲政治而奔走。他曾深入華北敵後視察，憑所見所聞而決定中國只有團結，進步，才能抗戰獲勝，才能建設新中國，以後的行動，遂一以此義爲指歸。

梁先生爲了早年傾向佛敎，養成素食習慣，至今除雞卵外不吃葷腥，但亦不固執的非吃純素不可，與不知道他吃素的友人共飯，他亦能吃有肉炒的青菜佐餐；至於衣服，更是蔽體禦寒而外，他無所求。個人生活如此簡單，又無家累，（夫人已逝二子在中學讀書）遂能一切不爲物囿而求心之所安，對這樣的人，誰能不肅然興欽敬之念。

是夜因爲大家談話興致極高，十時始睡。

廿八日 星期日

早起買得華僑日報，仍無他地新聞，只有本港報道，據云秩序漸復。廣州香港間，香港九龍間的輪

船即將復航。早飯後，炳海來，攜來南華日報一份，始知此注逆機關報已竟復刊。亦爲八開一小張。在這張報紙上，有一篇文章記述該報經理編輯，在港變後，隱匿起來怕英人逮捕，及日軍一到即去哀求敵報道許其出版的經過，同時有一新聞，報告九龍失陷後，會被爛仔大掠。彌敦道，太子道，九龍塘，九龍城，深水埗，幾乎沒有一個地方倖免。自己的家和朋友們家裏的情形不知已成甚麼樣子！

同時知道報紙還有注逆系統的天演日報，自由日報皆將復刊，敵人所辦的香港日報（有中文日文兩版）已復刊。此報依推想本應多有一些新聞，但亦竟無物可讀。

據炳海說，今天街上已有日軍司令官的佈告，說十元以下的港幣可以通用。十元以上者暫緩。這個決定，必然引起了整個市場的紊亂，結果敵軍恐非改變辦法不可。

下午四時天空中飛來了五十七架飛機，在半天上往來示威，並散放傳單，據說是日軍今日正式舉行「入城式」，陸軍亦列隊在香港主要街市上游行。西環比較冷靜，陸軍行列並未走到。下午發見我們隔壁的一個意大利天主教會所辦學校已爲敵軍駐入，三五敵軍正在試乘一架機器腳踏車，這輛車大約是他們的戰利品。

四時後黃瓚會隨炳海同出，這是我們四個人中第一個離開住所出街。黃回來說，就在皇后大道西，看見一個廣東人被敵軍罰在道旁頂石而立，因爲他經過敵軍崗位時，沒有脫帽。

入夜續和梁先生閒談，今天談的主題是韓復榘，因爲我詢問韓在山東時，對鄒平工作是否全不過關，話題就由此引起。

梁先生對韓的最後態度所以暗昧有很詳細的陳述，他說那些情形對中央他曾談起過並會盡過力。不過對鄒平，韓的態度却還好。是晚也是談到十時才睡，夜內冷得很，我和雲川，每人只有兩張薄毯，感

覺凍的不能睡。

廿九日 星期一

從昨天起我便讀梁先生所寫的鄉村建設論文集，是昨日下午黃澄燾炳海外出，特到炳海家爲我取來的，爲的是叫我更清楚梁先生在鄒平的工作，今早起仍續讀。因爲外面秩序並不太壞，雲川就想在今天也出去看一看，目的在找朋友，找逃出香港的路，梁先生早起便寫了兩個便條，一給甘介侯，一給俞寶澄，看他們是否平安，交雲川和黃瓚，叫他們兩個人一同去跑馬地去看看。

早起曾買到復了刊的汪逆機關報自由日報，毫無新聞，又買到日人機關報香港日報，這裏面有一段關於英香港總督楊慕琦向日投降的經過，是特有的消息。根據該報的報道說，楊慕琦廿五日下午六時許由港過九龍，先至聖保羅醫院，因敵人的司令部原設在那裏，但司令部事實上却設在半島酒店。楊又轉至半島酒店。當時日軍司令與英港督的對話，據說是先問是否已願投降，答已願投降。問是否已下令停戰，答業已下令停戰。問閣下命令是否有效士卒已願停戰，答士卒業已停戰。談後日軍司令即表示接受他的投降，時間是下午七時五十分。

同時該報還有關於昨天日軍舉行入城式的記載。除了吹「皇軍步武堂堂」之外，還說在港督府開了慶祝會。

下午雲川先回，據說炳海和黃瓚去了跑馬地，他曾在中環一帶巡視。中環已有帆船舢板可以渡人去九龍。他曾在途中遇到過報社編輯施君，施說俞寶澄家的隔壁曾有一日被掠二次，鄰女一夕被強姦三次

的事。

傍晚黃李同回，他們兩人沒能到甘俞二家去，因為跑馬地山峽道向東南走到黃泥涌道的馬路有敵兵把守不能通過。李有長兄住在利舞台附近。李曾試去探視，路倒走通了，李的長兄家敵軍也會去光顧，只拿了些香燭食物去，沒有很大的騷擾。山幾個消息參證，大約跑馬地一帶敵軍的紀律很壞。

雲川今日回來後說，他打算明早過九龍去看看，我可以離港的關係，我也決定了明天同他一同過海。今晚因為日間讀了一天梁先生的鄉建論文集，便把在讀該文集時產生的一些疑問提出來請他答復。梁先生說他還有幾本書可惜不在手邊，不能都給我看。

梁先生的鄉村建設辦法是在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下設三個組織（一）鄉村建設研究部，為研究理論，決定作法的機構；（二）鄉村服務人員訓練部，養成人材；（三）實施鄉村建設的試驗區，為實驗的場合。試驗區以受過訓練的人員（限於本鄉有知識的民衆）為主，從事改進鄉村經濟，政治，文化的工作，研究部則派人參加立於輔導地方。

這一些辦法都很能適合中國農村的要求，所以在農業改進上，在鄉村自衛上，在教育提高上都很有些收穫，可惜的是在抗戰後，這些努力的成就，全在敵人和不良環境的影響下毀掉了。只就自衛力量上講，他們離開山東時曾從地方上帶出來五千隻槍和更多的人，這就是平日訓練的收穫，不過以後還是星散了，爲了環境，言之令人浩嘆。

十時睡。

卅日 星期二

早起買到自由日報一毫港紙一份，無何消息，但已有敵方供綹的馬來亞方面戰事的短訊，說日軍已渡貝拉河，本港新聞只轉錄了日軍司令官所發通用十元下港幣的布告。

今早起我們這裏已經沒有米，買了麵來煮食，食後即與雲川同出赴炳海家，爲了拿米，也爲了看看家人，還打算有可能就過海去看一看。

這是在香港淪陷後第一次走出知用小學的房屋。我們走皇后大道西，轉荷里活道上山到般含道榮華台，所以這樣走是爲了大道西現在街上已擠滿了行人，行人道上擠滿了攤販，走路都很困難，這樣比較不易爲人發現。

在路上我看見有居民撈很好的衣櫃來作柴燒，還有到處都是賭窟，使香港成爲另一個世界。大路旁沒有一間舖面開在那裏，如有一間舖面開着，必然是賭場。一面日本旗，一條標語，「發財請進」門口還有一個人搖鈴。賭法各樣都有，有的還有土娼招待。這就是日軍帶給香港的新秩序！這些開賭場的全是亡命之徒，有的甚至標出來，他們過去的秘密組織的堂號，像「十八子」「粵成堂」之類。這些亡命徒，還多少和敵軍有些拉攏。

到炳海家，雲川邀炳海同去海邊看有否機會過海，雲川和我都不能說粵語，所以雲川拉了炳海同去，我就留在榮華台。榮華台現在是大家都以打麻雀消磨時光，我就找所存的書，看是否能找到一兩本可看的書，預備帶回去看。

據家人說現在柴太貴了，一元港幣買不到十斤柴，雖然我們曾存了一點柴，眼看着一天比一天少，實在損心，所以正在搭着抗日的書籍一同焚燒，道林紙的，白報紙的書，我在重慶時買都買不到的，現在只好看着把他撕掉燒却，這種事情加給人心上的痛苦，是無法描畫的。

下午二時，我拿了一個大餅乾桶盛了一桶米，約有十斤還拿了一本茅盾兄寫的小說「路」，帶回知用小學，這次我沒有走皇后大道西，而改走第二街，是半山間一條比較靜僻的路，路上有一段相當的荒涼，有一段又完全是爛仔叢聚的地方，像我穿一件絲棉長袍的人經過，完全叫人有非我同類之感。不過一路上並沒有碰到一個敵軍。

經過般舍道時，遇見了郁風，她改穿了一件肥大的灰布棉袍，手拿着一個手巾包代替了平日的皮包，頭髮也梳成了一個髻，活像廣東教會婆，我簡直要大笑出來。這是香港淪陷後，第一次遇見朋友，雖沒多說話，但經過一場變亂後，至少大家都有一種「都還活着」的欣慰，她告訴我，她到堅道去看華商報同事。兩個人都沒說現在住在那裏，互道了一聲珍重，便分了手。

回到知用小學，雲川已先回來，他買了許多吃的東西，二厘朱古律糖，戰前要買二元一厘，現在却只賣一元二毫，一斤芹菜，四毫；一斤菠菜，八毫。我們自己把芹菜洗好作了一樣菜，預備晚飯時佐餐。至於過九龍，雲川到海邊去看過，今天已有日軍干涉不許再過，以致未能去成。

談話時黃瓚回來，他是在我們走了之後出去到炳海家去拿米的，他到時我才離開，但他仍帶了約十斤上下的米回來，他也走的第二街，他是本地人的裝束，說本地人的語言，不料他却遇到了掠劫。沒有要他的米，只把他身上的十多元港紙劫了去。前後所差時間，不過半小時，我們兩人真可說是有幸有不幸了。

晚間我為梁先生雲川講新疆風土，又和雲川下了一盤象棋，棋子是雲川今天帶回來的。十時睡。

今晚女僕的小孩來說，聽說明日起敵軍將放假四日，慶祝新年。如果這事實，那香港將又有一次浩劫了，我們一致都這樣想，心上很有點惱惱。

卅一日 星期三

今天是一九四一年的除夕了，早起買了漢奸報南華日報自由日報來讀。今天起大約是同盟社的港社已恢復了工作，國際新聞的數量大增。這兩個報，還是南華編的好一點。今天我們由報上知道以下的消息：（一）英軍有在挪威登陸企圖，（二）英蘇會商已畢艾登業經返英，（三）重光葵被任為駐華大使，（四）馬尼刺已因日軍「邁進」而達決戰階段，（五）邱吉爾到渥太華，（六）野村來栖赴佛爾基尼亞，候船回國，（七）港九船仍不通。這些消息當然都是含有日寇宣傳毒素的，不過經過我用淘沙覓金的辦法來看，總算知道，英蘇正在努力商洽合作，邱吉爾到了坎拿大等事。比較前幾天心上稍好一點。

下午雲川外出買物，炳海來說，他曾設法找了一個工友，叫他把報社中的傢俱搬出來，現已搬出來寫字檯十餘張，不過賣沒有人要，如今是存在一家木器店每月還要出寄存和費卅元。我們的報社已被漢奸領了敵人去把大門釘閉，貼了報道部管理的字樣。

敵人到港之後，第一件事就是掠奪，所以連日來，這種「管理」的字樣，已貼滿了全港。像大的公司企業，多半是用上面寫有「軍蒐集部管理」字樣的二三尺長木牌，釘在門口。銀行錢莊典當則釘有「金融班管理」木牌。影院，報館大印刷所則歸報道部管理。管理就是攫取的別名，大家誰也明白！

炳海說米已更困難，約一元港紙一斤，才可買得到。青菜今天稍賤，不過最賤的蘿蔔菜也要二毫半一斤。

炳海又說，今天有人從九龍搭舢板，偷渡來港，說九龍秩序遠不如香港，街上隨時戒嚴，解嚴時間亦不一定，往往出來之後一天半天不能回家，且戒嚴後街上行人即須佇立不動，米較香港更缺，住民已多棄家沿公路向廣東內地疏散。青山道上難民，每天都絡繹不絕的向外走，敵人似乎還干涉，這個消息是告訴我們已有一條出路了，我們很希望能過九龍去看一次真象。炳海下午四時離去。

面對着我們陽台的對海旺角，那個被炮火擊中引起大火的油池，多少天來始終在那裏焚燒，不過黑煙是一天比一天小了。今夜忽然火勢又大，重有大火燄可以看見，不知是什麼道理。

自從香港淪陷，我們就推測着香港夜間的黑暗時代應當過去了，可是幾天來，電燈依然未放光明，九龍有的煤氣街燈已亮，可是居民樓宇，依然沒有燈光，有燈光也是蠟燭或油燈的光芒，不知敵人是什麼心意。今夜我們樓前的煤氣廠，也有煤氣燈了，煤氣廠似已復工，可是敵人並未公布取消夜間不許燃燈的禁令，香港民衆遂連洋燭在夜裏也不敢用。我們這幾天已買了蠟燭來點，不過點後依然設法將燈光遮住不使露出戶外。但我們夜間無聊，已可看看書了。

今夜這除夕，沒有誰還記得牠是除夕，就這樣在被遺忘的情況下過去！

一九四二年

一月一日 星期四

早起聽見說昨夜有敵軍到皇后大道西的金陵酒家去找花姑娘。金陵就在我們的樓前不遠，這一帶居民很有點慌。

買到南華日報，國際新聞有：邱吉爾將由坎拿大回華盛頓。本港消息有日軍司令官布告，叫全港各商店一律開業。敵人來港之後布告已出了很不少。柴荒之後，居民多上山伐樹代薪，敵軍布告禁止，事實上自無效用，又出布告，說：凡為重慶國民政府工作的人員，到民政部報到，可以受到保護並有工作機會，大約除了漢奸之外，根本就沒有人去。現在又叫大家開業，他們不懂市場金融已為他們不用十元以上港紙的布告所擾亂，商人豈不想營業，但是在這種金融紊亂的環境中他們怎樣開業，敵人不求諸本屢以布告思齊其末，我們只有心裏暗笑，笑這些侵略者真是下駒之材，叫他們統治，他們都不懂如何統治，破壞他們倒會，恢復秩序就不會了，寧不可憐！

早飯後梁先生談了許多舊國會的內幕，關於國民黨進步黨的人物，主張，都有所分析，使我們對民國以來的政治發展有了更多的認識。

下午炳海來說他已去過跑馬地甘介侯家，得到的消息是甘已爲敵人請去拘在香港大酒店。他當敵人來時並未遷移隱匿，所以被敵人一索而得，和他在一起被拘的據甘太太說，還有許崇智，鄭洪年，胡文虎，周作民，陳維周，陳友仁等人。家裏敵人還送了一包米，門口由敵憲兵出了布告。禁止敵軍騷擾。下文還不知道，家屬也不能見面。我們實在有點替介侯焦急。

至於俞家，鄰家有敵人騷擾是事實，他家只來過幾次拿了一些不是十分貴重的東西走，俞賓澄先生還說要來看梁先生。

跑馬地的秩序又有進步了，據說敵憲兵已有通告，如有歹徒在夜間有搶掠姦淫企圖，可以鳴鑼或敲盆爲號，一家敲擊他家可以響應，憲兵聞聲即將來逮捕，這件事實行之後，入夜便聞面盆之聲四起，不過實際損害似乎小了一點。

幾天來我們這一帶也常有敵面盆的聲音，由炳海的敘述，我們才知道那聲音表示的意義。照我們的經驗，敵者自敵，敵軍來時很少。不過許敵，便有驚走歹徒的作用，敵軍不來，居民心上也許認爲正好呢！

雲川今天會出去買來麵粉，下午自己煮了素熱湯麵來吃，大家都吃的很高興，我們的元旦，總算也有了特殊的享受。

下午讀炳海帶來的鄭曉滄翻譯的長篇小說，「小婦人」。鄭這書過去早已讀過，現在無害可讀便重讀一次。

夜梁先生和我們談到了李濟琛先生許多的舊事，由李先生在北京陸軍部作科長時說起，一直說到北伐以後。

九時梁先生雲川黃瓊睡了，我一個人人在陽台內玻璃窗前看到窗外月明如畫，大約又是舊歷十五了。在月光下，香港還是像過去那樣美麗，海面的漪漣，造成耀目的閃爍銀光；淡而遠的山巒，在罩了一層薄紗似的霧裏，更富詩意，就在這麼美的境界裏，突然傳來一片面盆聲，和斷續的槍聲，告訴我淫掠正在進行，人類的愚蠢真是把美好的世界都弄醜惡了。是夜上牀後反側不能入寢！

二日 星期五

早起買到南華日報自由日報，本港新聞方面除了錄載禁止伐木布告外，還刊布了兩個布告全係照抄原文。(一)是敵人通告爲了保護港民財產，已在上海銀行二樓設立「民政部派出所」。(二)令香港居民節約用水。水根本已陷於「沒的用」狀態之下，叫人節約，寧不滑稽。至於保護財產，財產是被誰攫取了去的？民衆心裏雪亮，空言保護豈能令人相信！

布告之外還有消息，據說(一)敵民政部擬在本港設十四個平糶米站，令米業商會協助，米商會則向民政部提出通用港紙大票的要求。(二)敵民政部指定了「魚肉組合」發售魚肉，肉限三元港紙一斤石斑魚九毫一斤。比黑市稍平一些。(三)商店對敵令開業的反應是各店皆貼出來新年休業三日的紅紙條。(四)敵憲兵隊佈告，民衆勿藏軍火，限五日內向該隊報告。

本港新聞而外的新聞有，委內瑞拉與軸心三國絕交，尼米茲就美太平洋艦隊司令職，廿地辭去國民大會職務，再有的就全是毒素宣傳了。對國內的軍事，據說敵軍已進至距長沙極近的榔市；敵機進襲藥昌，汪逆元且演說要求實踐「新國民運動」；敵軍統帥烟駿六元且演說，粉碎淪政權。一片鬼話，但

也從背後可以看出來他們的真象，「新國民運動」不管自己招供那一羣大小漢奸，連起碼的人的資格都沒有，粉粹渝政權就是說重慶國民政府在他們心上仍佔極重要的地位。

昨天炳海帶來一封家人的信，說天氣驟寒，衣服都在九龍，小孩子都凍的不得了，中午外出想買點布，先為孩子們縫幾件禦寒衣服，買不到，最壞的布也已貴的不得了。走到干諾道海邊，看見有人過海赴九龍，秩序甚亂，心上却極思一試。

在皇后大道上今天遇見了許多人；中央社香港分社主任玲遜，蓄起了小髭，改穿長袍在買食物，沒有交談只點了點頭。大公報的趙思源沈頌芳，沈是戰前過港一直到現在還沒有回九龍，妻子都在九龍，全無消息，我告訴他舢板已可偷渡，便分了手。又遇見自己報館的同事朱定遠，他告訴我長江有一封信送來，說他因爛仔掠奪，左部胸被擊受傷。在香港將淪陷之前我和長江就約了一個地方作為淪陷後傳信的地點，朱就住在那裏。朱說也許明後天會有人再來取信，我囑咐他將信設法送給我就分了手。在皇后大道西還遇到了徐遲，錢能欣。

今天會到香港酒店門口去看了一次，門口已大寫着「興亞機關」字樣，敵軍四布，沒有人敢從門前經過。甘介侯等人想必在內，但不知住在那一層樓。

四時仍沿皇后大道西走向知用小學，歸途中買了點芥菜菠菜。回到住所，炳海已來正和梁先生談話，據說他又會遇到了編輯部的施君，據他說有幾個在本港招請的同事要求再發薪金，他們的遭遇當然很可同情，可是我們現在已無此力量，有何辦法。炳海告訴我，我的兩個女孩子已買到了長襪，腿冷問題解決，內心稍安。

晚讀小婦人至十時睡，失眠。

三日 星期六

早起買報，知道循環日報，華字日報，亦已復刊，於是香港四大地方報紙只餘一工商日報未復刊了。這種報紙的負責人也是知識份子，因為他們是中國人，我們固覺得悲哀，為英國人想，如果他們能够反省的話，他們能不自覺過去以「力」統制的完全錯誤嗎？

今日華僑日報載九龍敵人已設立了軍票物資交換所，軍票一元等於港幣二元，鹽糖一律規定了價格。鹽糖我想敵人尚無法統制，定價如嚴厲實施，結果是使鹽糖一律在市場上絕跡。至於軍票與港紙比價，等於將港紙貶值，必然引起物價的騰貴，這完全是「志在擾亂」的作風。

據報載敵人又出了以下的佈告：（一）優待南洋華僑，向敵民政部報告，可予特別保護。（二）通告九龍海關工作人員，速向敵民政部報到。

過去敵人宣傳將設平糶米站，報載昨日已設數處，米價規定每元港紙可買米三斤十兩。過去港政府辦平糶數十處都擠擁不堪，數處何濟於事？

報載九龍新世界劇院，昨日起已開始營業，放映兩片：（一）今日的東京，（二）陸軍的威容。第一天免費入場。這種宣傳片除了無知民衆之外不知道誰肯去看。

今日報紙上所載國際新聞如下（一）敵宣傳軍敵距新加坡已只三百廿里。（二）馬尼刺在敵人兩路進攻之下已頹陷落。（三）美召全國預備兵服役。（四）美總統簽署阿拉斯加保衛法。（五）華盛頓實行燈火管制。

十二時外出到炳海家，探視家人，三時許回，仍取道皇后大道西，途中看到敵所出佈告係關於物資分配者，規定每人每次照敵軍所定平價價格可買米麥四分之一斤，糖鹽魚肉五十分之一斤。誰會爲買一點點東西去排隊？這種佈告，目的只是騙人而已！

回到知用小學，炳海帶來了長江的信，據云被擊並不嚴重，希望約定地方見面。立即寫了回信告訴他只要前一天送信給約定的地方，我就可依時來談。此信託炳海帶回約定的通信處，候他派人來取。夜讀書至十時睡，睡後曾聞槍聲，聲音極近。

四日 星期日

早起黃瓚出去買報，回來說就在我們這一所樓的前面不遠處死了一個人。大約昨夜槍聲殺死的就是他。在陽台上，這個死人看的很清楚，呢帽，皮鞋，黑呢大衣，仰睡在地上。是一個什麼人，誰殺的他？是敵人還是盜匪？無從判斷。在陽台上閒眺，看見路上漸有行人，而行人看見死者都走過來翻來復去的看一陣。有的拿去了他的呢帽，有的脫去了他的皮鞋，更有一個人剝去了他的大衣。我看那趨勢，很快就會把他脫得精光。這時太陽升高，過路的人更多，尸身已被圍起來看，被剝的機會不再有了。這時人羣中似乎有了認識死者的人，就把他抬到道旁，同時在鄰家找了紙寫了一張字用兩塊石頭壓着放在他身上。黃瓚下去看，回來說寫的是「自己收殮」，意思是怕有收尸的汽車來把這尸首收去。收尸車的人員是在敵人每日發幾兩米的條件下已復了工，收垃圾的人員也復了工，臂上縛有白布上面寫了「大日本衛生人員」的字樣。連日正在收埋街頭死者，所以死者的朋友第一件事是決定自己收殮。

死者是什麼人？黃瓚也把這問題打聽清楚了，他是另一條街的爛仔領袖，大約是爲了一種爭執，爲另外某街的爛仔所殺，香港完全變成「力」的世界，什麼社會秩序都蕩然無存了。

十時許有棺木抬來，還來了死者的母親和幼子，據說他已沒有了妻，老幼都哭的很傷心，母親哭着喊：「誰殺了你，今後我的生活怎麼辦。」爛仔也是爲了求生存而變成那種典型的人物，如果說這種人是人類中的惡人，製造這種惡人的，還是這惡的社會。

今日報載馬尼刺已爲敵軍攻陷，又敵軍謂已衝入長沙，炸龍州，是否可靠，皆待考。地方新聞中謂九龍電燈已恢復，且已成立了自衛團，各街亦有地攤，與香港同。

早九時雲川外出，訪炳海擬一同過海。早飯後續讀小婦人至完。

這兩天因爲讀小婦人，心上很感到人與人間不應有什麼仇恨，一切仇恨未嘗不可因雙方之了悟而言歸於好。像小婦人這樣的書一定會給許多家庭增加過幸福，爲父母子女姊妹兄弟者，讀了這本書，大約很少能不油然而生出來互諒互愛的心。爲了這個，我想到我們眼前需要一部小說，寫卅年來，中國在革命過程中人與物的損失，希望以這種損失之慘痛，喚起在政治上的工作者，懂得如何互愛互諒，今後共同爲建設新中國而努力。如果在香港是一個長困的局面，自己很想嘗試一下這個工作。

小婦人讀完後續讀梁先生帶來錢穆寫的國史大綱上冊。

下午炳海來和雲川過海仍未成，炳海又謂會遇編部之施君，說過去同人中一L姓者已與敵僞有接觸，須當心，炳海又會遇頌華，在路旁長談出流事無結果。

晚梁先生爲談其連襟伍觀洪先生事甚久，伍在粵久辦民團，現在粵領導一分部游擊隊，也許我們這次經粵赴內地時，可以遇到他。十時睡。

五日 星期一

今天買報時買到一份大眾日報始知這個報已於昨日出版，香港大眾日報原係十九路軍機關報，大眾日報報名四個字，為陳銘樞將軍手筆，現出版之大眾日報仍用該四字為報頭，發行人名江步天，我想到了他的歷史，他是會作過過去的大眾日報和珠江日報營業主任的人，籍貫大約是潮汕一帶，久已不聽見他在香港活動，這時却以發行人的姿態出現了。社址寫的是擺花街廿五號，我記得那似乎是國民日報的地址。

據報載，香港中環一帶已有電燈，全港電力供給，四日內可以恢復，敵人對電燈電力另訂了新的辦法，用戶須重新繳納按櫃，（即押金）樓下電燈每燈按櫃軍票五元，樓上每燈軍票一元二角。樓下燈貴，係因樓下用戶多為商店。至於電費之計算為每用電一度，軍票二角五分，每月至少以十度計算。照這新辦法不只押金較過去為多，電費亦較過去為貴。且過去各戶皆曾繳過押金，現重繳押金，過去所繳，完全不算，民衆如何肯幹？所以供電雖恢復，願用電者恐不會多。

關於自來水，報載已改全日供給，可是證之我們這樓的水喉，仍是時有時無，或只樓下一層，能够每天都有。

敵人據說已設立了歸鄉指導委員會，要大舉疏散香港人口，這倒是一個好消息。

此外報紙上還有以下的新聞：（一）港軍票物資交換即日開始，軍票交換所，設在渣打銀行。（二）設米站十家，每人可買米一斤，定價每斤港紙四毫或軍票二毫。（前日所傳每元港紙可買米三斤十兩

不確) (三) 米商仍要求許用十元以上大票，並准自銀行提取存款。(四) 敵與亞機關已邀香港社會知名人士七八十人，出而相助恢復秩序。(五) 香港廣播電台已修好恢復播音。(六) 東方戲院即將復業。(七) 汪逆之中央社已在港發稿，詔爛仔在港九碼頭向山港渡九龍或由九龍渡港之人勒索，應予究辦

國際新聞今日報中所有為：(一) 中英美蘇等廿六國簽訂反軸心公約。(二) 日軍續攻科列希特爾島。(三) 中國政府派大軍入緬甸。(四) 敵國附泰國首相旭日桐花大綬章。

今日下午雲川黃瓊會一同外出，分頭去看幾個朋友。黃歸來說米尚可整包買到，一包米約為港紙一百一十元。雲川回來說，他今天會去看彭澤民老先生還看過張今鐸，劉清揚。彭老先生因人口衆多生活極難。彭過去在港本隱於中醫，現在變亂中自沒有人再肯看病，目前雖已恢復為人診治，但來者實在太少。戰時，彭曾在山上草寮中住過一陣，敵軍搜到草寮，對彭會多方勒索，亦莫奈彼等何。至於張今鐸夫婦及劉清揚所住之地為一裁縫舖後的一間房，吃飯極成問題，好在同住多為山東警察，今鐸可與攀同鄉，還有點幫助。他們原本與許多國際婦孺難民住在某大樓中，直到頻淪陷前今鐸才找到這麼一個所在。

雲川還說，今天中環一帶交通巡捕業已復工，在街上担任維持秩序。幾天來我們早已聽說敵人在與警署中印人員談判，勸他們復工，問題只餘了待遇的爭執。現在交通巡捕已開始工作，想是談判完成了。不過聽見說，政治警察這一部分還未解決。這部分未解決對中國的知識份子極為有利。

又中環各中國旅館如陸海通旅館大觀酒店等，現已成為英美荷蘭人民的集中營，聽說第一批集中的已有三千二百餘人。雲川在路上會看到許多外國人，携帶箱籠，到這些酒店中去。

雲川還去找過李伯球據說他已過海到九龍去了。

炳海今日未來，知用中學他的舊同事有人由九龍過海來找他，他不在家以為到我們這裏來了就追蹤

找來，仍未找到。那個人說即日就打算回九龍，想再去炳海家找他一次。

雲川今日買來了一份新晚報，也是戰前就有的汪逆機關報現在亦復刊了。除了有一條敵軍以嚴厲手段對付歹徒的新聞，可以算是新聞外餘皆抄早報。

想到歹徒爛仔，我真覺得這種力量在戰時未曾應用到的可惜。英人不相信中國人，直到戰事危急到快不能繼續了，英人才肯發槍給他們自己事前招募的香港後備警察，可是這些槍也就造成了戰後的恐怖。戰前預備作警察的，實在很少有什麼有知識的份子，歹徒却不少濫竽其間。戰爭來了，英國人一點沒有作動員的工作，而且以他們的過去政治作風而論，可說要作也無從作起，所以到最後沒有人力可用時，就只好武裝起來他們並不相信的後備警察應急。就是這些後備警察，如果好好的組織領導，也未嘗不可成爲一種力量，戰前可以作戰，戰後還可以打游擊，沒有人作這件事，他們有槍在手，加上戰後的飢餓，他們如何能不挺而走險，所以我以爲就是歹徒爛仔，如果能够好好的組織領導也未嘗不可變質，但這自不足以語在殖民地上任官吏的一羣。

戰前戰後胡裏胡塗爛仔歹徒不知死了多少，戰後爲了和日寇對抗而死的也不小，他們雖然也是爲了殺敵而死，可是有誰知道，有誰注意？也許有人看了敵人在對付歹徒而心裏感覺快意吧？人類是這樣愚蠢，在由這種愚蠢份子構成的社會中，如何能有真是非存在。

今日讀錢穆的國史大綱至秦漢紀，這本書在觀點上有許多雖不能與之苟同，但是一本用了力氣寫的书却應予承認。

十時睡，又不成寐。

六日 星期二

早起有微雨，多少天來香港天氣都很好，並且應當說太好了，在那樣溫暖的陽光下戰爭，真叫人有大不調和之感，今天有雨，氣候比較冷了一點。

八時雲川外出找炳海，繼續謀求過海的辦法。他在香港淪陷前曾與大鵬灣的一個朋友約過，淪陷後，請他帶我們一些人由大鵬灣轉逃廣東東江，他怕那朋友久等他不，先動了身，所以他天天都焦急着要過海。

早報買來，本港新聞中有以下各項：（一）敵人發起的歸鄉運動，第一期目的在疏散卅萬人口，凡回台山者，敵人可設法派船相送。（二）皇后大道東昨起已有電燈。（三）灣仔一帶仍有人家沒有自來水。（四）平糶米站有時缺米，但同時傳將設平糶柴站。（五）香港棺木價格陡漲，最壞者亦須百餘港紙一具，有人死亡，遂改買鋪板一副釘成木匣，代棺應用，如此亦需港紙二三十元。香港的慘況由這些新聞已可鉤畫出來一個大致的輪廓。

國際新聞可注意者如下：（一）艾登許開森，同到蘇聯。（二）緬甸英敵空軍有空戰。（三）敵海軍部發表自十二月八日至最近敵海軍共擊落菲軍飛機三百六十架，沉驅逐艦四，潛艇七，運輸船五。（四）敵再宣傳長沙已被敵軍佔領。（五）荷軍開入帝汶島，荷澳軍隊，允即退出。

下午四時梁先生由黃瓚陪到四環一小理髮館理髮，這是沉淪後，他第一次離開知用小學外出。今日全日未外出繼續讀國史大綱，漢紀讀完。晚飯自己作麵吃，至黑，雲川未回，想已渡海去九龍。

晚間與黃瓚對奕，突然左近鑼聲，而盆聲四起，不知何處發生了事故，喧擾一小時許始已。九時睡。

七日 星期三

早起與黃瓚同赴炳海家，欲知雲川炳海是否業已過海。到後證實兩人確已過海，至今早未返。

途中買到報紙，據載（一）馬來英軍已退柔佛。（二）婆羅洲，敵軍已佔布爾熱伊拉格安島。（三）德機炸馬爾太島。（四）敵使大島謁希特勒。（五）英美協議成立聯合國資源委員會。（六）反軸心的太平洋盟軍司令部將設於泗水。（七）東京與里斯本間直通無線電開始。（八）美國飛機隊開始服務。本市消息有（一）敵司令官對香港頻陷前所發中國五元大洋券，加蓋港幣一元字樣之港紙，仍准照常通用。（二）民衆希望改善平糶米的發售辦法等。

在炳海家早飯後赴荷里活道翠英飯店，此處即爲與長江約定之通訊處，又收到長江信一封，謂正找出路，一有消息即通知我，因該店主人關啓爲梁先生之學生。據關談，已有一路可以離港赴澳，即現每日有由香港去長洲島之小船。此等皆係運魚來港脫售，再販貨回長洲者，如搭此船去長洲，到長洲後關有一友人，可在長洲設法，再爲雇船轉送去澳門。此種去長洲之船皆停於西環，當託關與黃瓚同去西環作進一步之探詢。又以今日在報上看到香港江浙同鄉會登記同鄉姓名，將與敵人要求用船送回上海之廣告，因住於關處之同事爲江蘇人就請他去探聽何時可以有船，以備同人不能去澳門者，還可去滬。自己赴雲咸街頌華兄處，知道俞賓澄先生全家不堪敵軍擾亂已遷來與頌華同住，我去賓老適不在，遇一C某，係留日學生，彼於賓老一家搬出來後，仍住在跑馬地俞家，今日報載港留日同學，明日中午將在九龍

半島酒店聚餐，在港留日學生可向香港酒店的興亞機關登記，明早十一時有渡船載之過海與會，C已去過興亞機關登記，並決定明日過海去赴會，據他說目的只是想去看看。

頗華處我久已不去了，這次去才知道賴奮兄羊肱兄等已早遷去，遷到那裏也不清楚。

下午三時許返，在路上遇到了戈寶權兄，他卸去了近視眼鏡，其結果只是他看不見別人，別人一樣可以認出來他，我拉住了他，把我的通訊地址寫給他，希望他有什麼走的机会和路綫時立即通知我。

回到知用小學，炳海已從九龍回來，雲川則留在了九龍。他們過海到九龍登岸時會叫爛仔敲去了十元港紙，九龍的確在淪陷那兩天拾的極兇，我請他們去看我的家，他們沒找到，真象不明，雲川的房子被敵人佔據了，還是他的女僕給他拿出來兩件衣服，其餘什麼都沒有了。但這還是愧倖的，像本會和我們一起過海，為英軍所阻而未成的林庚白就在天文台道被敵人槍殺，太太的右臂被槍彈將骨頭打碎。

炳海的敘述實在有點叫人意思想不到，林庚白竟真會死了。記得那天我們最後過海時，今鐸還去找過他，因為他們夫婦全不在家，只可作罷，誰想那天早晨同舟，竟是最後一面。

據說他是敵人入據九龍的第二天就和太太抱了小孩在街上走，在天文台道的天文台門前有一個敵軍崗位，喝他站住，他沒聽見，繼續前進，敵軍即開槍射擊，他們中槍倒地後他還問他太太傷重不重，因為沒有人救傷遂致流血過多而死，他太太是被一個能說日語的朋友救了，送到一個私人醫院裏，那個朋友送他太太入院後，又向敵軍崗位說明，死者是一個重慶國民政府的立法院委員，希望准予收葬。得了敵軍的允許當時無處去找棺木，便在天文道台旁的茶莊裏，掘了一個坑，把他埋在了地下。死者無棺，固很慘，未死的林太太無錢付醫藥飲食的費用，兩個遺孤無錢雇人撫育，問題更為嚴重，雲川過去後，把身上的錢都幫助了他，可是杯水車薪，何濟於事。

關於離港的事，雲川已接洽的有了頭緒，後天便有船走。不過這條路先要走四十里旱路才能有船，下船之後還要走一兩天的路始能再有船車。路上不一定安全，時有歹徒搶劫，有許多住在九龍最先動身北行的人，未走多遠被掠一空，現在又都折回。然而我們這一行，爲了雲川的朋友和那一帶在幫人的領袖有關係，可望不發生問題，即或有了問題據說原物仍可索還。雲川現在已在那邊等，如果我們想走這條路明早便須過海。雲川還託炳海帶來了幾張字條，給梁先生我和張今鐸。他不大敢勸我走這條路，因爲怕姑孺吃不了那種苦。我問梁先生願不願走這條路，梁先生經過很仔細的考慮之後，也決定再等一等看。炳海此次過海時，我還請他去看過吳蕪真兄的家，因爲我的女僕是他的女僕所推荐，如果我的女僕已離開我的家，推想他的女僕一定會曉得。可是吳已不住在太子道，聽說搬去西洋菜街，又不知道門牌，已無法尋覓。

今日香港街頭又出現了一種手寫招貼，上面寫着「日本軍慰安所」招用軍妓，並有「名額有限，報名從速」的字樣。

晚九時睡。想到自己一家人口多，又都是不能吃苦的婦孺，逃難，我的問題比誰都難，頗有點焦燥。

八日 星期四

今天是香港戰事爆發的匝月，香港淪陷的第十四天。

早起報載香港油蔴地渡輪公司在呈請敵民政部准予復航。至於天星碼頭的渡輪，敵人業已開駛許多

天，只限敵僞軍政人員採用。現在據說普通人民已可允搭乘，但須先到敵民政部請領渡海証，並限於過去住在九龍，現在過海之後不再回港的人。

此外本港新聞還有（一）敵司令官訂於十日中午在九龍半島酒店謁香港的紳商羅旭和爵士等若干人，請柬已發，人名數十也都刊出，全是過去香港的太平紳士和商會中人物。（二）平糶米站的排隊出單行改爲四人一行。（三）敵民政部通告，私人汽車須先登記方能使用。其實香港政府已將全部香港私人汽車徵用，戰後並未發還，現在叫人登記，不知是指何種汽車而言。

國際新聞方面消息如下：（一）敵機千餘架訪問東京。（二）敵機於六日上午一時十五分炸仰光。（三）反軸心的大西洋海軍，設統一的司令部統一指揮等。

連日香港暗中盛傳，東京被炸大火，這消息還是敵人方面傳出的。今天看到敵機千架在東京上空示威的新聞，在香港人心理上，都認爲這是東京已被盟軍轟炸了的反證。

早八時半拿了梁先生寫給甘介侯夫人的信到炳海家，約他一同去跑馬地，九時出發，走堅道下山。這是戰後我第一次赴跑馬地，街上來往的人並不少但都擠在路的一邊走，那些人在街上形成了一股洪流。大家都有點驚弓之鳥的樣子，經過每一個敵人的崗位，沒有一個人正眼去看他，但也沒有一個人的眼光不在他的身上溜過。

我們沒有選擇自己的路，只檢人多的地方隨着他們走，走到灣仔，人流分成了兩股，一股走灣仔大馬路，一股走皇后大道東，我和炳海決定了走後一條路，這裏的道旁騎樓下和中環一樣，無數的小販，還有無數的賭攤。走到快到堅尼地道的市場前，很少人向東走，那裏站了一個敵兵，我們仍然走過去，那個敵人過來了，他阻着我們兩個人用他的槍，同時遍摸了我們的全身，然後揮手叫我們走。我們一點

不懂得這是什麼意思。走一條斜路穿到英京酒家的門前，英京酒家上已掛了一白布，上面寫着「富士酒家」，一個敵軍守在門口，由這裏再向東的道路，一律有了障礙物，把路阻斷，只有一條大馬路可以通過，但每一個通過的人，除了汽車階級而外，一律要受敵人的搜查。馬路的左右用鐵筋和鐵絲各作了一條狹長的街，來去的行人要分別由這二條窄街通過，在二街的盡端，站有印警或華警數人，專任搜身工作，旁邊站着一個敵軍監視。每個行人在窄街中要將雙手舉起要將帽子脫下，如果沒有脫帽，帽子常常會被敵軍抓過去，拋到很高的半空裏去，甚至還挨幾下打。

如果有箱籠一定要打開給敵軍看，坐人力車到這裏，也一定要下車受搜查。

敵人所以這樣作，據說是爲了搜索歹徒的武器。這樣的搜查站，除了這一處之外，在銅鑼灣還有一處。

我們到這裏才明白皇后大道東敵軍所以不叫我們走過的原因。在這裏我和炳海，再經一度搜身走到跑馬地，先到山村道竇老家，竇老不在家，他的夫人已從頌華那裏搬回，我就留在那裏和她閑談，等炳海到黃泥涌道劉裁甫家去爲梁先生送一封信。我們到俞家原本還有一個使命就是想託今日要去九龍開會的留日學生C某帶信給雲川，告訴他梁先生和我都暫不走。但是我們到的時候，C已離開俞家，我想，這個信不託他帶也好。

俞太太告訴我，他的兒媳和孩子還在元朗，沒有脫險，不過元朗家中已有一個汽車司機，逃了來，說她們無恙，現在暫移到元朗鎮上去住，候機會再逃來香港。那司機還說，在元朗住的一個廣西聞人王紀文爲土匪綁了票，土匪志本在搶，王藏有幾隻鎗，便關門抵抗，還打死了兩個人。不想後門又有土匪攻入，遂只好束手就擒，現在土匪索身價二萬港幣，王家正在奔走張羅。

炳海回來本擬即走，俞太太堅留吃午飯，我們就吃了飯才離開。吃飯時，問了問跑馬地的菜價，比西環還要高一點。

由俞家到鳳輝台甘家，甘的門外果然貼有一張，敵憲兵隊的佈告寫着「特殊家屋，立入嚴禁。」八個字，我們叫門，甘太太出來在二樓騎樓上和我們談話。把梁先生的信用一個籃子吊上去，立即寫了一封回信，我們就離開鳳輝台。

一路走回來，太陽好的很，叫人感覺已是春天。跑馬地的跑馬場中，敵人把街上的破汽車都拖來集中在這裏，五顏六色，爲平日所罕見。

黃泥涌道一帶有許多小洋房過去是一些外國人的家，現在都駐入憲兵。在一家門口，我們還看見了一塊木板，上面寫着：「此盜人也，明日射殺！」可是旁邊並沒有人，大約是已經射殺了吧？

回到到英京酒家前又被一印警搜身一次，印警和華警態度都是非常友善。

回到中環，我和炳海分了手，我到今鐸處把雲川的字條給了他，告訴他如果他想走明早可即過海，和清揚又談了幾句，辭出回到知用，已是黃昏了。這一天走的路實在不少，但也還不感覺疲勞。

雲川到今晚仍未回來，想必還在九龍等候。明天有船他不會走呢，梁先生推測他不會走，也許明天仍會回香港來。甘太太復信說介侯安全，但沒有出來的希望。

晚飯後與梁先生商量把我們的一點存紙出售可得二三百元，還有一家紙行欠我們的定紙款，擬由炳海去催索，如能收回，打算把它分給幾個非本港籍的報社同人。九時睡。

九日 星期五

早起梁先生約同去炳海家，因為他久未外出，想到炳海家去看看。早晨沒有來的及仔細看報就離開知用。只大略的翻了一翻，知道敵人已又自長沙退出。（後來才知道根本敵人並未攻入——作者註）馬尼刺被敵攻佔之後，已有新傀儡市長就職。

我和梁先生一同走西環，從人叢中走，怕被歹人發見。走到荷里活道，忽然有一個人走來拉梁先生的手，一看，原來是陳此生兄。他就住在西環他岳父的家裏，早晨在騎樓開眺，忽於人羣中發見了我和梁先生，忙追下來，到荷里活道人少的地方，他才敢來招呼，我們約他到榮華台去談，他還穿着拖鞋，便回去換鞋，隨後即來。

在炳海處談了許久，此生辭去，這時，我們由炳海的窗子，看見有一隻約六千噸的紅十字輪船由港外徐徐駛入。

梁先生爲了叫雲川先走，決請炳海再過九龍一次。炳海即匆匆離家過海，十時我到荷里活道關啓處，再去探聽長洲這條路的問題，關說一定可走。同時我還看到了長江約我見面的信，時間就是那天早晨，地點在一家小飯館，到了這個小飯館，飯館竟未開門，最後在街上遇到，改到一家小咖啡店去談。長江的裝束，完全像一個爛仔了，一頂舊呢帽，一身廣東人的短衫褲，我幾乎已不能認識他。

在咖啡店中，他說就是明天有一條直放澳門的舢板，如果要走，還有兩個人的地位。問我想不想一同走，我說當然先叫梁先生走，另外一個位子則留給一個送梁先生的朋友。我的意思是留給雲川或黃璜。長江說如果決定，下午四時便要交一百二十元港紙，我答應他下午四時一定給他答復。

與長江分手，便去看頌華，告訴他可以由長洲轉澳門和也有舢板直放澳門的消息，頌華想等養老同行，不擬即走。下午三時到此生處，問他有沒有走的意思，如果他走，在途中他可以照應梁先生。到廣

西，他人熟也有許多方便。我只担心他不能一個人先走，因為他還有太大小孩。見面後，此生居然有明日肯走的意思，只愁沒有錢。（這時候大票還是不用，十元以下的港紙找六十元實在不易。）我答應他，這一點我可以去設法。於是決定了由他與梁先生同行。

推想梁先生已回知用小學，就由此生家匆匆跑回知用，告訴他一切交涉的經過，問他有沒有冒險走這條路的決心。他本是想走西江赴桂的，可是沒有人同他一起走，他有點不放心。最後他決定如果長江此生同走，他就一定走，我們於是再度同出去訪此生，到此生處已是四時，我忙去找長江，這次有陸浮和他在一起，也正在焦急款湊不够。我才知道陸和沈謙都是預定同走的。把長江陸浮又帶到此生處一同商量，梁先生看同走的都是熟人，更堅定了走的意思，爲了湊錢，我和黃瓊身上的十元港幣都早已集中到我身上來，可是計算一下還是不够，我便請梁先生寫了一張便條，我拿到了到關啓處又借了一張五十元大票三張十元小票。五十元七折市上肯收，便作七折三十五元算，湊了一百廿元給長江，商定明早七時在德敦道西一家商店聚齊，然後到走香港仔去上船。大家分手後，我又去炳海家，因爲家人手中尚有百元大票二張，取了來，想交梁先生帶去應用。

今天由長江那裏聽說，夏衍胡仲持都已離港，金仲華鄒韜奮等也是這兩天內離港，他告訴我還知道有人要走，如過去我們世界日報的舊同事，張友漁兄夫婦他們大約走東江他已替我和他約好，明早十時在灣仔英京酒家見面商量是否一同走。

天黑後雲川，炳海都沒有回來，大約梁先生在走之前，見不到他們了。梁先生爲了布署以後各事，就爲他們每人寫了一封信。梁先生還拿了他手中僅有的一張五百元大票給我，因爲我人口多，如果將來能够通用時也許對我有些幫助，而且在現在，五百元大紙無人肯用，也以留在香港爲宜，或者用的機會

還多一些。我也給了他我手中的二張百元大紙，但誰也不知道澳門是否百元紙還肯不肯用。
梁先生寫完信睡覺時已十點多了。

十日 星期六

早四時半，大家都起了床，由我們住的地方去德敷道四，至少要走半小時，我們原定早六時動身，幫着梁先生收拾好他的行李，又談了一些瑣事，已到六時，可是天還沒有一點曙色。大家都覺得這樣黑帶着行李走，太不妥當，寧可晚一點，等着街上有了行人再走，等到七時天還沒亮，不過已有了行人，我和黃瓚便送梁先生去德敷道四，黃瓚背了一床棉被一條氈子和幾件冬衣打在衣起的一個被包。梁先生沒穿長袍，只穿着一身夾襖短夾襖。皇后大道西街上，人已經很多，原來爲了估據大道上的攤位，各個攤子都留人露宿守在那裏，還有等着買平糶米的人，爲了買得到米，也多是自昨夜起便已排班立候。生活是會逼着人不離勞瘁的！

走到德敷道四約定的地點，長江守候在那裏，可是不見此生和陸浮，據長江說因爲已過了約定的時刻，人先走了一批，他特留下來候梁先生。既然來到，已可即刻出發。黃瓚是預備替梁先生背行李直送到船上，我便在這裏和他們一一握別，約定在桂林再見，並囑咐他們一到澳門，就寫一封信交原船帶回，我也許就趁下一班船來。送走了他們又和介紹船的郭某約好，再有船請他到榮華台來通知。

送走了一批人，心上有點輕鬆，但想着用一條舢板飄大海，途中還說不定會遇見敵人，海盜，又着實有點擔心。這些人不只是個人的朋友，還是中國的力量啊！

德敷道西在戰後還是第一次走，騎樓下到處都貼了晚「七時後早六時前請走大路，否則格殺勿論」的字條，這是街坊自衛團的佈告。

自衛團現在在香港已成爲對抗小股爛仔的武力，各街的商店流輪出壯丁一人持木棍作武器在夜裏守衛，有人撞人騎樓下，便有掠劫嫌疑，警告之後仍不退出，即可格殺。再小一點的橫街，簡直由全街鄰里集資釘起來木柵，天黑上鎖，派人看守，沒有出入證不得進出，這種由合作而發生的自衛作用，保全了不少的生命財產。

然而在混亂的期間，自衛團對有組織的爛仔還是無從對抗。所幸他們可以談判，出一筆大的保護費也可平安無事。

有組織的爛仔，香港大體可分爲粵幫閩幫兩幫，爲了利益衝突，戰後他們曾火併一次，聽說雙方都有死傷，粵幫死的較多，後經調解，雙方互出恤金恤慰死者，劃定勢力範圍，才算和平了結。

由德敷道西走向皇后大道西，這時候街上已無蹤地可以走人。買米的行列，把擠在舊米站門前的人擠的怪叫救命，有的已因不堪擁擠，爬到鉄柵欄上，鉄柵欄都彎曲了。可是米還沒有發售的消息。這是飢餓趨人的力量，誰能不爲牠而吃驚？

由皇后大道西轉入荷里活道，由一條小路上山想去炳海家。走到一半，我已發覺那裏的情勢不對，上面有幾個爛仔型的人，以一種散兵綫的陣容，站在石頭梯階上，顯然是要行劫。我察覺之後便轉身下山，他們也知道我已察覺了他們的行徑，就一擁而下，一個人抓了我的領口，兩個人分捉了左右臂，另一個給我一個短匕首看，意思是禁止我聲張。同時當然還有上下山的人，但誰肯過問這種事，看見有人被劫持，正是他們自己逃避的好機會，所以我被這一羣公然給推到一個背靜的樓梯口，這時已有一隻手槍，

指着我的胸膛。我本來還相當鎮靜，可是當我想到身上一毫錢也沒有時，却有點焦急了。爲了湊船錢我身上的最後一元港幣都拿了出去，梁先生的五百元大紙沒有放在身邊，因爲出來的早，怕出問題，當然並沒想到如果身上一文不名時，也有問題，現在就是面對着這個問題了，我怕他們拿不着一元錢時，會打我一槍或刺我一刀用以洩憤。

我告訴他們，用最壞的廣東話，說我實在沒有錢，我穿的一件絲棉袍願意脫給他們。我一面說一面解絲棉袍的衣鈕，他們說不信我真沒有錢，另一個人乘我已將絲棉袍解開，就來搜我裏衣的口袋。裏衣搜不出，又來摸我絲棉袍的口袋，他們摸出來，我在皇后大道西，用最後的一毫錢買的華僑日報。搜的人笑了說，想不到他真沒有一個錢，這時我不知道爲什麼也笑了，這笑緩和下來全場的緊張空氣，拿手槍的人說：沒有錢，你就走吧，棉袍我們不要。我匆忙的向外走，他又一把握住我，叫我把衣鈕扣好再走，我很安詳的將衣鈕扣齊，向他們點點頭走出來，一點不像剛剛遇了劫。

他們忙了半天，只得了一張當天的華僑日報，我對他們真是很抱歉，我懂得這羣人也是爲了生存才行劫，他們的心地，還是良善的。

到炳海家，敘述這經過給炳海的家人和我自己的家人聽，他們都感覺相當危險，因爲在同樣情形下，死過不少的人。

九時雲川和炳海從九龍回棧了，雲川是想勸梁先生同走，不想在不到廿四小時之內，他已變成先離香港，人生的機會，有時的確是很容易推斷。

爲了長江替我約了友漁，匆匆的別了雲川炳海獨去灣仔，到英京酒家，看見門口有敵兵守衛的情形決不像仍在營業的樣子，除了臂上縛了白布的漢奸，沒有人進去，不敢去冒險便站在路口等，我以爲

友漁來我一定可以看見他，時候還不到十時，友漁自尚未曾來過。天在早晨有過一點小雨，地上餘濕未乾，不敢久立在一地，怕惹人注意，遂在這一帶來回散步。這裏的東方影院，已在演：「今日的東京」，「皇軍的威榮」了，出入的人不少，可是沒有一個熟人。山不到十時等到下午二時，沒有友漁的影子，我知道不可能遇到他了，就通過瘦身的窄街去跑馬地訪會竇老。竇老恰好在家；我告訴他梁先生已走，並講給他去澳門漁船仍有機會，我也就要走，問他願意不願意一同搭載，他說他的兒媳尚未救出，不能即去，如我到澳門，囑我給他租房子。戰前竇老經營着一個銀號，我知道他一定存有國幣，前一度爲給梁先生準備路費，曾和他商酌以港幣掉換一些，他已爲預備好，可是梁先生走的太匆忙，沒來得及換，今天問我是否要用，我說自然希望能換一點，他立即付我二千，我想我沒有那麼多的港幣向他掉換，只要了一千，我說現在比價不定，國幣價高，（最高比價爲一元港紙等於中央直版二元五角）這一千我就以兩百元港紙大票來交換吧，可是兩百元港幣並未帶在身邊，只好改日再送來。他緊說不必，並且叫我再多拿一點。在這樣的時局中經過搜身才能在街上通行，如果身下帶了太多的國幣，說不定會有問題，我還是只帶了一千，放在兩隻鞋內。已把鞋子漲滿，似乎腳都放不進去了。

因爲竇老也要到中環去，一同走出來，到英京酒家前，等候瘦身的時候，遇見了丁聰盛家倫，丁在火柴匣上寫了他的地址，希望有走的機會時通知他。

到中環和竇老分手，想到長江說緊道還有他的幾個同事是預定今天由九龍走的，我也通知了報社的同人施朱二人和他們一同走，不知道他們已否出發順道去看一看，到緊道，看見了朱和趙曉恩，據說施決定和關啓走長洲轉澳門，這邊走九龍的人，本由長江決定了兩個廣東朋友帶路，可是今天又變了，那兩個人已不願意帶路，因爲他們都另找到了同伴。現在剩在緊道的朋友還有七八個，都是外江佬，都

年青，都沒有錢！這件事應當怎麼辦？我請他們一方自己再設法籌一點錢，又決定叫朱夫找報社同事謝家因，因為聽說他已去過長洲探路，他可帶人走長洲，不過他自己沒有旅費，須有人爲他負擔。我建議大家請他作嚮導，分担他的旅費也沒有多少錢，同時我還答應，儘可能另外給他們設法。我聽說徐伯昕也住在這一帶就請曉恩去找他，沒有找到，我就寫了榮華台的住址交他轉徐，希望有機會能和他談一次。

由駁道先到榮華台，再由榮華台回到知用小學。雲川已先在，雲川現在是決定由九龍走了，問我是否一同走，我有點不能決定。但我決心即作走的準備。一切未了的事，依照梁先生留下來的信所指示的去辦，爲了使朱施黃瓚都能再分一點錢，爲了還清向關啓借的債，我今天聽說五百元大票已可對折使用，計劃着明早請黃去把梁先生留下的五百元大票換出，然後分給大家。

黃是今天下午已從香港仔回來，他看着梁先生長江上了船，船開出去他才回來。他說從德敷道西走到香港仔，梁先生已很感疲乏，可見走東江，他決不能走。

今天的報，到下午才有時間看，可注意的消息只有一項，那就是即日已有輪船開粵澳，但是否事實還不知道，買票方法如何也不知道。我如果上午看到這張報紙，也許我就主張梁先生再多等幾天，看能否搭輪船赴澳了，因爲漁船飄海，又是偷渡，性質總太危險，希望能早得到他們平安到達的消息。——九時睡。

十一日 星期日

昨夜與雲川黃瓚商定，梁先生既去，知用小學這個地方已可取消。雲川今日即過海去九龍與友人赴

大鵬灣。黃擬與施關赴長洲轉澳門，希望在澳仍能追及梁先生。我則撤回炳海家候機會離港。早起三個人收拾行李，我們自從十二月廿六日起同住到今整整十六天，現在是分手了，而且都要冒險才能出這死島，路途也不同，這一別不知將在何時何地再會遇見，心上很有點黯然的感傷。

早八時雲川和黃同我一同到炳海家，我把梁先生留下五百元大票交黃去換。結果照四五折換來，只得二百二十五元。照昨日與雲川的決定付朱施黃各卅元，再還關啓卅元。爲了送錢，也爲了給他們幾個人送行，到荷李活道聚英飯店，施去訪葉賴士，朱不在此，關黃收拾行裝下午即走，雲川便由此下山過九龍，我與炳海，到頌華處告訴他梁先生已走，適遇資老，我即以二百元大票還他，堅不肯要，我勉強交給頌華託他暫爲代收。據資老談，他在金融界方面聽到的消息，說日本確已有六個城市被炸，消息的來源，是敵方傳出，香港酒店的茶房說，有的敵軍官聽說後，關上房門大哭。又說敵軍司令官昨日宴羅旭蘇等，到的人甚多，事實上也沒有什麼請帖，只在報上登出被請者的姓名，結果便大家自動出席。羅有一篇極爲諷刺的致詞，敵司令官有一篇演說，雖措詞還客氣，可是要求恢復市面的意思非常強硬，那些紳商訴了許多實際困難，結果是叫他們恢復商會機構與敵民政部續商一切問題的解決辦法。

香港這幾天的秩序是更壞了，米貴而且買不到，平糶米要等要挨打，還不一定買的着，劫掠風氣自更加强。今早山知用炳海家時，走飯舍道經過羅富國師範學院時看見那裏駐的敵軍方才撤退，許多人就在那裏搶搬學院內的傢俱桌椅，每人拿一件真像螞蟻運食物的行列一樣，我知道柴太貴了，他們拿了去是作柴，可是不遠便有一個敵軍崗位如果他一旦開槍，豈不又要冤死幾個人，不過這麼長的行列，誰能用嘴說服他們！不再搶搬？

下午三時許回炳海家，即未外出。翻閱炳海預備作柴用的書報至八時睡。

十二日 星期一

早起買報，第一條新聞是，五百元一百元大票敵民政部通告一律通用。昨天才把一張五百元當二百二十五元用出，時間只差一天，如果是今天，豈不大家又可多分到一點錢。

今日的新聞，重要的有敵軍已逼近吉隆坡，英飛機炸泰國等。

昨天找到一本梁先生寫的答鄉村建設批判。他寫這本書的動機，是因為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的千家駒等，寫過一篇批判「鄉村建設」的長文。這本書的內容，完全是對那長文的答辯，看來當然更有興味。可惜的是沒有「鄉村建設批判」一文在手邊，可資參閱。

炳海今天一個人會去利舞台後訪他的長兄，然後說他們已決定去廣州再轉回四會到國內。又是一個分手的消息，家人就約了炳海的妹妹出去買布，一方是送給炳海的妹妹和他的未婚妻梁小姐，答謝我們一家人來住給他們添加的辛勞。一方也是爲自己買布，預備全家大小都各作一身廣東短裝，準備通過淪陷區時穿着。

下午頗華送了一封信來，希望我有便時，到他那裏去談談，可以想見他是相當的苦悶。家人買了布來，趕縫衣服，小的孩子須我照顧，不能外出。

晚八時，忽聞槍聲四起，不知道又發生了什麼事故。據炳海說現在中環一帶，夜裏還是有人走路，中環而外就有問題了！

十三日 星期二

早報買到後，國際新聞有：（一）敵軍已佔吉隆坡，（二）艾登將代邱吉爾任首相，駐遠東團員古柏奉召回英，（三）重慶國民政府派軍事代表赴美，建川美次（敵駐蘇大使）訪晤蘇聯當局，（五）埃及與維琪法國斷絕外交關係，（六）重光向汪逆遞國書。

本港新聞則有：（一）羅旭蘇等奉敵命組織了一個善後策劃委員會，定今日開成立會。（二）大票雖經敵人通令，在市面照價流通，但實際上非購物超過半數不肯找換。（三）電話局召集舊日工匠回局工作，每人每日敵允發米二斤。（四）商會定期開會限令負責人必須出席。

今天仍未外出，續讀答鄉村建設批判。炳海今天曾外出一次，回來說，大票港紙仍有黑市約為七折，在市上用大票買物，過半都不一定肯找。七折找換的市面也不旺盛，必須熟識方才肯收。米現仍有處可買約為二百八十元港紙一包，街上成包的米本來極難通過敵軍崗位，二百八十元一包的米有敵人可代出通過證明，直送到買者的家內。敵軍的貪污，由此可證。

今天全日在香港海面上魚船特多，都是偷渡港九者雇乘的船。敵人港九完全佔領已久，不肯恢復港九渡輪，但又任魚船往來載客偷渡，其意何居，實令人有莫測高深之感。

今晚遠眺九龍與尖沙咀一帶已有電燈煤氣燈之外，電燈亦已恢復。夜間秩序應可稍好一些吧？但香港有燈後人夜仍是四處槍聲不斷，今夜亦然。大約九龍也不會好，我很想設法偷渡到九龍去看一看。

今天下午炳海的長兄來了，在北大理科畢業的學生在廣州香港中學已教了多年的書，一家大小四五

口，一向是山手到口，香港失陷，真不知如何生活下去，像他這樣的中學教員，在港九實在不少。有的被逼到路旁去作小販，可是沒有經驗，一樣不能確保溫飽，我們談了很久，叫我又同情，又感慨，又激憤！——夜十時始睡。

十四日 星期三

早八時起床後，自來水水源忽然又告斷絕，不知何故。

今日早報，國際新聞有敵軍在西伯里島舊鴉老登陸，又在荷屬婆羅洲克拉頓登陸的消息，本港新聞爲（一）商會會已開成，過去各商會負責人多已出席。決議要求敵當局作到水電減價，準許自銀行提款，多設平糶米站，協助民衆所辦自衛組織。（二）港電燈公司決自十五日（明日）起辦理登記重收押金（與過去所傳辦法同），押金只收敵軍票，不收港紙。（爲了強制推用軍票，這種手法，實在有點講不通。）（三）敵民政部公告如有香港民衆願自九龍步行回鄉，敵人已爲準備渡輪，可以免費由港送至深水埗，但過港後不得在九龍停留，即須動身北行。（四）敵所辦疏散難民回鄉工作，今天有輸送難民赴澳頭寶安的船開出。（五）敵佈告民衆勿輕信謠言，香港日用物資充足，不虞匱乏。

最後一項新聞顯然證明，連日敵人將米以及其他物資自港他運一事，已引起香港民衆的恐慌。而這恐慌又已反映到敵寇方面了。這幾天港海內停泊的運輸船，今天數過一次，多至卅艘以上。這幾天爲了運走在港掠得的物資，敵寇強迫拉去作搬夫的勞動者爲數極多。這些人也就是宣傳他們搬走物資的有力證人，那種布告除了更反證勞動者的宣傳爲事證而外，可說毫無用處。敵人的心理是希望赤貧港民一律疏

散，中產以上仍能留港，而事實上除了土著之外，中產以上的港民無不希望離港，只有赤貧者才希望留居。

上午徐伯來訪，他說他已有由東江歸國的計劃，不過這條路太苦，眷屬恐難忍受。他問我有沒有同走東江的意思，我告訴他如果眷屬不能同走我就不能走，否則他們將無以為生。我希望他能告訴我東江的詳細路程如何，並取得連絡。徐走我又到頌華處，想聽聽金融市場上又有什麼消息。頌華說沒有什麼消息，稍坐就走回來，路上想梁先生已走了三天不知那條船有否回港，便到德敷道西去問，那裏告訴我另一個藥材店郭兆記，才是經雇那條船的負責者，找到郭兆記，一條狹小的巷子，最破的一幢房子的二樓，找到了姓郭的掌櫃，果然是那天送梁先生上船時曾經在場的一個，樓內四處都是中國藥材，問他那船已否到澳，他說：「沒有問題請你放心，不過船還沒回來。」我囑咐他，船一回，如有信，必須立即送給我，我們還有人要走。說還有人要走，對他是一種誘惑，這兩天，我已弄明白了，在西環就有二十元至二十五元一個人的船，可以去澳。是同樣的船，只是大家怕船家或者是海盜，不敢去乘，他們這裏介紹一下，對客人增加一點信仰，可以坐收卅五元至四十元，何樂而不為？

下午三時回榮華台，最小的孩子忽然高燒。在這種環境下小孩子生病，真是一樁最焦急的事，沒有地方去找可信的醫生，而且無處買藥。想買一點亞斯比靈之類的退燒藥，走出去轉了半天，什麼也沒有買着，只好決定多給孩子開水吃，挺一夜再看。

出去買藥時看見了一樁敵人軍紀敗壞的鐵證。在人極擁擠的皇后大道西，三個敵兵橫衝直撞的走來，一個穿短裝工人模樣站在道旁看貨，沒注意到敵人的到來，未及走開，第一個敵兵便拉住他，大家以爲一定會打他或施以其他懲罰，不料完全不對，他只是看見了他胸上掛着的一條鐵鍊，他拉鍊條，一個

舊式的銀壳錶露了出來，跟着就去解那鍊條，意思是拿了走。這工人在一分鐘中，懂得了他的企圖，便本能的伸手來按那錶，想不給，沒料到錶還是拿了去，另外一個敵兵又啊了一聲，捉住工人抬起來的手，他看見了他手上的金戒指，也硬摘了去，揚長走了。

白天，那麼熱鬧的街上，在千萬雙眼睛注視之下，他們都敢這樣掠劫，黑夜他們什麼壞事作不出來。歸來在堅道上走，聽見三四響槍聲，在極近的地方，以為又出了什麼事，循着聲音去看，原來是兩個下級敵寇軍官，在試槍。這裏並不空曠，他們就這樣亂來，香港已成爲一個什麼世界，由這些地方不也看出來了麼？

因爲發燒，小孩子夜間不能安睡，自己一夜也未睡好。

十五日 星期四

早起飯後到頌華處，因爲頌華同居的徐君打算買米託爲打聽，昨天炳海已代爲問過暫時無米可買，特去通知他們。頌華那裏並不是沒有東西吃，他們在零星買着吃，同時還存着一點米麵，不過以爲如能一次買一包，又可以高枕無憂若干天豈不更好，但這是日寇偷着幹的把戲，所以不能一定想要就有。

在頌華那裏談了一陣，仍由堅道回家，在道旁有出賣白薯的小攤，問問價錢，要港紙七角一斤，這種食物，過去很少有人過問，如今也已賣的這麼貴，足見糧食問題的嚴。

在堅道上，我看見了國民日報的總編輯王啓煦，他把頭髮改剪成平頭的樣式。我們點了點頭，沒有交談就走開了。

自從民衆自衛組織得敵人的同意成立以來，對於安謐閭閻一點上，確有了相當的供獻，但對於人權的保障，也有不利的傾向。現在一些民衆自衛的機構，常常把人反剪着雙手，綁在大門外，胸前掛着紙板上寫姓名，姓名上並加以繕寫或小偷的頭銜叫過路的人看。這些人並不是怎樣罪大惡極，不過迫於飢寒，偷了點東西，這樣示衆未免過火，但是現在誰還有工夫過問這類事。今天我過堅道自衛團部時看見門外一連綁了十幾個人，沒有一個彪形大漢，都是一些面有菜色的苦人，許多人還圍着看，我心上真是有一百廿分的不忍，可是我有什麼辦法改變這些不幸者的命運呢？

午間到家，前次代我們找船送走梁先生范長江等的郭兆記藥棧，派了一個人來找我，說後天有船，問我走不走，我請炳海兄仔細的盤問前一條船已否到澳門，他說確已到達。問爲什麼沒有回信，却答不上來。這叫我有點懷疑，又因爲沒有那麼多錢，便說容我再考慮考慮，如果後日走，明天一定送錢給他

們。

郭兆記的人走後，炳海的大哥又來，據說他有一個朋友是在澳門作教員的，因事來港恰遭港變，只好留下來，現在他想起回去，已接洽好了一隻漁船也是六十元港紙一個人，可是這船是得了敵人海軍的允許，准予在澳港間行駛的，聽起來這船自比郭兆記的船要可靠些，就又託了他去詳細問明，是不是我們一家也可附乘赴澳。據李兄說他和炳海這兩個家庭，打算先到廣州再轉四會家鄉。因爲他們在粵多年，又是粵人，自然比我們的問題要好辦些。

今日報載通九龍的渡輪，通廣州的輪船，都自今日起恢復，實則九港渡輪並未恢復。赴廣州的船，倒有了。可是大船都要八九十元港紙一個人，並不是定價這樣高，而是輾轉購買的黑市，造成了這種現象。爲了這個，炳海他們想走廣州，也走不成。

今日報紙上的新聞，重要的爲吉隆坡確已淪陷。早上我還買到了一份敵人發行的一種英文報紙，有幾個無聊的英國人幫他們的忙編印的，名曰「香港新聞」(Hong-Kong News) 這張報紙上有一些中文報紙上所沒有的消息。我今天發見的有(一)敵相東條，下令叫造船廠，努力多多造船。(二)敵人宣傳他們的紅十字船「哈爾濱」號，在南中國海，爲盟國潛艇擊沉。由這兩個消息，我想我們可以看的出來，敵人的交通運輸，一天比一天困難，在軍需生產的競爭下，敵人終歸是要落伍而臻失敗的！

晚九時睡

十六日 星期五

早起飯後，過去北平新聞專校的同學王家振來訪，因爲我們想出賣存在循環日報的一點報紙，聽說王可有辦法，我早幾天就請炳海設法去找了他來，他今天來後，我把我們的計劃說給他聽，他允許了去設法，同時他講去澳門的船，他也有辦法，大約三四十元港紙即可辦到，我當然也託了他去打聽。

因爲昨天告訴郭兆記今早一定有答復給他就託炳海去訪他們一次，問確實了何時走，還有如果一家大小五人是不是可以少算一點錢。炳海去後回來說，價錢，他們已允讓步，懷抱中的小孩子可不算錢，我們一家一百六十元港紙即可去澳。不過船已不是一定明日，就可以走。炳海也就未和他作何決定。

今天報紙上關於本港的消息：(一)對於港九渡輪恢復也證實了不確。(二)白銀丸在粵港間開行也經證明，據規定是頭等軍票九元，二等軍票五元，三等軍票三元，並禁止炒賣。雖然說禁止炒賣，可是事實上黑市却高至六七倍還不止。(三)敵民政部通告「解放管理住宅」的前令，許多有錢的人在這

新通告下，可以收回他們的住屋。顯然是敵人進一步爭取有資產者留港的表現。(四) 羅旭儼等謁敵司令官，對香港恢復秩序有所商討。

至於國際新聞，據今日敵方的報告：(一) 美航空母艦列基聖敦被敵擊沉。(二) 敵軍在馬來亞已入柔佛州境。(三) 英駐蘇大使克利浦斯辭職。(四) 關於太平洋上的問題美當局與澳洲當局，直接連絡，不再經過倫敦，以求爭取時間。(五) 美國宣告統制巴拿馬運河。(六) 英屬婆羅洲「沙拉瓦克」王，英人慈爾格自婆羅洲亡命，經泗水已到澳洲的達爾文港。(七) 世界運動會，決定停止舉行。

今天在香港國幣的行市又高了，最高的紀錄是港紙四毫六分等於一元國幣，這是中央中國的直版鈔票，雜鈔比較便宜一點。國幣所以如是高，就是爲了大家都想離開香港的空氣所造成。要回自由中國，誰也不想再要港紙，在粵省淪陷區，港紙也不通用，人人都拋出港紙收進國幣，香港國幣籌碼有限，黑市高漲，自是極自然的事。

今天下午沒有外出，在家裏讀那些要送到竄火中去的舊書報。

在榮華台住房的窗間，很清楚的，可以看見在港粵間行駛的敵輪停泊的碼頭，今天下午又有兩隻船駛來並駛去，粵港間的船，會經常開行，大約是無疑問了。我始終不想走廣州轉內地，因爲我不能講廣東話，還有走廣州很容易被敵僞發覺，所以我對粵港間的輪船，不感什麼興趣，可是其他的在港居民，却爲這幾隻船的駛出而騷動了。大家都在想，如何可以買到一張票離開香港。

下午炳海會到他的大哥那裏去，回來說，那去澳門的漁船，每人要港紙五十元，並約了明天去作進一步的商酌。

十七日 星期六

早起王家振來，說我們放在循環日報的存紙，可以賣出去，漁船也有辦法，有一個朋友自己包了一條船，在作運人貨赴澳的生意，價錢可以更便宜，關係也靠得住，已去打聽那一天可以有船。我問王是不是也想到我一同走，他說要考慮考慮再答復我。

走的可能一天比一天近，我在九龍的家，是不是仍有些東西存在？似乎應當去九龍看一看，王走之後，我便約炳海一同過海，他也正有事需要去看梁先生的。一個親戚曹先生，我們決定當日去當日回來，所以早飯吃過就匆忙的跑到海邊的交通碼頭。來到碼頭前，已有爛仔來兜，要不要過海。炳海因為已有過一二次經驗，不睬他們，一直走到傍左碼頭旁的一隻小船上，靠着這碼頭最少有五條船，我們上的一條，是人已最多的一條，在這碼頭附近其他的碼頭還有無數的小船攤在那裏等生意，他們的生意的確是太好了。我們上了船，就看見有爛仔，在數船上的人數，並向船夫要錢，經過相當的爭執，他們才歸於妥協，爭執的是兩個問題：（一）每一個人，船家應給爛仔的報酬的數目。（二）那幾個人是自己來的。那幾個是爛仔拉來的。他們的爭執，剛剛完畢，船家解纜放船的時候，我忽然聽見了兩聲槍響，在另一碼頭上，有敵軍來遂散渡海的民衆，鳴槍示威。這兩聲槍叫岸上的民衆匆忙逃竄，海上的漁船，也紛紛撐開岸邊。在逃散的漁船羣中，我們被載向九龍，一點沒有想到這是冒險。自從港戰發生以來，「危險」一語，腦子裏可說迄未浮出來過，否則今天這場面也會叫人感覺很驚慌呢！

一個月又十天沒有渡海了，這過去天天要渡三四次的海面也和以往大不相同，在山港到九龍三分之

一的海面上，英軍以浮筒布置的海上障礙物，現在已成廢物，可是在我却還是第一次逼近的看到牠，一丈多高的鐵條，樹在浮筒上，每隔幾丈寬一根，中間聯以鉄絲，完全像陸上的工事，現在漁船通過的地方，是已被剪開了鉄絲的一段。

海上有一點波濤，半個多小時，船才划到九龍避風塘口，塘口有兩隻在港澳間行駛的輪船鑿沉在那裏，漁船出入都很困難。漁船駛到皇家碼頭，登岸，看見岸旁有一個敵軍設的檢查崗位，旁邊有一個棚，裏面坐有兩三個敵軍。看見這情勢我們反放了心，因為這樣證明，他們已不會看見有人渡海便胡亂開槍射擊。經過在敵人指揮下的印華警察搜身，我和炳海便到白布街看曹先生，他講九龍失陷那幾天秩序實在壞的可怕，現在已有進步，不過馬路上還是隨時可以戒嚴，戒嚴之後，誰也不許走動，以致說不定出去走一走，便會在外面站一夜回不了家。米，因為九龍人自動疏散回廣東的已很多，供求關係已不太緊張，所以肯出黑市價錢，還可買到。我因為惦记自己家裏的情形就拖了炳海，到太子道找吳滿真兒，因為推想我用的娘姨也許已離開我的家，她是滿真的女僕推荐的，料想應該知道她的下落。不料到太子道時，看見吳的家，已被敵人佔用。炳海說他曾叫報社中作A. R. P.的工友，找過吳，也許吳搬的新地方，他會知道。這工友住在福華街，我們便一同經過大埔道到福華街去。這一帶我本來很熟，未到新疆去之前，在香港就住在太子道，朋友住在太埔道福華街的很不少，幾乎天天要到這一帶走一次，可是這次看到的這一帶情形，却大不相同了。過去這一帶有許多小的紡織工廠，在街上走，便可以聽到織機的聲音，我每走到這裏便想到那些女工流血汗的淒慘，今天這裏一點機聲也沒有了，我知道那些女工童工的生活比過去一定更慘。

隨着炳海問完了那個工友，依然不得要領，他只說聽說吳家已遷去西洋菜街，可是不知道門牌，沒

有辦法，只好決定自己回家去看看。沿着彌敦道，走向尖沙咀，在旺角一段的馬路上有一軍布置的不許通過崗位的遺跡，但沒有敵軍。據說日落後，便有敵軍來據守，也就不再能通行。在路上走我突然看見過去的香港大公報日文翻譯雜誌，陪着一個敵軍官，指手畫腳的迎面走來，他自敵人到九龍，便出來作了九龍某一區的區長，我會聽一個朋友告訴過我。這個朋友說是過去上海立報同事某君告訴他的。他在路上遇到羅，羅解說是他爲了生活不得已而與敵人周旋，同時還問到我不在九龍。這個消息叫我看到他之後，覺得有立即躲開他的必要，急忙的跑向馬路對面的人行道，羅因爲謬話講的興高采烈，並沒看見我。

走到漢口道我的家門口，看見門前已釘了「清木部隊」的木牌，我和炳海遲疑的不敢走進去，在這時樓下的鄰居，一個山東女人走出來，我過去從未和她談過話，但相互知道同住在這幢樓中，我請問她這裏是否已住了敵軍，她說只有沒有人的房屋已爲敵軍佔住。至於我的家敵人並未佔用，但是我的東西，她知道已被我的女僕搬運一空。她的陳述幫助了我許多，我謝了她立即借炳海到三樓，用我自己的鑰匙，開了門在全層樓中巡視一周，這個家算是全部蕩然了。衣櫥衣櫃中沒有了件衣服，箱子間的皮箱已全部被打開。只剩下了一些舊衣物，稍好的衣服全部不見；客室中，連茶具，熱水瓶，鐘，以至我寫字檯抽屜內放的稿子都已不見，我不能判明這女僕其意何居。我們的房子未經掠奪，敵人到九龍漢口道即有了敵軍駐守，因爲漢口道南端的半島酒店作了他們的司令部。爛仔未搶，敵軍也來搶，東西都是女僕運走了，可是她拿走我的稿件作什麼？那是我正在寫着的一本由香港到新疆的旅行記，她平日知道那稿子對我很重要，可是對她有什麼意義？所以我對她是否決心侵佔我的衣物，還有點懷疑，我想也許她運走了些東西是爲了保全，否則她爲什麼運走那稿件。因此我認爲還是要找到涵真才能斷定。

我想整理一下箱子間裏的舊衣服，爲了省時間就寫了一個小東託炳海到河內道陳彬蘇的家去找吳，看看他在那裏，因爲香港會有他已到陳家去住的消息。我的箱子還未整理完，炳海已回，據說他就未能尋到陳的家，因爲門牌我也記得不很清楚，找吳一事只好作罷。

我們正計劃是不是應當把女僕拿剩下的衣物即日帶回香港，突然門外有極大的敲門聲，推想不到是什麼人，炳海去開門我仍在整理衣物，沉重的皮靴聲送來了兩個敵軍軍官，他們用日語向我們說話，我們誰也不能作答，問既不得要領，他們便前後巡視了一陣走了出去，敵軍官的敲門聲驚動的隔壁的鄰居，一個我們素無往來連她的國籍我也不知道的外國女子跑出來，看我們這裏發生了甚麼事故。我告訴了她前後的經過，她推測他們是來找他們的同伴，因爲她知道昨夜我的家會有兩個敵軍官借宿。乘這個機會，我向她探詢我家中的情況，她說，的確是我的女僕把我的東西逐漸的運了走，前天她還來過，並告訴她的女僕說她已搬去太子道我的朋友那裏，如果我來，叫我到太子道去找。到這時候我知道這女僕有點不可信了。我謝了那個女子，帶了一些較好的餘物放在一個布包內，離開漢口道。我們想再到皇家碼頭去乘漁船回港。路過金巴利道，折入，去訪了大公報的沈頌芳，他不在家，遇見了他的太太，她說沈才由香港回來不幾天，在他回來之前，她已和電影界的高占非等，在彌敦道開了一家小咖啡館，她是留日的學生，所以她還能買到米，並能夠開咖啡館，沈回九龍後，每天都到咖啡館去管帳，她叫我去咖啡館找沈，我便辭出來，爲了省時間並沒有去。恰巧在這時，竟遇到了我想尋找的千家駒兄。家駒把我們帶回經始合他的家，畧談了一下戰爭前後的情形，他以全家人多，始終沒有離開九龍。他的家被爛仔搶了三四次，衣服都被搶光，他身上穿的是新從上海街買來的一件中國棉袍，他的老太太也是穿這新買來的旗袍，米很困難，他們每天在吃一頓稀飯。他知道瀛真確實住在陳彬蘇的家，他且曾去那裏找過他一次

，我便留了一封信給涵真，託他代送，他也託我帶口信給香港的朋友，報告他家大小平安，他計劃着幾天內也過海到香港一次。爲了想當日趕回，不敢久留，匆匆離開千家跑到皇家碼頭，一個中國巡捕攔住我們，說這裏已不能渡海，並且漁船也已被驅散。這裏過海無望，我和炳海商酌，還有否他處可以過海，如無其他辦法，便須設法尋覓住處了。炳海說過海的船，時有時無，本係常態，皇家碼頭雖沒有船，說不定紅碼仍然可以偷渡，主張到紅碼看看，如仍沒有辦法，只好設法住在九龍，明日再看情形。

走到紅碼，果然發見岸邊還傍有漁船，炳海忙去講價，三元港紙一個人，講妥之後，船家催着上船，表情似乎比我們更爲焦急，炳海問他們爲什麼這樣不安，他們說一家都靠着船生活，米一天比一天貴，船作不到生意，一家就會挨餓。出來作生意真是提心吊胆，也不知道日本仔到底肚子裏賣的什麼藥。有時准駛船，有時又不准，船家被打死的已有好幾起，現在駛船完全可以說是碰運氣，所以能够早點離岸總是早點好。船駛到海當中，遠遠看見一隻小汽艇，向我們這個方向駛來，船家立刻落了帆，叫小船在海面上飄蕩，希望那小汽艇在距我們較遠的距離處，和我們錯開。完全是一種驚弓之鳥的表現，叫我覺得，我們在敵人鐵蹄下的日子，真是一天也過不下去。汽艇在距我們幾十丈的海面上駛過，艇上的敵軍一點也注意我們這隻小船，大家才安了心。

我們最初以爲船或者會在銅鑼灣避風塘靠岸，結果上岸的地方是電氣道，船家說這裏更保險一點，因爲這一帶沒有敵軍的崗位。

在沒上岸之前我第一次有機會領略到這一帶的戰爭遺跡。這一帶房屋所表現的戰爭氣氛，比西環，要嚴重了許多，無數的建築都變成了帶着焦黑色澤的斷垣殘壁。

上岸之後，因爲今天我們居然由九龍又回到了香港，心上有的是一種說不出的輕鬆之感，電氣道一帶

行人還很不少，我和炳海交換着拿那一包衣物，東西雖然不多，可是走起長路來，已很覺得牠討厭。不意走到向鐘轉銅灣的轉角處，還有更討厭的事。在那裏站着兩名敵人的海軍陸戰隊，檢查往來行人。空身行人，摸一摸兩脅便可放過，携有什物的行人，要站在一旁等空身行人檢查之後，他有了空閒才來翻檢，都是舊衣服當然檢查不出來什麼道理，放過了我們，沿着海邊走，在銅鑼灣我看見那座灣景樓，洋灰鐵筋的建築，都被砲打的頹圮了，也就在離那裏不遠的地方，我發見了一個土塚，前面樹着一片新削的木牌，上面寫着「大日本伍長某及軍曹某某等三人合塚」。這一切都是日本法西斯進攻香港的收穫。

走到英京酒家前面的馬路處又受了一次搜檢，過去這裏監視印華警察作搜檢工作的是日本陸軍，今天也改變了海軍。由那裏走到皇后道花園道口，又增了一個搜查站，這裏的執行人，却是日本陸軍了，似乎香港日本海陸軍的防地已重新劃分過，花園道以東歸海軍，以西歸陸軍。敵海陸軍間有磨擦，這消息在陷落後不幾天我就聽到了，海陸軍都在蒐掠物資，如此引起了突衝是必然的，今天看見這分防的事實，多少似乎證實了這傳說。

花園道旁，原有的英軍宿舍，現在住滿了敵人的陸軍，那鐵欄杆外圍滿了老幼男女的乞丐。因為米太困難，這些可憐的人，希望分潤一些戰勝者的餘糧。那些農工出身的敵兵，雖接受了敵軍閥的宣傳，為法西斯思想所麻醉，但對在過着他們自己或戚友所經歷過的貧困生活的人們，同情心還是有的，所以偶爾會有點吃剩下的東西分給他們，因此招來的乞丐更多，爲了圍繞的人太多，曾受過某些敵兵獸性暴發的毒打，然而受了饑餓的驅使，還是有人來等那餘糧。

下午六時，我們才帶着那一包衣服回到榮華台，家人都以爲我們住在九龍不會回來了因爲我們最近到六時才回家的事，簡直沒有過。

晚飯後讀報，據說，日軍已進至柔佛，不知是否可信？本港新聞內，有日軍自今日起，登記各街已開業商店消息。這當然是對未開業商店的一種威脅。在實際上，叫商人根本連生存都不可能時，只以威逼他們繼續營業，那有什麼用？

晚九時睡。

十八日 星期日

早起買到報紙，據說敵人已批准第一批五家銀行，許可存戶提取存款，五家銀行的行名是：（一）東方匯理銀行（二）大通銀行（三）有利銀行（四）渣打銀行（五）安達銀行。提款的辦法是每人只許一次提取港紙五十元。

自從敵人強迫各商會轉令各商店復業以來，商會即以須先許提存，以便周轉為請，這件事敵人迄未照准，傳說是香港例來各銀行的港紙都存在滙豐銀行，國幣則存在中國銀行。這次港戰到香港頻陷之際，滙豐曾燒了大批港紙，所以允許存戶提存，必須先叫滙豐能有港紙供給各銀行的需要，現在的每戶一次只准提取五十元，當然以可看出來，敵人專為解決香港金融問題，由東京指派來港的一些「金融班」工作人員的束手無策。

華僑日報今天刊載，港九小渡輪過去屢傳恢復，皆以無船未能實行。過去的船在英軍退守香港時，一部分已被擊沉，所餘只是三四隻，但為了恢復交通，敵人決令自今日起恢復駛行。這個消息在下午證實了不錯，據說雪廠街渡輪碼頭前，排起來等過海的人的行列，一直排到了德敷道。不敢乘小渡輪偷渡

而急於到九龍去看看的人，是不會少的，這邊是第一夭恢復，以後幾天中推想會要更多。

此外關於本港的消息，報紙上還有：（一）上環敵人決先辦計口投糧，已開始清查戶口。（二）因為離港回鄉的人多，大洋票（國幣）被錢商炒買（操縱）的很高。（三）香港已有十八家銀號復業，這當然與炒買國幣有關。（四）香港澳門之間，輪船亦即日恢復駛行。

國際新聞方面今日報紙所有的是（一）敵軍已越過諾玉河進攻新加坡，（二）敵國內召開重臣會議，商討時局，（三）美國決定擴軍增加員兵三百六十萬，（四）英駐華大使卡爾調任駐蘇聯大使，（五）敵在菲律賓擬恢復鐵路交通，（六）葡萄牙，西班牙會商直布羅陀問題，（七）新加坡上空，空戰劇烈。

今天王家振偕了張惠通兄來訪，香港淪陷後，這是第一次看見惠通，問他在香港陷後的情形，他說在一舊朋友的地方吃飯，住在中環一個公事房內，問他有沒有離港的意思願不願意一同走？假如走澳門這條路時，他願意不願意偕行？他說他有幾個上海朋友想走廣州到曲江，並想帶點貨作爲籌旅費的方法，如果這個計劃不成，他就走澳門，大約要一二個星期後才能決定。他在澳門有一個叔叔祖母，還有一個孀母兩個弟弟，如果我要走澳門，他說可以介紹我去他家裏住。以後又談了一些報館方面的事，約定明天他們兩個再來而別。

今天有了輪船可通澳門的消息，對我，應說是一個喜訊，輪船不只比漁船安全，而且可以省錢，不過我們一家大小五口如何能够買到的船票，確實大成問題。炳海是很想經廣州轉四會的，可是託了許多人都買不到票。在賣港粵輪船票的敵人所辦「內河營運組」門前，等著買票者的行列，簡直和等著買米的行列一樣長，買票必須用「軍票」和兩張照片。於是軍票交換所前，人的行列也長的不得了。而臨時

作照快像生意的照像商一個挨着一個的拍照木箱，布滿了德敷道和干諾道。每次經過那裏時，我們都擠過去看看。有的人真是整日整夜的等在那裏，飯由家裏人送了來吃，這顯然比買米更為困難。

今天炳海舉家外出，所以我一天也沒有出去，下午炳海回來說明天他打算再過海到九龍去，因為曹先生託他打聽一個中學生的消息，現在這個中學生已被他找到，他的學校本是可以寄食宿的，他自己的家在美國。現在學校因為米困難已在一星期前停供膳食而將未用完之膳費退回，這個中學生現改在一個教員家寄食，今後美國錢何時匯到已無把握，他的父親會託曹代為照應這個孩子，戰事一起曹被阻留在九龍便不知道他的踪跡，所以上次我們過海見到曹，他即以打聽這件事託了炳海，現在炳海找到了這孩子，決定明天帶了他過九龍去看曹，商量今後應當怎樣辦。我因為前次過海對於家裏的東西是否已被女僕吞沒還未確知，很想再去一次弄個水落石出，便與炳海商定，明天仍然一同到九龍去。

十九日 星期一

早起不久，王家振來，第一他答復我，決心暫不和我一同離港，打算先偕他的岳家去廣州鄉下住一時期，再出廣州到內地來，因為這樣他就可以和太太一同行動，否則他只能一個人先走，有點心不安，第二他答復我，前天他所說的赴澳門的漁船，現因輪船已通，生意困難，那個過去的同事決定放棄繼續經營的計劃，所以已不能為我介紹。第三報館所有的一點捲桶報紙，存在循環日報。我所以想將它售出，是因為所值最多雖不過二百元港洋上下，可是如果能够售出，對幾個生活困難的同人，自屬不無小補。不過要出售，有兩點困難，一是敵人己宣告了報紙也要統制的物資之一，如果安排不好，不但有八

買，即或有人敢買，如何運到買貨人的地方而不中途爲敵軍扣留，也成問題。第二點的困難，是報紙存在循環日報，如果找不到該報的負責人，報紙也撥不出來，而在這時候，報紙負責人，照例是不容易找到的。王家振有一個親戚在循環日報任職，且有辦法可以將紙他運，又可以介紹買主，所以我才託了他去進行將紙出賣，今天他來說紙已有人要，不過何時可能搬出去，拿到錢，還不知道。容有消息，再來報告。

王走，早飯後，依照預定計劃準備過海。先去利舞台炳海的朋友處，找到那個學生，他原來是李國欽家的孩子。能說純粹的湖南話，他的話，炳海有時都聽不懂，我還要給他們作翻譯。炳海的朋友都是在中學教書的，這時也都在打算離香港了。有的想山九龍步行回粵，那學生也想跟他們同行，他的目的是回湖南老家。當他聽說可以過海去和曹先生當面商酌時，他很高興，他說他身上已經沒有錢用了。

依照炳海的經驗，我們可以從銅鑼灣避風塘搭小船過海，便走到銅鑼灣。這裏要過海的人，已經很多，敵軍這裏也沒有崗位，我們找了一隻就要駛行的小船走上去，每人只收費四毫港洋，一船約載廿個人，真要說是相當的便宜。船划離開岸，駛向避風塘口，船家忽然喊已經去不成了。一隻載有敵軍的船守在塘口，所有的漁船都不許駛出，我們知道這要已沒有了希望，只好重行登岸。

炳海說天星碼頭的輪渡已恢復了，爲什麼我們不去試試，如果不可能，我們還可以由干諾道的海邊去設法偷渡，這個提議立即得到大家的同意，再由銅鑼灣走回中環。穿過了擺滿小攤的馬路，經過敵軍在英京酒家前的照例搜身，我們到了雪廠街。在這裏，等過海的人已排列到思豪酒店的門前，我想這時才上午十一時，無論如何等到下午總可以過去的，再說這裏既是合法的過海，當然比較安全，何況我又很想經驗一次戰後在敵人管理下的輪渡是怎樣一種情況。我們立即排入行列，不一刻的工夫，後面又有

許多人。敵兵三五在那裏維持秩序，一個兩手平端了槍的敵兵，口裏喊，「兩個兩個」，意思是叫大家排成雙人的行列，有些想討便宜紊亂秩序的人，被看見時就會受到以來福槍阻止的威嚇，但從敵軍背後向前鑽竄的人仍然不少。這裏想過海的人中，已有很多穿了整齊西裝。在陷落後的香港，這是一度風氣的不變。最初大家都要裝扮成爛仔的樣子，以免引起敵軍注意，後來看見敵軍對服裝穿的整齊的人，特別客氣，於是大家又改爲要穿上最好的衣服才肯上街。人類在一種「力」的壓迫下的忍受性，以及設法適應的耐心，常常叫我覺得可驚。法西斯主義在整個地球上的猖獗，也就是這忍受性和耐心所縱容而成。

下午三時，我們三個人在人的推擠下隨了行列進到天星碼頭門前，行列由此又折向西方，轉入平放人力車的兩行鐵欄中，到這鐵欄內過海的希望才算接近，在鐵欄外，有一個敵憲兵，在那裏指揮，維持秩序。天星碼頭上的英文字，已經改了中文。「Star Ferry」變成了「九龍行乘場」，——十足日本味的中文。

等到下午四時，我們已到了鐵欄內，那個敵憲兵大約是看着天色已晚，就從我背後不遠的地方，把這行列分割爲兩段，然後用很流利的廣東話說，從這被分開的地方起，所有以後的人，今天已不能過海了，可以散開回去，但沒有一個人動，大家都希望還有機會過海。

四時已輪到了我們，走進輪渡碼頭，在平日的零售電話處，兩個敵兵執行搜身工作，搜身之後才能買票，最好是不帶什麼東西，最不能帶的是米，否則海不但過不成，還可招來煩惱。

買票處貼有紙條，又是日本中文：「一切符軍票十錢」，「二等符軍票五錢」，那就是頭等船費港幣二毫，二等船費港幣一毫。本來許多規定用軍票作單位的敵人經營機關，如輪船公司等都是非軍

票不用的，但這「九龍行乘場」，却例外的許用港幣折付。

上船的地方，改在廁所的背後，因為原來停船的地方，已遭破壞不能復用。渡輪用的是過去油蔴地渡輪公司的，天星公司的船除鑿沉者外，餘已徵歸軍用。上船既不經正式的碼頭，船又是破船，人再多，秩序遂不堪問。正式買票登船的人以外，與敵軍部有關，臂上縛有白布臂章的，着正式軍服的，也一擁而上，頭等艙中，顯然人已逾額把船弄成了頭重腳輕，船身傾斜，管輪人大喊分一部人到三等裏來，誰也不睬，管輪的不肯開船，一個持槍的敵軍跑來維持秩序，才把一部分人趕下三等艙。

船開了，有點左右搖擺不定。我在重慶，看見過的過江渡輪傾覆，溺死乘客的慘劇，立刻在我眼前幻出，但是也立即消逝，因為死生自從戰爭發生以來，早已不能不致之度外了。

鄰船的海水，和過去沒有兩樣，拂面的海風，已給人以春來的暗示，不同的就是船上多了那持槍的敵軍，心上覺着有說不出的滋味。

十分鐘後到了九龍，九龍等候着過海者的行列並不比香港少，我們從另一出口下船，再度經過搜身，才算有了在九龍行動的自由。

今天想回香港一定作不到了，我們遂先商定，當夜我到千家駒的家去睡，炳海和那個學生去曹家安息，明早一清早再去千家會齊，過海回港。

到德成街經始台，找到家駒，見到他的老太太，夫人和四個孩子。我先說明我過海的計劃是找吳蕪真問我的女僕的蹤跡，明早就打算回港，家駒說既是如此，就先去看蕪真，他自己還有其他許多人現都住在陳彬蘇的家，他的夫人則住在別的地方。

我問家駒米這樣貴，彬蘇有什麼方法可以招待那麼多的人在家裏吃住？大家又為什麼不願住在自己

的家而要住到彬蘇那裏去，是他那裏安全？家駒也說這事情不容易了解。

因為怕天黑走路危險，家駒立即領我到河內道陳家去，原來陳並未搬家，上次炳海找不到，是弄錯了門牌。陳已把下面一層房也兼併過來，許多人才能住在那裏。進去時走的是後門，家駒說，上次是途遇涵真，由他領着來過一次，才知道由後門走，到那裏，果然找到了涵真，陳彬蘇也在，我和涵真略談了一下，他說，我的女僕是他的女僕所荐，現在他的女僕已去鄉間，所以我的東西，大約是已無希望了，也就只好作罷。涵真和我說，他也要到澳門去轉回內地，彬蘇多半是去上海。這時他們已在開飯，涵真說經常是兩桌。其中有幾個銀行界的人。文化界的人在那裏我看見了袁同禮和舒新城。

離開河內道，天色漸黑，沒有地方吃飯，只有回家駒的家吃飯，晚飯時，還有點肉湯吃。千夫人說，現在要顧到營養，已經很難，而小孩子們在沒菜吃的時候，飯也吃的特別多，這類話是由真正生活體驗中意識到的，也是戰爭給我們的寶貴收穫。

晚飯後燃起來一盞小油燈，聽家駒和她的夫人跟我說九龍淪陷到最近的情況。

他們先詳細的爲我說他們被掠劫的經過：

九龍英軍撤退了，可是敵人並未跟蹤而來，敵人來在一天之後，於是爛仔，就開始了掠劫。不一定是爛仔，無以爲生的善良老幼男女，也臨時變成了歹徒。有組織的爛仔，進行的是有組織的搶掠，開着汽車，到各商店人家來搬他們肯要的東西，甚至威脅業主，勒索現金。沒有組織的歹徒也許只有一柄菜刀，也可闖入人家行兇，而一切婦孺搶掠到的東西，如在街上遇見力大武器精的男性，往往又會被搶。就在淪陷之夜，家駒的家，被有組織的爛仔用了三小時以上的時間把他們的後門——鐵門敲開，由樓下到三樓沒有一家倖免。家駒住在地下，有許多房東二房東的親友，也躲避在家駒的客廳內，在地板

上開地舖，爛仔進來，家駒避在一張寫字桌下，經過翻箱倒箱和搜身，家駒的衣服全部蕩然，不過皮衣服爛仔不要，因為香港用不到這種東西。

同樣的情形以後又來過一次，所以家駒夫婦衣服都已沒得穿。敵軍進佔，爛仔搶掠少了，可是敵軍的搜索也極騷擾之能事。家駒的房東，養有一頭猴子，一天被一個敵軍官看中了，敲門索買，他們送給了他，翌日送來了一包米，還送來了良民應予保護的佈告，這種以一個猴子換來的幸運，自不是九龍每個居民，都能碰到的。

最有趣味的是家駒的房東，自己有一部小汽車停在門口，大掠的那幾天過了之後發見一個爛仔死在車內，大約是分臟不勻，中了同夥的槍彈。房東想把這個人曳出汽車，但沒有人肯作這件事，後來好不容易用廿元港洋雇到了一個人，允將死尸搬走，搬的時候，那苦力搜了搜死者的口袋竟發見了幾千元的港紙。房東自然有點悞喪，更有趣的是死尸拖去的翌日，一個敵軍經過這裏，看見那是一輛空車竟強將汽車開了走。房東忙了許久，反連汽車送掉。

據家駒說，原在九龍方面住在半島酒店的顏惠慶，住在雅爾亭酒店的林康侯，都是敵人一到就被請了去受「優待」。我也告訴他在港知道的甘介侯，胡文虎，許崇智等被請去「優待」的情形。家駒說他曾在一個朋友那裏看見林康侯設法寫出來的一封信，信中提到敵人等現以俘虜待遇待他們，顏惠慶為此曾向敵酋酒井中將提出抗議，他說根據國際公法，六十歲以上的人不應再受俘虜待遇，他自己已逾六十歲所以應即釋放，酒井為此去見過二次顏，告訴他那裏東京的命令，他作不得主。所以這些人的下落如何要看東京的決定。

此外又聽說受優待的人中，有交通銀行總經理唐壽民，他在港失陷時將行中存鈔都切了角，引起敵

人的不快，港中央銀行由一C某作經理傳有七千萬國幣全未切角，敵人對他很有好感。

家駒還告訴我，文摘社的一個作翻譯工作的蔣學楷，因為偷渡，被敵軍用槍擊斃，蔣本來全家已逃去香港，戰後他個人偷渡回了九龍，這次又想偷渡回港，到九龍避風塘搭船，途中遇到兩個朋友也是想過海，但敵人干涉失望而回，他們勸蔣也不要再去，蔣反勸他們一同去試試看，小漁船找到，人上船，敵軍全未干涉，等船一開，敵軍就向船上射擊，船家連忙把船駛回但蔣已身中兩彈氣絕身死。船家本想把他推進海中，和他同行的一位陳小姐堅阻才免。最後經這位陳小姐用錢雇人把他抬回亞士厘道，給他買了棺木，又怕棺木被人偷去劈了賣柴，還雇了兩人輪流看守，所費在五百港洋左右。這樣蔣夫人才能由香港趕來把他葬埋。蔣會譯根室着的亞洲內幕等書，年齡還正少壯竟這樣犧牲，實在有點可惜。

從家駒口中還聽到了馮和法兄的消息，在十二月七日我會遇見他，知道他接了福建企業公司的事，戰後即無消息，香港淪陷後在華僑日報的廣告中曾一度看見有人尋找他的啓事，也不能斷定是善意的還是惡意的尋覓。到此才知道那尋覓是惡意的，他現不敢露面，不過他曾幫了家駒不少忙，我聽了都覺得可感。

家駒又爲我說了一下最近九龍的物價，米買不到，麵一袋，不到四十斤爲港紙七十五元。不過有許多雜貨，在上海街一帶却非常賤，那些東西，多半是搶來的。像毛錢最低二元港紙可以買到一磅，但是除了敵人外，大家都想離港還願意買東西。可是由廣州來了一批敵國婦女以軍票大事搜購，每天都帶了人抬了大筐去買東西，於是物價也漸漸上漲了。這時九龍自來水電燈都已恢復，不過正如我在港所聞要重新繳納水電押金，才能給電給水，押金以軍票計比過去定的數目還高。過去的押金顯然就算完全取消了。除了水沒有辦法，大家只好忍痛照納押金五十元軍票外，電燈大家就都觀望了，沒有燈，早睡

甓，不一樣可以度過麼？

說到十點鐘看見家駒的老太太和夫人都有點倦，我和家駒就另到一間小房間裏去，這房子原為老太太的臥室，今夜改由我和家駒同睡，老太太則去和千太太同睡。因為不是如此牀不够，被褥也不够。

在小房間內我和家駒又一直談到十二點，才熄燈就睡，這次話題集中在如何可以離港回到內地，家駒爲了家口衆多，要再等一時，不過他回桂林是決定了的，因爲他過去在桂曾住過很久。

深夜的九龍靜到極點，我會到外面看過一次，德成街這一帶除了我們這間房之外，幾乎沒有一家還有燈光，九龍像死在敵人的手下了！

廿日 星期二

昨日和炳海約定的是早七時至八時之間，他到經始台來找我，早七時起來，盥漱後，千太太已燒好了粥。一定叫我吃，吃的時候，心上非常不安。米是那麽困難，這時候在朋友家吃一碗粥，比平時，吃他們一次盛饌更感難過。吃粥後已有竄報的在門外叫賣。買到華僑日報，大眾日報，看到了兩個重要新聞，一是香港決定實行「派米」，每五天派一次，由各房東代領，詳情不很弄的清楚。另一個是國際新聞，德義日三個法西斯匪幫領導下的國家，成立了軍事同盟，是本月十八日在柏林正式簽的字，匪幫的團結加緊，民主國家的合作形勢，在敵人的控制下區域內無法了然，心中實在煩悶的很。

候到十時炳海還沒有來，不知道是不是發生了問題。因爲九龍家裏的東西，全爲女僕捲去，找回的希望已絕，想到離港逃去桂林，氣候比香港要冷的多，小孩子全無禦寒的衣服，真曉不得應當怎麼辦，

昨天千太太告訴我一種毛線只賣二元港紙一磅，我身上還有幾十元打算買幾磅毛線回去給小孩子織衣服，遂拖了家駒同我一齊去上海街買毛線。走出德成街不久，在彌敦道上却遇見了炳海，同着曹先生和那個學生對面走來，據說因為住的太遠又吃了早飯才出來，以致耽擱了時間，曹先生今天也想過海，所以同來。至此我就再變計劃，決定先回香港，毛線緩一步再買，謝了家駒，請他自己回家。

我們遇見的地方距離大公報的沈頌芳和電影從業員高占非等所開的咖啡館很近，我遂去看了沈一下，我告訴他，我們要離港他去，問他是不是也想同行，他說據他看，這次日本一定失敗的很快，所以不想再往返奔走，他預備隱居在九龍，等日本失敗了，回上海。不過如有什麼朋友想走而旅費成問題的，他願意幫忙……爲了炳海等在外面，我匆匆的和他道了別。

我們的目的是到尖沙咀，再搭渡輪回香港，這樣走一定要經過漢口道，我的家，又開開門去巡視了一次，房子依然未被人侵據，我又把上次放下來認爲不值得拿的東西，挑出幾件來帶回香港，好的沒有壞的總比沒有強，我這樣想。

最後我發見一雙我由新疆買得在蘇聯製造的長桶皮靴，放在臥房門後未被女僕拿走，這靴子回內地還很有用，可是一想到敵軍會懷疑這物主是個軍人時，我決定了不再要牠。——至此我由新疆帶回來的蘇聯的東西，除了戰前託人帶過香港的一床毛毯之外，什麼也沒有了。

出漢口道南端。一幕驚人的場面已擺在了面前。四人一行的等渡海行列，不只由尖沙咀排到了半島酒店門口且山那裏延長下去，沿着軌軌轉過石山還看不見行列的尾巴。照這情形，香港今天大約是回不去了。炳海看見這情形，也認爲乘渡輪回港的希望已絕，只好仍然偷渡，曹先生不願冒險，自己回了家，餘下來的三個人決定先去公共四方街的避風塘看有沒有漁船可以偷渡，這樣我還可以順便買了我要買

的毛線。

回到佐敦道轉入上海街，這一帶景象，和我在戰事初起時見到的，是太不相同了。那時街上有的是東張西望的驚慌羣衆，現在滿街佈滿舊貨攤。

整個的上海街由南端至北端擠滿了人，全條長街變成了一個大的百貨公司，不論什麼物品，在這街你都可以找到，並且由平時的水準來看，可以說沒有一樣東西的價格不便宜。

據說上海街的舊貨，也是每天有每天的行情，一樣東西缺少了便把價錢抬了起來，我要買的毛線就是一例。那種毛線據說是存在九龍倉中的一批貨物，爛仔把牠全部搬了出來，太多了所以只賣港紙二元一磅，這幾天因為敵兵爭着買這種線，於是價格與日俱漲，我問的時候已要五元港紙一磅，經炳海多次商購，我才分在幾個攤子上，一共買到了五磅。價格也分成每磅四元，四元五角或五元不等。

在這條街上我幾次遇到了也是出來開逛的敵兵。三個兩個一夥，東問西問，想買便宜東西，有時也不免動點野蠻，但公開搶掠已經不敢，上海街的能成爲舊貨百貨公司，自也與他們的不敢公開搶掠有關，否則這些東西，必然的還不敢擺出來售賣。

這幾天我在報紙上連續着看見過敵人爲了整飭市容，叫商店開業，限制小攤擺到馬路上來的新聞，今天在上海街上就看見敵憲兵來執行是項命令。一個呢帽小攤擺在馬路邊，敵憲兵走來把他的攤子推倒，並拿起他的呢帽來亂拋，有的被拋到排積水的溝裏去。一個攤子遭遇到這種不幸，許多小販都慌忙收拾起來，連擺在並不違法地段的攤販也莫名其妙的着了慌，捲起來貨物就跑，民衆的心理仍在恐慌中，由此可以想見。

毛線買完去看避風塘，沒有漁船可渡，也許今日又要在九龍留一夜？爲了怕在香港的家人朋友焦急

，我們決定再到紅磡，看那裏有沒有船。在紅磡，居然又被我們找到了漁船，三個人搭了一隻極小的漁船漂回香港，還是在銅鑼灣電氣道上的岸，通過二次敵兵的搜身走向中環，在銅鑼灣的一個敵兵檢查我的包袱時，看見了那五磅毛線，他用廣東話讚嘆着說：「這麼多冷（毛線）！」敵國的物資困窘，這句話已給了我們一種具體的描繪。

回到中環，我們順道去看了一下俞頌華，告訴他，我已預備走，並問他作何打算，他說決定和俞老一致行動。這時寶老也在這裏，他和頌華堅決的把上次我向寶老換一千國幣的二百元港紙退還給我，他們說你需要錢，爲什麼不肯拿回去，辭意懇摯感人，我只好收下來，寶老又囑咐我，如果到澳門能爲他找到一間房，就給他租下來，他想第一步到澳門去暫住，並希望我到澳門時，能將途中經歷情形，詳細寄信報告，我都答應了照辦。

寶老本想回上海去，今天他說去滬已經很難。聽說有一艘義大利郵船會來港轉滬，三等艙每人票價九百元港紙，實在乘不起，並且是不是一定有，還不知道。

回到家還不到五點鐘，家人看見我們回來都長嘆了一口氣說這才放下一顆心，他們本已懷疑今天我們又不會回來了。據家人說王家振曾經來過，等了一刻才回去。

九龍的東西全爲女僕運走，造成了我行裝簡單的條件，我們一家決定不管炳海如何決定，日內決買輪船船票赴澳門。

廿一日 星期三

早起買到早報後，知道了下列各項消息：（一）磯谷廉介被任為香港佔領地總督，即將由東京來港就任。（二）敵國議會定今日重行開會。（三）十九日敵國會開重臣會議，內幕不詳。本市的消息則有（一）敵軍佈告港漁船須向民政部請換牌照，如無新牌照在港行駛，一經查獲，立即槍決。請換新牌照的手續費絕高，聞為每船須納軍票二百元上下，完全是橫征暴斂。（二）今日港九電話已可通話，但以後每月應納電話費的數目尚未決定。（三）聞港難民到廣州者，無人可依，不許在廣州逗留。（四）澳門即日起實行計口投糧，給我們要去澳門的人又加多了一層顧慮。（五）香港敵人已設立了米配給所，預備實行派米——即計口投糧。（六）敵人所辦的疏散人口免費船，今日開往市橋的一綫已停，另開闢了一個唐家灣綫，這都是方便粵人回廣州一帶去的路綫。昨天敵人還佈告另闢了一綫駛淡水，便利回東江去的粵人。

早飯後張惠通來一同出去找王家振，家振住的地方對面有一條小弄，爛仔常常拖了人進去掠劫，我們到那裏都有戒心，喊出來家振，才知道這裏劫人的爛仔日前為印捕捉去，這兩天已平靜無事了。我告訴家振日內就要走，存在循環日報的紙如果售出，得款將來可交惠通帶來內地。然後再和惠通去雲咸街找頌華，因為那裏住着竇老一個親戚，過去從事銀號生意，對銀號人物非常熟習，我要離港買船票非用軍票不可，去軍票交換所兌換，要起絕早到門外排班還不一定換的到，所以特來託他照黑市代為收買二十元軍票。

敵人的軍票交換所的不儘量兌換，顯然是想造成軍票在香港的信用。敵人在港使用通用於上海的軍票規定要補水，在滬通用的軍票在香港市場上的價格，竟較港軍用票低至一倍。

此外不論什麼公用事業納費必須用軍用票，納稅也要用軍票。而軍票交換所每天只肯兌出軍票五千

元當，然造成求過於供的現象以，致我買進的軍用票每元等於港紙二元三角。那三角便是黑市的利益。這還是講了交情的結果呢！

離開雲咸街，在皇后大道旁的小攤上想為小孩子買代乳粉，惠通替我買到了兩罐兩磅半裝的克力姆奶粉。每罐十八元港紙，兩罐三十六元。付五十元一張大票，找回十四元散票。當時市上大票最高不過七折，這兩罐奶粉事實上只能算是廿一元買到的實在便宜，如果不是惠通幫忙，我自己無論如何也買不到。

買過奶粉和惠通到干諾道西永安碼頭，看候船赴澳門的人多不多，到了碼頭門口，才和道這裏比買廣州船票更困難。廣州船票，不是買了之後就要下船，還可以出錢託人去代候，或出高價收買，買到票而不要去粵者的船票，這裏是買了票即須下船，除非自己去等，再無其他辦法。而看那等的行列，非等兩三天不能有買到船票的希望，等是廿四小時都不能離開，兩餐須人代送，晚間露宿街頭寒冷不堪，說不定還有爛仔行劫。自忖我們一家怕吃不了這種苦，遂又興放棄輪船仍乘漁船的念頭。

惠通說他的一個同事金君也許對漁船還有辦法，帶我到中環擺花街金君家，金君外出未歸，只得廢然離去。惠通知道我已決心赴澳門，就邀我到廣東省銀行樓上他自己寄居的一間房子內，預備給我寫一封介紹我到澳門他外祖母家去住的信，他住的地方在四樓，平日電梯上下並不困難，現在電梯已停，爬上爬下，吃力的很。平日這裏都是些整潔的公事房，現在住滿了高等難民，且在那裏燒飯，那情景真叫人說不出來的感慨。

在那裏還遇到了有利印刷所的經理黎兆芳君，梁漱溟先生有一本書：「我努力的是什麼」，戰前交給他們排印，最後校樣剛剛看完，戰事便已爆發，此書遂失掉了問世機會，真是可惜的很。問黎君有利印刷

所的情形，據說正在辦理遣散職工。過去本還希望戰局平定復業，如今知道敵人佔領的局面，時間恐將很長，所以不想復業而想結束了。

惠通把信寫好後，跟我約定在我離港後一個星期，他一定也到澳門來，然後陪我共返桂林。他知道我不能說廣東話，沒有他，我通過中山縣淪陷區恐怕很成問題，而到澳門之後回內地不經淪陷區只有走廣州灣一條路，這條路，目前並無輪船航行。所以當他送我出來時，曾一再的說「您走後一個星期，我一定來，一定來！」

和惠通分手，目的是回家，剛走過香港酒店，突發起了很大的擾騷，那一帶小攤都倒了。許多敵兵在那裏用步槍往四下裏趕散了羣衆。我隨着人羣走上雲咸街在西文報“Hongkong Telegraph”的樓前居高臨下的看，敵兵在玩什麼把戲。有人說一個人在小攤上搶了東西，敵兵宣佈戒嚴，意在搜捕搶劫匪徒，皇后大道這一條街立刻變成了無人之境。眼看着太陽即將落山，戒嚴後不知何時方能解嚴，於是我不途匆忙的，穿過惠靈吞街走回般含道榮華台。

回家後聽見炳海說，般含道清風台朋友的家被搶，社會的不安，不但未減輕，顯然反更加深了。晚九時睡。

廿二日 星期四

今日早報載，港九郵政，自本日起恢復。疏散難民船，駛唐家灣綫的，昨已啓程。最惹人注意的消息是敵軍報道部長多田，昨天下午二時，在九龍半島酒店，招待香港文化界，出席梅蘭芳，胡蝶等數十

人，梅胡還致了詞。香港文化界出席數十人，可以拿出來報帳的不過梅胡二人，敵人的成就也太可憐了，不過梅胡兩人竟甘冒大不韙來為敵人捧場，實在叫人感覺憤慨！——當然，這消息是否可信還待證實！

本港消息今日除上述者外，尚有（一）敵港經濟部長池本大佐，召集本港商民，商討復興本港商業。（二）在敵人高壓下，港海員工會今日開大會。（三）香港自明日（廿三日）至廿五日止，又有五家銀行，可允存戶每人提取港幣五十元，五家銀行名為荷蘭，華僑，金城，國華，中南，除荷蘭銀行外，餘四家，皆為中國人經營的銀行。

本港以外的消息，可注意的有（一）緬甸首相「維素」通日被捕，改由波孫元繼任（根據日人的報道）。（二）上海敵當局，公佈十二月八日，侵入租界後扣留之物資的處理辦法。（三）汪逆在上海設偽財部辦事處，由馮逆節任處長。

早飯後和炳海再到永安碼頭去看情形，這裏等船赴澳門的行列更長了，由永安碼頭一直排到長洲碼頭，至少有一個華里以上。同時我們還看到了買米的行列，比等船的更多，大家都用手扶着前一個人的雙肩，以防有爛仔從中間插入討便宜，但一些青年爛仔，仍然想討巧，硬向較前的行列中亂擠，早來的人不肯讓步而大喊，維持秩序的敵軍，聞聲即跑來以竹棍亂抽想擠入的人。敵軍奔走的滿頭大汗，秩序依然不能維持。

買米的行列最近敵人為了優待婦女，宣布男女分開排列，女人先買。這辦法宣布後，翌日買米的，竟大多數都成變成了女人。我們從那裏經過時，幾個敵軍想把婦女行列改排到街的另一端去，人太多，話說不通，也聽不見，怎樣也不能如願，不明白他們的意義的婦女且把他們幾個人包圍在當中，最後他們沒有辦法，抽出手槍來對天鳴了幾響，才把重圍驚散，可是干諾道整個的秩序也紊亂了，但買米的行

列，買船票的行列，却一點也沒有改變。

隨着潮水般混亂的人羣，我們不能自主的被裹回了德敷道，沒什麼可看就回了家。才回到家，惠通又來。我說我幾乎已有了去站排等候買票的決心，只想另外找兩個人去替家人佔地位，等到快可以買票的那一天，再換家人去等候。惠通以為也許還是有飛票可買，因為他聽說爛仔有的去佔了地位，臨時讓給人，他願意明早陪我們再去碼頭看一看，約定明早八時在德敷道一家小咖啡店「東園」見面。

張去，王家振來說循環報的餘紙，有人要，但只肯給港紙二百五十元大票。七折，不過一百五十餘元，我叫家振再找其他的買主。

今天我們已開始吃一餐粥，因為米愈來愈少，我們雖然快就要走，但炳海一家還說不定會住到幾時。兩餐吃一餐粥是不算太苦的，可是小孩子都主觀的覺得餓得快，叫我很難應付。

今天敵人開始發售官柴，一元廿斤。自全港淪陷，香港的柴賣到一元八斤，許多爛仔到人家去搶了大衣櫃、桌、椅、劈了寶柴，因為櫃、桌、椅、沒有人要，柴却貴的不得了。所以在香港的冷僻街上走，很容易發見有人在毀壞，最好的木器。我們在淪陷前曾稍存了一點柴，但不敢多用，於是遂以抗敵警籍為軸，到如今這警還沒燒完，甚且連小孩子也訓練成了燒書的技術，什麼紙的書好燒，書應撕成什麼樣子才能燒，已有了很實際的經驗！

廿三日 星期五

今天報紙上有了香港已可與外地通郵的消息並公布了郵費數目，仍以軍票為單位，數目如下：（一）

港九中日「滿」，信件每廿公分四錢；印刷品廿公分，三錢；明信片二錢。（二）泰國、越南、澳門、信件每廿公分，廿錢；印刷品，五十公分，四錢；明信片，十錢。

中環區的公賣糧店，今已一律停業，因為開始了計口授糧。事實上糧食反正買不到，大家似乎並不關心。

自今日起由香港的長洲碼頭和九龍深水埗碼頭間有渡輪行駛，港九渡輪算是又增了一綫。公共汽車也定於廿五日起恢復行駛，香港定四綫，九龍定一綫。

敵港經濟部長池本大佐，召集銀行界開會。

今早我意外的買到了兩份澳門的西南日報，這個報是敵人在澳門的中文機關報，可是牠也報告我們不少的消息，據說由澳門到石岐有汽車行駛，每人只須國幣九元。又有電船去三埠，沒有價格。還有船可向廣州灣運貨，但不載人，雖然也知道也許事實上離澳門沒那麼簡單，但能有路可通內地就是喜訊，這兩張報，更加强了我赴澳門的決心。

炳海當我看西南日報時，他就去看本港報紙，忽然他很高興的喊着說，疏散難民船又有了通太平的一綫，這一綫可以到石岐，何必去澳門轉？雖然要買票但不過幾元港紙。他勸我也走這條路，因為可以省很多的錢，我同意了他，決定如果買的着票就一同走。

今日報上還有的消息是（一）敵港民政部決設一區政聯絡所由過去任律師也曾為港政府辦過義勇警察的洗秉熹作所長，敵人爲求市面安定，不能不利用中國人，中國人又有的甘作漢奸，供求相應，各得其所，洗就是這樣作了所長。（二）敵軍已於廿一日開入緬甸。這消息是很可注意的，中國對外的通路緬滇公路是不能再有失的，希望中英能有方法，阻止敵軍前進。（三）東條敵相昨在敵議會中發表演說

，兒玉曾作質問。

八時半和炳海到東園去等惠通，這小咖啡店復業不久，咖啡二角港紙一杯，西餅一角半港紙一件，比平日已貴，但久吃不到，有吃就好，大家都吃的不少。

到永安碼頭，看見等買票的行列比昨天更長，惠通昨天說的辦法，今天也找不出來門路。使我更堅定了託人代等的心。回到中環，到上海銀行找中國旅行社的李潤才，昨天在路上會匆匆的看見過一面，知道在上海銀行還可找得到他，今早澳門船票買不到，以爲他在中國旅行社，也許敵人的內河營運組中，他會有什麼熟人，或有辦法可想，不意適值他外出未返。遇見另外一個他的同事，據說敵人已查過上海銀行的庫，他們動用存款作自己同事的生活費，都要受敵人的限制。他們已決定向內地疏散，可是走那條路却未決定，旅行社已派了一個同事去澳門探路，一二日內回來，就可知道該路是否能走了。

一個新的希望燃了起來也許可以同中國旅行社的人一同走，李找不到，我又不能久等，爲了惠通和他住的近，就留了一封介紹信，希望惠通來找李，和他商量一切。與惠通炳海分了手到雲咸街找頌華不遇而回。

晚間炳海回來說太平綫的難民船，確實有，明天約定了一同去問。據炳海說，由港長洲碼頭到深水埗的渡輪，確已開行，乘客很少，大約許多人還不知道。又說印警確已發了槍隻，香港秩序今後或可進步一些。

今日仍吃一粥一飯，九時睡。

廿四日 星期六

早報上沒有什麼消息，我關心的緬甸戰局也沒有發展。

早飯後和炳海訪惠通，一同到太平纜難民船售票處，看見門外寫了十二時起售票，我們決定十一時再來，炳海想通知他的長兄也走太平纜，便去利舞台附近他哥哥的家，我和惠通又到永安碼頭看等買澳門船票的情形。忽發見碼頭門外有了一張手寫的布告，說海珠丸頭等船票，在內河營運組出售，海珠是昨天開行的一條船，明天開的船不會頭等票也在內河營運組出售呢，我們決定到內河營運組去看看，走回油麻地碼頭，那裏等着買廣州船票的人，依然是一條看不見首尾的長蛇陣，我們不是容易才從人羣中擠到內河營運組的門前，如果不是我們還穿的整齊，我們那種擠法，也許會吃着維持秩序印捕的木棒了。

在內河組營運組門前，果然又發見了一張手寫佈告「廿五日駛澳門的宜陽丸頭等票，在本組出售」，惠通看見佈告就走進去問，宜陽丸的票，是否即刻可買，答復是下午二時開始賣，頭等單票五元，惠通出來說：這消息沒見過報，還沒有人知道，下午大約可望買的成，下午就來試試吧，時間已過十時，我還想去看太平纜有無希望，和惠通分了手，回到榮華台，炳海也已回來，說他哥哥還不能就走，我們可以一齊去買太平纜的票，他要買三張我要買三張半，怕兩個人買不到那麼多，炳海的妹妹也跟了我們去。

十時半到達指定售票的碼頭，是一個平日泊貨船的碼頭，很簡陋，伸入海面一條長的木碼頭，在離岸一丈的地方有兩間簡單的房，一道鐵柵欄，裏面有兩三個水手。外面那左右都是海的丈許木板上，已擠滿了要買票的人。因為是第一天，沒有警捕維持秩序，誰也不肯排成長行，完全擠作一團。我們去時所站的地方，木在最後觀望了一會兒的工夫，後面又來了無數的人，已把我們圍在核心，要出也出不去。

了。

在喘息都成問題的情形下，等到十二時，賣票的人來了，一個西裝的敵人和一個廣東翻譯，他們不能走進碼頭，叫來一個敵兵，才打出來一條路，這一擠已有幾個人，幾乎落下海去，賣票的人來，更燃起大家的鬥爭精神，擠，擠，我覺我的兩肋都有被擠斷的危險，炳海的妹妹，已喊出來「吃不住」。賣票的下令人分站兩行才賣，誰肯讓別站在前面呢，大家不動，敵兵舉槍威嚇，仍然不動。我漸漸覺得在這種情形下賣票，我們是決無希望的，倒是被擠倒，被擠落海，喪了命的希望比較大的多，我在幾乎窒息的情形下問炳海願不願放棄這個機會，他完全同意放棄，我們遂聯合起來向外擠，並掩護着他妹妹，不是容易才擠了出來，大家真好像逃出來一次危難一樣。

我告訴炳海宜陽丸的消息，他也主張我即去買票，因為我已換有二十元軍票在身邊，軍票的條件已有，再說機會一失，不易再得，雖然我身上錢不夠回到桂林，但只要能到自由中國境，請朋友幫忙還有辦法。何況這兩天知道，金仲華等甫在一週前乘漁船赴澳門，也許我到澳門他們還沒有走，豈不可以結伴同行。

我決定立刻拖炳海陪我去買票，而請他的妹妹自己先回家。到內河營運組門前還不到一時半。炳海進去問票什麼時候賣，答復一定要下午二時，現在可到門外去排班等候，問是不是也像買廣州船票一樣需要乘船人的照片，答復是不要。問一個人可以買幾張船票，答復是並無限制。我們担心的問題，經過這番問答完全解決。我想也許這次終於走成功了。

陪着炳海排班候在門外，半小時後，票已開始出售，我們站在第五排，很快的輪到，炳海拿我給他的廿元軍票用去十七元五角買到三張全票，一張半票。宜陽丸是明早八時離港，我在香港已只有半天了

！
匆匆的跑回榮華台整理行裝，雖說已沒有什麼東西，可是包紮起來，仍有四五件，沒有箱子，用的是麻包，帆布袋，籐箱。這箱籠的整理一直弄到深夜。

炳海不能同行，大家心中都有點悒悒，下午家振惠通都又來過，知道明天一定走，都說要到碼頭送行，我都勸阻了，只希望惠通早點到澳門同行。

廿五日 星期日

天還黑着，炳海的妹妹已起來燒飯說叫我們吃了早飯再走。今天正好是香港淪陷後一個月，我們也就在炳海家住了整整的一個月。一個月來給炳海和他的未婚妻與妹妹添加的麻煩，是我不會忘記的，臨行她們還這樣殷殷拳拳心上的有是：「這是無可爲報的友情」。

六點鐘飯燒好，大家都吃不下免強的吃了一些，炳海就去喊了挑夫來。我們決定分頭每人緊隨着一個担子走，以免再把這僅有的行李遺失。七時走到永安碼頭，行李都放在一進門的空地上，另有戴着紅箍帽上面寫有白字「荷手」的苦力，負責給搬上船，我們是頭等，很順利的下了船，頭等是四個鋪一房，我們佔了三個鋪，另一個鋪爲一個不相識的廣東人佔了去。

炳海送我只能送到碼頭門口，我上了船在甲板上，看見他仍在門外向船上望，我以手示意叫他回去，他不走，意思是要等船開。我知道不到船駛走，他是不會放心的，就不時的互相望望，不再催他回去。

八時來了兩個全副武裝的敵兵，對乘客開始搜身，檢查行李。我們來的早，這一關居然逃過。心裏同時很懊悔，應當帶來的一些書，爲什麼不帶。

這天早晨赴澳的輪船一共多至三艘，宜陽丸是最大的一艘，其餘二艘是福海丸和天鷗丸，那兩艘船，根本不是載客船，沒有房艙的設備，而且速率比宜陽丸慢。八時半至九時間，福海丸，天鷗丸陸續開行，宜陽丸還不走，心上很有點着急，由甲板上望到馬路那邊，炳海之外，又發見了一個過去報社的同事，現在在偽大眾報社工作的，怕爲他發見，連忙躲入艙內。

九時，宜陽丸，終於敲鑼報告了即將開行。五分鐘後，船已離岸，在海面上轉了一個頭向西駛行，最後我還看見炳海搖着手。

駛出了英人在海面上布置的浮筒工事圈，香港的太平山逐漸的縮小。這情景，叫我回想起來第一次乘小廣東輪離港赴海防轉道赴新疆的舊事。那時候我會想，這一次離開香港，因爲我有久居西北的意思，也許一時不會再來了，不料一年半之後我就又到了香港。這次的走，和上次不同，這次我走是被日本法西斯軍閥強迫走的，我決心再捲土重來，依理重來的可能性，應該更大的多。——我相信我一定會在短期內再看到太平山，並且太平山頂飄揚的旗幟，將不再是代表任何帝國主義的旗幟，而是代表民主，自由的旗幟。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七日重寫完。

香港淪陷回憶

作 者 薩 空 了

出 版 者 進修出版教育社

發 行 者 進修出版教育社

•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

中華民國卅五年四月香港初版

H. 1——2000

6
442131

[Faint handwritten text, possibly "442131"]